

中國邊政

第五十四期

論著 書評 名著譯介

目錄

俄帝嚴密控制下的今日外蒙(下).....	周祉元
由趙尺子先生一句遺言說起.....	胡格金台
悼念一位治鮮卑史地的先進——趙尺子先生.....	周祉元
「西北行」評介.....	周冠華
外蒙古近況概述.....	Robert A. Rupen 原著 韓振德譯
元典章中之判例法探索(二).....	岩村忍著 蔡懋棠譯
「成吉思汗傳」之十三(續).....	Harold Lamb 著 史耀古譯
新疆之旅(七續完).....	台克曼著 宋念慈譯
飲水思源旅遊抒感.....	胡格金台
中國邊政協會六十四年年會紀錄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出版

著 論

俄帝嚴密控制下的今日外蒙

(下)

周祉元

三、偽蒙的對外關係

依據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第十五條規定，且載明白，俄帝應承認外蒙為中國領土之一部份，但此協定，從未受到俄帝尊重，俄帝仍然照舊陰謀扶持外蒙而於同年七月二日，竟將所謂「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改組為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置僅簽訂不過兩月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於不顧。

在偽蒙政權成立後的初期二十餘年之間，除了俄帝之外，外蒙的獨立地位，並未獲世界各國普遍承認，亦予外蒙在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所宣佈成立的偽「蒙古人民共和國」，只有俄帝片面予以承認，並未得到國際上的公認，主要原因，乃在於我國對外蒙的主權，仍然受到世界各國一致尊重。

迨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國際情勢發生變化，及一九四八年十月十六日，外蒙始與北韓建立「外交關係」。在此之前，一般國家對於外蒙是否享有獨立資格，均表懷疑。當一九四六年外蒙第一次要求加入聯合國時，聯合國代理秘書長素布諾夫曾有一則質詢電文，頗能代表當時一般意見：

「(一)外蒙目前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各方面的對外關係程度如何？

(二)外蒙對於發展對外關係，特別是對交換外交領事人員，所持態度如何？

(三)過去除蘇俄外，曾有那些國家提議與「蒙古人民共和國」交換外交領事人員？外蒙對此如何答覆？

(四)對於以下兩事，如能再加詳盡說明，也可對委員會有所幫助：(1)「蒙古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有關政府制度與外交行為的其他確切事實；(2)預算，尤其是在國際事務方面的經費。」

其後，在莫斯科的授意下，阿爾巴尼亞（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共匪（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及所有東歐附庸國家（東德、波蘭、保加利亞、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一九五四年四月）、北越（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南斯拉夫（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與古巴（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七日）等共黨國家，方始陸續宣佈承認偽蒙。

至在亞非國家之中，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印度首與偽蒙「建交」，接着有緬甸（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印尼（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幾內亞（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柬埔寨（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日）、尼泊尔（一九六一年一月五日）、馬利（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伊拉克（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五日）、阿爾及利亞（一九六一年七月八日）、阿富汗（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錫蘭（一九六二年二月一日）、巴基斯坦（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寮國（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一日）、阿聯（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迦納（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六日）、布市剛果（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衣索匹亞（一九六七年元月）、坦桑尼亞（一九六七年三月）、茅利塔尼亞（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敘利亞（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新加坡（一九七〇年六月十日）、中非共和國（一九七〇年六月十八日）、蘇丹（一九七〇年七月七日）、摩洛哥（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四日）、葉門（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八日）、索馬利亞（一九七一年三月）、馬來西亞（一九七一年九月）、尼日利亞（一九七一年九月）、日本（一九七二年二月）等亞洲國家與偽蒙建立「外交關係」。另據本（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莫斯科廣播報導，偽蒙與安哥拉已決定「建交」。

除共黨國家及亞洲國家外，尚有下列西方國家與偽蒙建立「外交關係」：英國（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芬蘭（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八日）、奧地利（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加拿大（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瑞士（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瑞典（一九六四年六月三十日）、法國（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挪威（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一日）、丹麥（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土耳其（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義大利（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九日）、荷蘭（一九七一年二月）、智利（一九七一年六月）、比利時（一九七一年七月）、阿根廷（一九七一年九月）及澳洲（一九七二年九月）。

截至一九七六年二月底，儘管已有六十二國與偽蒙維持「外交關係」，但其活動，除共黨國家外，非共黨國家多半只限「形式上的承認」，其相互發生「實質關係」者為數甚少，而與之建立「文化關係」者，亦不過只有十餘國而已。

此外，偽蒙自一九四六年起，曾一再企圖混入聯合國，但直至一九六一年方始獲准入會。在十五年期間中，先後曾申請入會達十三次之多。

偽蒙混入聯合國後，即在國際事務方面乘機展開活動，截至一九七五年止，已與二十餘國建立「貿易關係」，並參加了六十餘種國際組織，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復在俄帝牽引之下，加入了俄國控制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而成為這個組織在亞洲的唯一會員國。

然而誠如衆所週知，外蒙傀儡政權是由俄帝一手培植起來，其頭目均曾在俄接受過訓練，因此，自其僭立以來，即與俄帝保持最密切的關係。一切聽命於莫斯科。一九二四年蒙共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時，即曾在決議中強調：爲「蒙古人民共和國」不應重蹈世界上其他人民所經過的覆轍，那是一條悲慘的資本主義奴役道路，而應該配合現代的國際發展，在真正的人民制度精神中求發展」。並宣傳保證將以「蒙古的非資本主義發展政策作爲黨的總路線」。此後，僑蒙便根據此一路線，逐步將一切外資排出，到一九三九年時，外蒙市場乃爲俄帝獨佔。及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雙方簽訂「俄、蒙友好互助條約」之後，僑蒙古遂淪爲俄帝在遠東的附庸。

其次，在一九六〇年前，僑蒙與共匪的關係亦甚密切。一九五二年九月，蒙共頭目澤登巴爾曾率團前往北平訪問。一九五四年七月，周匪恩來亦曾應邀回訪僑蒙。尤其是在達姆巴擔任蒙共第一書記時，雙方勾結甚密。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僑蒙會與共匪簽訂一項「經濟技術援助協定」，由共匪給予僑蒙無償貸款一億六千萬盧布。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間，僑蒙又獲得共匪三億盧布貸款，並由共匪派遣工人兩萬人到外蒙幫助僑蒙各項建設事業。同時，雙方的貿易額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〇年間，也增加了二十四倍，而達到二千四百六十萬盧布。

其後，由於匪、俄發生爭執，澤登巴爾明白表示傾向俄共，雙方關係開始惡化，及一九六五年以後，共匪對於僑蒙援助，遂告完全斷絕。根據統計，共匪在一九六〇年對僑蒙所承諾的九十二項企業目標，在一九六五年前，僅勉強完成了十二項。在匪「文革」期間，雙方的關係惡化達到最高潮。紅衛兵曾攻擊僑蒙駐北平「大使館」，焚燬僑蒙「大使」座車，並召回匪駐僑蒙「大使」，在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六八年之間，匪、蒙關係在實質上無異中斷。

在此期間，俄共頭子布烈茲涅夫曾於一九六六年一月，率領了一個陣容龐大的黨政代表團訪問烏蘭巴托，團員中並有蘇俄外交部下葛羅米柯及前任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等重要頭目。於同年元月十五日，由雙方簽訂一項爲期二十年的「俄、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其重要內容爲：

「締約國雙方基於加強社會主義陣營的防衛力量，將在兩國國防上給予相互的援助。締約國雙方將就所有涉及兩國、世界或國際合作利益的重要問題進行磋商。在優良傳統及聯合國憲章的精神下，共同採取必要措施，包括軍事方面的行動在內，以保障兩國的安全、獨立及領土完整。」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僑蒙慶祝建立五十週年紀念，布魯會於與美國總統福特在海參崴會談後，曾經專程前往參加。會中，蒙共頭目澤登巴爾會稱：「由蘇俄兄弟般的國際主義援助，外蒙實現了從封建主義、不經過資本主義、直接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在人民政權年代裡，外蒙在一切經濟領域和社會發展方面，都取得了飛躍的進步，蘇俄正在決定實現一整套旨在發展和增進外蒙

人民福利的措施，並以此作爲對外蒙的贈禮。這些措施包括有建築住房、學校、科學宮及文化宮等。外蒙今後仍將加強同蘇俄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合作，以謀求社會主義與和平的利益」。同時譴責共匪：「北平所推行的旨在保持和加劇引燃戰爭策源地及緊張局勢的政策和實際行動，是與和平及國際安全利益根本相互矛盾的。毛共領導完全背離馬列主義的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方針基礎，便是大國沙文主義和稱霸慾望」。

布魯亦在會中發表冗長演說，頌揚僑蒙各項「成就」，及俄、蒙合作之「成果」。

根據本（一九七六）年二月初消息，僑蒙「外貿部長」賀爾吉克斯日前正在莫斯科與蘇俄外貿部長帕托里切夫會談，討論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的相互供貨貿易協定，估計雙方的貿易額將約增加一倍。

由於上述，可以證實俄、蒙之間勾結，極爲緊密，而匪、蒙雙方的關係，迄今並無好轉跡象，只不過是在表面上，維持一點所謂「外交」關係罷了。

僑蒙的經濟現況

早在帝俄時代，俄人即對外蒙經濟開始進行掠奪，及僑蒙傀儡政權建立後，更對外蒙的經濟資源及礦產大肆搜括。根據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星島日報」刊載，近十年來，俄帝已在外蒙投資估計達十八億美元之鉅，同時蘇俄塔斯社也公開承認，外蒙所需的燃料和工業原料，幾乎百分之百購自蘇俄，而外蒙境內百分之九十的工廠和機器，以及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糧食和消費品，也賴蘇俄供應。由此可以看出俄帝對外蒙的經濟控制，已可說到了全盤勒緊的地步。

雖然自偽政權建立後，外蒙即行開始實施俄式的共產化經濟，但因游牧社會情形不同，故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外蒙共產化的過程，仍然未能完成。其間，曾引起蒙胞的強烈反抗，並將牲口故意屠殺，以資抗拒，而造成許多可歌可泣的抗暴史實，迫使偽政權不得不將進度緩和下來。及喬巴山死後，澤登巴爾掌權，乃再恢復加緊進行。至一九六〇年，外蒙已有百分之九十五的蒙胞，被強迫納入「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截至一九七〇年止，外蒙全境已共有「集體農場」二百八十個及「國營農場」三十個。

所謂「國營農場」，乃在外蒙三分之一耕地，置於其控制之下，主要是生產小麥、其次爲飼料。至於「集體農場」，則專門從事畜牧業，控制三分之一耕地以及十分之九牧場。

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七五年，僑蒙曾經實施五個五年計劃，實際說來，應稱六個五年計劃，中間尚有一個三年計劃，但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因遭蒙胞激烈反抗，致實行不過一年左右，即於一九三二年中途被迫放棄，成爲泡影。

此後經過很長一段時間，直到四十年代末期，僑蒙方再度推出第一個五年

計劃，時間由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二年。這個另起爐灶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原預計增產牲畜三千一百萬頭，工業總產量達到三億七千萬圖格里克（偽蒙幣制，於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開始發行，一圖格里克約合一盧布三十一·四戈比）。但到一九五二年時，牲畜總數只達到二百七十八萬頭，而工業總產量距指標更遠，只有一億八千九百六十萬圖格里克。原因在計劃不切實際，指標訂得太高，所以失敗，乃屬意料中事。

第二個五年計劃開始於一九五三年，由於受到上次失敗教訓，故此大畜產指標只預定為二千七百五十萬頭，工業總產量，亦只預定增加百分之四十六，亦即在五年後，達二億七千六百八十萬圖格里克。

在此計劃執行期間，俄帝曾提出九億盧布的貸款和相當一億盧布的贈品，共匪並提供兩萬名工人協助，及贈款達一億美元，然而結果，牲畜總數到一九五七年不過二千三百三十三萬九千頭，而工業項目中，食品加工、飼料及其他經濟產品，也未達到目標。

經過兩次挫折之後，迫使偽蒙傀儡政權不得已改變方式，而於一九五八年三月提出「一九五八—一九六〇年發展國民經濟與文化三年計劃」，將其時間縮短兩年，各項指標亦予降低，但其結果，仍然每況愈下，例如牲畜的增產，一九五八年為二、三、四、四二、六〇〇頭，一九五九年減為二、一、八五九、八〇〇頭，一九六〇年再減為二〇〇、六五七、一〇〇頭，工業方面，雖然得到俄帝的經濟和技術援助（一九五七年底，俄帝曾將價值五千萬盧布的幾個工廠轉讓偽蒙，并貸款二億盧布，贈款一百萬盧布），但各項主要產品，均未達到預定目標，例如煤原定計劃為六三七、〇〇〇噸，實際只有六一八、八〇〇噸；石灰原定計劃為二、三、一〇〇噸，實際只有一五、三〇〇噸。

第三個五年計劃為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主要為發展輕工業和食品工業，各項預定指標如下：

(一) 牲畜總數將增至二千二百九十萬頭，亦即增加百分之十一；
(二) 開墾荒地六十二萬五千公頃，使耕地總面積達到七十五萬三千公頃。

工業方面：總產量將增一倍，即每年增產百分之十六，並將達爾汗建設成全蒙最重要的工業中心。

然而，這個側重工業的第三個五年計劃，却因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間的一次大風雪，使牲畜受到嚴重損失，和共匪所派工人於一九六四年開始分批撤回，而遭遇到嚴重的失敗。其值得注意者，則在此期內，俄帝曾於一九六二年六月牽引偽蒙加入東歐「經互會」。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〇年，偽蒙繼續推行第四個五年計劃，其所規定的各項主要指標為：(一) 農牧業方面——牲畜總數將增至二千五百萬到二千六百萬頭；(二) 工業方面——總產量將增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此期中，俄帝會提供鉅

額貸款，而東歐共黨「經互會」國家（匈牙利、波蘭、東德、捷克、保加利亞）也提供，兩千六百餘萬盧布貸款。

但此計劃實施之後，立刻遭到挫折。在頭一年，牲畜總數只有二千二百萬頭，甚至低於一九六五年之數。接着在一九六八年，又遭遇了有史以來的最大一次風雪，牲畜凍死了三百八十萬頭，使得牲畜總數低於二千萬頭，比一九六〇年的還要少。

由於農業影響工業成長，偽蒙百分之六十五的工業產量須依賴農業原料，因此，所有預定目標均未達成。

第五個五年計劃（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係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在蒙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通過，其重點仍在繼續使偽蒙工業化。經濟發展基本指標，以一九七〇年一〇〇為基數，預定國民收入為一三〇—一三三；工業總產值為一五〇—一五六；農業總產值為一二二—一二五。即預料工業產量將增加百分之五十三到五十六，每年平均成長率不低於百分之九；牲畜頭數將增加為二千五百萬頭，比一九七〇年多百分之十一點二。

此一計劃與以往最大不同處，是東歐共黨「經互會」各會員國對外蒙的礦藏，發生極大興趣，紛紛向外蒙從事探勘、探礦工作。據一九七一年八月有關資料透露，「經互會」國家俄、匈、捷、保、東德等已協助偽蒙開採了十億噸磷鈣石礦、四百個礦水、開鑿了三千多個水井、以及銅、鋁、石棉、金等礦床。其所以如此「熱心」者，拆穿來說，不過是因鑒於外蒙礦源豐富，利用價值特高，想彼此得一杯羹而已。

最值得注意的，是俄帝對外蒙經濟的掠奪和榨取。按以一九七二年的「俄、蒙經濟合作協定」，俄帝將協助偽蒙建立十八個大型工業企業，及以技術幫助偽蒙建設三十七個項目。尤其是在庫倫約二百英里，介於色楞格河與鄂爾渾河之間的額爾德尼（Erdeniya）銅礦（估計年產量高達一千六百萬噸），俄帝正以所謂「合作」方式，加緊榨取。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日本英文「每日新聞報」報導，該地現已有鐵路和公路通達，部份加工廠和設備並已安裝完成，其交換的條件，乃是由俄負責投資以及開採技術，以換取百分之四十九的礦產。

此外，自一九七一年五月起，雙方尚實施所謂「相對聯繫」與「直接合作」，即俄帝的農業部同偽蒙的農牧業部，俄帝的煤炭工業部和有色冶金工業部，同偽蒙的燃料動力和地質部首先建立起部門之間的「直接合作」關係，此迫無異將偽蒙的經濟，納入俄帝的經濟軌道，以便更進一步加強勒索。

關於第五個五年計劃的績效，目前尚未見到正式公佈。不過前據偽蒙報導，在其新的五年計劃過去四年期間，其社會消費基金已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國民收入每人平均已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到二十三，同時預估其工業生產將增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貨物零售量將增加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六。此一

數字是否正確，固待證實，然可斷言，在第五個五年計劃中，偽蒙縱然能夠稍有所獲，亦屬甚微。

偽蒙現有的武力

蒙共既係在俄共所蒙養，而作為蒙共奪取政權的所謂「蒙古人民軍」，自然也是由俄共一手所造成，事實證明，不特其一切武器裝備係由俄帝供給，而且偽蒙軍的教育、訓練方法，乃至服裝，也是完全採取俄式。同時，俄帝為了加強對偽蒙的控制，進行軍事佔領，故此一直派有重兵駐在外蒙。根據最近資料，俄帝目前駐外蒙的軍隊已達三十萬人（一說為三十五萬人），外蒙全境現不到一百五十萬人，以人口計算，即平均在五個蒙胞之中，就有一名俄軍，單以烏蘭巴托來說，即有俄軍四萬駐紮。由此可以看出，俄帝對偽蒙控制之嚴。

關於偽蒙軍的建立，根據「蘇俄大百科全書」載，係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蒙共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之時，以蘇赫巴托所領導之游擊隊改組編成。編成之後，曾於同年三月十八日首先攻佔買賣城，取得立足點。嗣於同年五月底至六月初，曾與紅軍聯合攻擊白軍恩琴所部；時恩琴共統率有騎兵一萬零五百五十人，步兵二百人，機槍二十七挺，大砲二十一門，實力不弱，其主力正沿色楞格河兩岸，向俄境托洛伊茨科夫斯克（Tol'skoye）及恰克圖（Khabarovsk）採取攻勢，俄共為消滅恩琴的勢力，乃由馬第雅塞維奇（M. S. Matyasevich）率領紅軍第五軍第三十五師，糾結「遠東共和國人民革命軍」及偽蒙軍對白軍反擊，將恩琴部擊退。

按偽蒙軍係在俄境之恰克圖編成，其時在外蒙境內尚無其立足地，此一事實，乃在說明係紅軍驅使偽蒙軍為其擔任前鋒，攻打恩琴。

其後，恩琴所部被迫進入外蒙，時因外蒙以受北京政府之壓制，醞釀恢復自治，日本試圖染指，因而唆使恩琴却持活佛再度宣佈獨立。另一方面，俄共深知此患不除，後果堪虞，何況其多年侵略到手之成果，豈能坐視日本獨吞？乃藉應蒙共之邀請，為「肅清及解放」外蒙之目的，將聶曼所統率之第五軍編成「紅軍遠征軍」，於同年六月中旬進入外蒙，協同「遠東共和國人民革命軍」，及所謂「蒙古人民軍」採取聯合作戰，以主力（紅軍第五騎兵師，第一〇三步兵旅與蒙共軍）由北指向庫倫；以紅軍第一〇五步兵旅及騎兵第三十五團與衛巴山所指揮之蒙共騎兵隊，從西面攻擊，以「遠東共和國人民革命軍」第二史烈丁騎兵隊從東面攻擊。經過十日激烈戰鬥，推進將近三百五十公里，白軍恩琴所部在三面夾擊之下，由於勢孤力蹙，終被全部擊潰，俄蒙共軍旋於七月六日進佔庫倫。自此，俄帝即在外蒙駐紮重兵，拒不撤回。

事實上，俄軍之進入外蒙，除了追擊恩琴殘部之外，尚具有兩個重大的陰謀：一為協助蒙共建立傀儡政權；一為利用武力控制偽蒙，使偽蒙永遠不敢生反叛之心，以確保其疆界的安全。

此後，蒙共偽軍在俄共訓練、裝備下，漸具規模。一九三九年五月，曾與俄軍聯合擊潰入侵哈勒欽河（Halkhin-Gol）——即諾門坎事件——的日軍小松原師團。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俄趁日本戰力告竭之際，對日宣戰，蒙共偽軍騎兵部隊，曾與俄軍侵入我之東北，大肆劫掠。及一九六六年一月，為期二十年的「俄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簽訂後，俄軍在外蒙的地位更加確定。根據此一條約，俄即以五個步兵師的兵力開入外蒙，長期駐留。

關於偽蒙共軍的目前概況，依據日本方面的最新資料，其總兵力約為兩萬九千人，其中陸軍為兩萬八千人，編成兩個步兵師，計擁有 T-34 中型戰車四十輛、T-54、T-55 中型戰車一百輛、SV 100 型驅逐車十輛、BTR 型裝甲運送車四十輛、BTR 125 型運送車五十輛，另配有一二〇米厘及一五二米厘榴彈砲若干門。

空軍為一千人，無戰鬥機，其主要任務為支援陸軍作戰，聘有大批俄籍顧問，目前計擁有 AN2 IL 14 AN24 運輸機三十架，YAK 11 YAK 18 MIG 15 等教練機若干架，MI-1 MI-4 直昇機共十架，及 SA2 地對空飛彈一個營。

此外，另有民兵（稱為「保安警察」）一萬八千人。

偽蒙國防預算方面，一九七一年為九千萬圖格里克（以四比一計算，折合美金約二千二百五十萬元）。從一九三九年至二次世界大戰後，其國防預算在總預算中，平均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在一九五六年開始從事所謂「經濟建設」期間，曾一度削減為百分之二點六，迨後由於匪、俄衝突結果，其國防預算又增至目前的百分之七。

從上述中，可以看出在一九五六年以前，由於偽蒙傀儡政權未固，蒙胞反抗暴活躍，故其國防預算甚大。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在紀念偽蒙建軍節時，偽蒙國防部長多爾齊（B. Dorzh）曾誇言偽蒙已擁有強大的機械化步兵，並裝備有最新式的武器。同時，當天在烏蘭巴托所舉行的閱兵典禮上，並展示出各種俄製裝備。

事實證明，目前俄、蒙在軍事上，彼此勾結甚緊，尤其是在匪、俄交惡之後，由於外蒙在地理上擔任匪、俄間的緩衝角色，因此特別受到俄帝重視。據匪在一九七一年宣稱，俄帝已派遣三十萬軍隊，包括飛彈部隊在內進駐外蒙。另據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日法國「世界報」（Le Monde）報導，俄軍駐外蒙之兵力已增達三十五萬，並對內蒙採取前進部署。此外，根據可靠消息來源指出，俄帝所進駐外蒙的飛彈部隊，均配備有核子彈頭，同時俄帝並在外蒙，專設了一個電達網，用以對付共匪。

由於外蒙邊界，與共匪的重工業中心包頭相距不過二百英里，距離匪窟北平也只有三百三十英里，加上外蒙南部及相通內蒙地區的戈壁沙漠，大部份均為寬廣堅硬的小石塊平地，利攻而不利守，戰車、裝甲車，甚至機動性的飛彈

車，均可通行無阻，因此，一旦匪、俄戰爭爆發，俄帝顯然處於優勢。是故匪、俄衝突加劇，則外蒙之地位愈見重要。

據日本「每日新聞」記者江川昌於一九七三年旅遊外蒙的報導，在外蒙各地的關卡、車站、街頭、餐廳，到處均可見到俄軍，除了穿著正式軍服的官兵外，還有大批所謂「技術專家」，穿著便服，混跡其間。正如江川昌所形容：「外蒙完全像是一個俄帝兵營」。

去年夏天，曾傳俄軍與偽蒙共軍在邊界舉行大規模的軍事演習，從烏蘭巴托到內蒙邊境沿途山頂，均可見到俄軍的雷達站。近據英國「每日電訊報」駐北平特派記者霍林伍茲十二月二十二日報導，俄駐外蒙境內部隊，業已加強。前自西部調來參加邊界秋季大演習的俄軍飛機、戰車、運兵車及大砲、飛機，迄今均未返防，而共匪亦已對瀋陽、北平、蘭州、及新疆等邊區部隊，下令警戒。跡象顯示，俄帝近在外蒙又再增加兵力。

結 論

今日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外蒙，實際上乃是在俄帝完全控制下，在亞洲第一個成立的共產附庸，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稱為「人民共和國」的政權。它是俄帝在展覽櫥窗中，顯示給世界——尤其是給亞、非落後地區——他們曾經怎樣地一個未經資本主義階段的封建社會，建設成「共產主義社會」的模型。因此，偽蒙在俄帝領導下的共產集團中，有較突出的特殊政治意義。

除了對於偽蒙黨政、軍事、經濟加緊控制之外，俄帝並對外蒙積極進行文化侵略。沙皇曾經說過：「只要一個民族還保持着自己的信仰、語言、習慣和法律，這個民族還不能認為是已被征服」。俄帝繼承帝俄衣鉢，正是朝此方向進行。

一九四〇年三月蒙共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會經過一項決議：「蒙文過渡到新字母」，亦即將原用的蒙文字母廢除，而改以俄文字母來拼寫蒙文，因此，目前在外蒙的這一代青年中，多半會講俄語。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四日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克里多夫·魏溫(Christopher Wren)報導，烏蘭巴托的小學四年級生，即開始學習俄語。此外，俄帝復藉協助偽蒙「培養國家幹部」為名，大量培植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外蒙青年，統計在過去五十年來，即有一萬五千名外蒙青年男女在俄帝各學校畢業。

另據共匪本(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報導，目前外蒙從小學四年級起直到十年級，所上之俄語課程，即共有九百小時，中學需學二、三年俄語，高等院校則需修三至四年俄語。在偽蒙國立大學中，某些課程除了俄籍教員外，蒙古教員也要用俄語授課。目前外蒙十年制的學校，一般均有所謂俄籍顧問。俄帝所派來的「專家」，不僅授課，還擔任教研室主任、教務主任，甚至校長。根據最近蒙共「黨的生活」月刊透露，蒙共現任的各省委書記，其中有百分之六

十以上，均係在俄共的中央高級黨校畢業，而在偽蒙現有的所謂「博士」和「副博士」中，即有將近百分之九十四係在俄取得「學位」。此外，俄共出版書籍近年來亦大量流入外蒙，在一九七三年時即達一千多種，平均五人即有一冊。至所放映的影片，據非正式統計，俄帝影片即佔了三分之二。

由此可知，俄帝正對外蒙文化加緊侵略。

關於俄帝對外蒙的全面控制，在此可引用俄共政治局委員基里連科於一九七一年六月參加蒙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時所說：

「……我們想對我們半個世紀兄弟合作總結時，我們非常滿意指出，我們的友好是真正全民性的。在我們黨與黨之間，政府機關與政府機關之間，職工會同職工會之間，社會組織同社會組織之間，以及省與省之間，都建立了最密切的聯繫，在這種聯繫中間，可以毫不誇大地講，已有幾萬乃至幾十萬人參加」。

從基里連科的這段話，已可看出俄帝對外蒙的控制，及偽蒙之依附俄共，現已到達了俯首聽命的地步。

去年四月二十六日，蒙共頭目澤登巴爾曾發表電視演說，強調指出：「外蒙人民與蘇俄人民的團結，是自己的神聖義務和切身事業。……俄蒙友誼是眞摯純潔的友誼，它是他們生活的一部份，如果沒有這個友誼，外蒙的發展是無法可以想得到的」。

由此，更加說明偽蒙對俄帝依存的深度。

另一方面，由於匪、俄交惡，蒙共完全站在俄共一邊，故在一九六五年以後，匪、蒙的關係已愈來愈加尖銳，迄今尚無緩和跡象。例如一九七三年九月偽蒙「文學與藝術」雜誌，即曾發表專文，指責共匪「自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三年，曾在邊界附近舉行了一百五十一次軍事演習，直接侵犯外蒙邊界，有時甚至深入十五至二十五公里，進行偵察拍照，向家畜開槍及殺死受法律保護的稀有動物」。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蒙共頭目澤登巴爾在紀念偽蒙政權成立五十週年的一篇文章中，亦曾說道：「我們一向反對中國(共)現領導的霸權主義野心，北京領導繼續對外蒙推行吞併的政策，在「蒙、中」國境上煽動緊張局勢，製造各種挑釁……」。

去(一九七五)年年初，澤登巴爾曾在俄「遠東問題」季刊中，撰文指控共匪將有病的牲畜趕入外蒙。文章內說：「成群的共匪士兵闖入邊界，強行砍伐樹木，引發森林大火，並驅逐患高度傳染疾病的牲畜進入外蒙」。

又於去年五月，在偽蒙慶祝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三十週年紀念大會上，澤登巴爾會對毛匪猛烈攻擊，指出：「毛澤東領導依然是反對亞洲各國人民安全與緩和的急先鋒，中共領導人仍在國際舞台上繼續推行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與最反動的帝國主義集團，最極端的反動派公開結盟，主張加劇緊張局

勢，主張保持帝國主義者在世界各地區的軍事駐留。中共拚命進行反對和平與進步力量的主要支柱——蘇俄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並從事顛覆分裂活動，企圖離間他們之間的關係，破壞當代革命力量的團結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反對反動毛澤東主義的鬥爭，其爭取加強社會主義國家團結，爭取和平與各國人民安全事業勝利鬥爭的組成部份」。

從澤登巴爾的這段話，已充分顯示出匪、蒙之間的關係，已成尖銳對立之勢，而邊疆的衝突，更造成兩者的緊張加劇。當然，這一切都是由於匪、俄的

由趙尺子先生一句遺言說起

胡格金台

近讀中國邊政季刊第五十三期中宋念慈先生悼趙尺子先生之一文，得悉趙尺子先生已於客歲杪病逝之噩耗，極為震驚。筆者與趙氏只於中國邊政協會年會時有一面之識，因在開會，亦未及多談，但伊之給我所留的印象極為深刻。趙氏是一位坦誠豪爽、和藹可親的學者。趙氏之學術研究之深與著作之多，已由宋念慈先生道及勿須贅述。大約六十四年的秋末冬初的某一天，趙先生忽然給筆者來電話問了幾個蒙語的讀音及語意，當時筆者儘我所知答覆，但未問何為。茲讀宋念慈先生為趙氏所撰悼文，推想那是可能趙氏急於要完成有關干支之研究蒙古對音的問題，但彼時趙氏正是與病魔搏鬥之時，生死關頭，仍以研究學術為念，正如宋先生所說「畢生為邊疆文化而奮鬥的趙尺子先生」的悼詞外，更符合「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卓越精神也。

再令人不能已於言者，即趙尺子先生的末段遺言中謂「關於蒙文蒙語之研究，不應盡是蒙古人自己的事，應是中國人大家的事」。這遺言的含義深而且廣，實發人猛醒。因為趙氏在「史紀匈奴傳譯名新釋」一篇，註釋了匈奴名詞三十餘個得知「匈奴即夏、夏語、匈奴語和蒙古語一脈相傳」；又趙氏正撰「六千年前蘇末語與中國語（蒙古語）」，可上推至六千年以上」。以趙氏的推論，則蒙古歷史比吾人通稱的「五千年中國歷史」早一千餘年。但趙氏以「古中國語即蒙古語」的意義來看，所謂「六千年以上」者不單指蒙古，實則指中國歷史。趙氏所引「（鐵銀鏤）三字，說文釋「鐵」云。鐵在蒙語（Tenuur）。一般說認為夏朝已入鐵器時代。舊石器時代即使沒有「鐵銀鏤」三字，也必有（Tenuur）一語，因為現存的蒙語，多為新石器時代到殷商時代之人所說的話，而新石器時代的話，必為舊石器時代所遺留下來的」。由以上所引而言，蒙古的文化則發軔於舊石器時代，而發皇於殷商時代。孟子說：「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可知中國的文化，乃是各民族共同合作，貢獻出各自的優點，始

交惡所引起，如果共匪再度投入俄共懷抱，此種現象，即會無形消失。

然而，由於外蒙具有地理上的重要戰略地位，過去蒙古人的統治俄國，至今仍為俄人談虎色變，所以俄帝決不會輕易放棄外蒙，何況外蒙今日已為俄帝所牢牢控制。俄共大魔頭史達林生前即曾有言：「倘使有一軍事力量，從外蒙古向蘇俄進攻，西伯利亞鐵路一被切斷，俄國就完了」。因此，縱使匪、俄重拾舊歡，俄帝亦不會讓外蒙脫離它的羈絆，真正獲得獨立，尚可斷言。

集其大成也。

周秦漢以來，蒙古民族由於地理環境氣候的關係，從事游牧經濟生活，與溫帶的農業經濟生活民族，固然相需相濟，但不免有時相互失調而發生衝突，而時起戰爭，年代一久，即結怨而成仇恨，因此為洩憤報仇而作的歌詞如「滿江紅」而民間所說的「八月十五殺鞏子」等等都是感情作用的激動表現，所有對今日忠心報國大同團結上只是有百害而無一益也。

其實有元一代，蒙古不但開拓了空前的大中國版圖，且溝通東西洋文化，促進世界文明，我國的行省制，即元代所留下來的產物。以此而言，蒙古既早期有了文化，又元代的武功政績，貢獻於我國者實非淺鮮。無如極少數人對蒙古的看法和觀念與趙尺子先生的重視蒙古的想法極為大異其趣，如三十四年十月外蒙「獨立」後，即有人說出「現在蒙古獨立，蒙古二字，只是歷史名詞」。其意即中國沒有蒙古了，亦即否定蒙古的存在。但內蒙人民並不因此傷心，仍本初衷，擁護我政府，當大陸淪入毛共魔掌前後，因深惡痛絕共產暴政，不少蒙古人離開家鄉，追隨政府，來到復興基地的台灣，參加反共行列，以期收復家鄉，拯救苦難同胞。故在各個崗位，無論工作或研究方面都努力於政治號召，重建蒙古事宜。以此加強內蒙人民對我政府的向心力。

內蒙人民因厭惡共產主義，當外蒙被迫「獨立」時不但毫無同情，即對當前共匪對內外蒙之一切倒行逆施，亦均深惡痛絕，但外蒙既已為俄帝勢力範圍內，故其伺機侵吞內蒙，暗施狡計，從事挑撥離間，以圖分化，進而擄奪，自屬意料中事。

所幸我國的對蒙政策，始終一貫。當國父領導下的國民革命力量，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時，即以漢滿蒙回藏五大民族均同等為民主共和國之構成份子。北伐統一後，連續頒佈了蒙古盟部旗組織法，蒙古地方自治原則八項，抗戰勝利制憲時，憲法第一百二十九條規定「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以法律

定之之明文。由此以觀政府對蒙政策，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亦復如此。蒙古民族秉性忠純，篤信宗教，在全國數十民族中，爲一文化歷史頗高而富潛力之優秀民族，此一民族以其所佔之地理位置及豐富的資源，允爲將來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之必不可少之力量，然肝衡當前情勢，吾人恒多耽於逸樂，對於民族間的血緣關係，地緣關係，文化歷史的淵源與相互影響，多不經心，深入研鑽，有時竟囿於陋習偏見，發爲諸如「蒙古大夫」等類，顯見自己無

悼念一位治鮮卑史地的先進——趙尺子先生

周祉元

近兩百年，我國治鮮卑史地的學者並不多觀，繼何秋濤、丁謙、洪鈞、梁啓超、李濟諸氏後，甚少有人對此重要問題來作有系統的研究，一則由於古史殘闕；二則由於鮮卑地處漠北以外，邊陲失陷，國恥未雪，大陸爲匪竊據，尚待光復，何有餘暇遠涉鮮卑故土；三則自鮮卑故壤爲帝俄佔後，又復受到今日赤色帝國主義壟制，鐵幕深鎖，更難使人深入了解，因此對於研究鮮卑史地問題，遂成絕響。

但自民國三十八年尺子先生振臂一呼後，使久已爲人所遺忘的鮮卑問題，又再度掀起舊潮，並於四十一、二年一度展開激烈論戰。

筆者向在東北未識尺子先生，記得大約是在民國三十九年隨同政府播遷來台，奉調陸總以後，因與尺子先生同在一個單位，始獲拜識。其時尺子先生方正致力鮮卑史地，筆者亦在研究蘇俄地理，因此，常向尺子先生請益，尺子先生亦以筆者略識俄文，對於俄國地名不時見詢，故而遂在亦師亦友之下，經常得聆尺子先生教誨。

當鮮卑問題論戰進入高潮時，筆者適在馬祖子役，道遠傳聞不廣，未曾參與。民國四十三年，國民代表大會通過「西伯利亞」建議政府正名「鮮卑利亞」一案，其時筆者正由馬祖調回本島派駐台東，閱報得悉大致經過情形，甚感欣喜，惟對正名「鮮卑利亞」不敢贊同，其理由是：(一)「鮮卑利亞」一名仍然具有不中不西，半中半西之感，並不能夠明白表示原爲我之鮮卑故土，而反使人有所誤解；(二)在事實上，迄今俄人仍稱「西伯利亞」爲「失必爾」(Sibir)，並未稱爲「西伯利亞」。「西伯利亞」乃係根據英文 Siberia 翻譯過來，往者已誤，今不可再，如果改稱「鮮卑利亞」，並不能算正名，反有拾人牙慧之嫌。如然，今之蒙古，按照外文譯法，當可稱爲「蒙古利亞」(Mongolia)，滿洲(東北)亦可稱爲「滿洲利亞」(Manchuria)。

因此，筆者主張「西伯利亞」應予正名「鮮卑故壤」或者「鮮卑故土」，認爲比較貼切，使人一望即可明瞭「西伯利亞」原爲我鮮卑族所居之地，易收

知而有損民族間感情與夫對方人格尊嚴等不負責任之言詞。以如此態度而欲求民族之團結，文化之交流，豈非南轅而北轍？故對敵作戰，莫如知己彼，與朋友交則何如推心置腹？敢問素抱大漢族主義之人士，其亦能充分瞭解此中的真意麼？

尺子先生的志節高、用心苦，他的遠見大度與治學精神，值得永念！後之來者其以尺子先生的心願爲楷模，則幸甚了！

啓迪之功。嗣會將此建議，致函尺子先生，獲得尺子先生覆書，表示贊同。

民國四十五年夏秋之交，筆者自花蓮奉調回台北，因同客居北市，故此往來接觸較多。四十六、七年間，曾與尺子先生、中國生命雜誌社長楊德鈞先生等合議，計劃出版一張版面較大之鮮卑大地圖，當時曾經設法購到一張五百萬分之一原版俄國地圖，作爲藍本，同時確定初步工作：(一)原圖由筆者先行譯成中、英文；(二)然後請尺子先生將其註釋滿、蒙文；(三)出資方面，則由楊德鈞先生負其責。預計此一鮮卑大地圖出版後，將以一別開生面之型態——包括中、英、俄、滿、蒙文——出現，行銷於國內外，以宏揚我鮮卑文化。

其後，筆者即照合議計劃，參考有關資料，費時三月，將該圖中、英文譯述完成，無如後來因出版經費問題未能解決，此事遂廢。

此圖未能出版，良一憾事！但尺子先生與筆者仍對鮮卑圖的繪製，賡續進行。六十二年九月，在尺子先生指導下，筆者曾另根據一幅九百萬分之一俄國，試行繪製完成一幅中、英、俄文鮮卑地圖，惜因其中若干地名之滿、蒙文有待考證，而據古籍所載，其經緯度有欠分明，致未出版。言念及此，深感尺子先生溘然去世，此一工作未再有人指導，痛心不已！

尺子先生畢生致力邊疆文化，始終堅守抗日反共崗位，口誅筆伐，不遺餘力，而對鮮卑史地研究，更有發人未發獨到精論，獲得中外學人一致欽佩。根據筆者了解，雖然近十年來，對於鮮卑史地問題論者不多，但今日中學生多已知道「西伯利亞」爲我古時鮮卑地方，此謂先生倡導之功，殆不爲過。

先生自六十二年不幸染患頸癌後，與病魔搏鬥者將近三年，初住大溪，用針六十烤療後，除兩耳稍感重聽外，病勢本已大有起色，六十四年元月遷回台北之後，精神甚佳。在此期間，筆者常往請益，記得最後一次是在七月二日晚間，筆者曾攜同有關「圖理琛異域錄」的資料，請教尺子先生，當天尺子先生精神一如常人，並有二、三好友在座，一杯在手，坐談將近兩個小時，毫無倦容。尺子先生曾爲出示王亮之著「史前史話」一書，該書亦據考證「西伯利亞

「爲我鮮卑故壤，不意此次一別，以後竟無由聆教矣！」

迨十一月二日，接獲尺子先生來信，告以病情轉變，並曾一度發生休克現象。接信以後，筆者即於五日前去尺子先生府上探看，詎到克難街後，得據鄰人告知，獲悉先生已於日前送往榮民總院。八日週六，中飯以後，搭車趕去榮總，適尺子先生服藥後正熟睡中，未便打擾，與趙太太在會客室坐談，得悉病發經過，乃在癌毒流竄，侵及喉道，醫治困難等情，當唯希望出現奇蹟，默祝先生早日康復。

此後，以值年尾，公私叢集，未能抽暇，及本年元月某日再去榮總時，始據護士小姐告知，先生已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去世矣！聞後哀痛萬分，特於四日專程前去趙府弔唁，時趙太太正爲尺子先生親手縫製壽衣，具見伉儷情篤，洵非一般匹夫匹婦可比。

據趙太太相告，尺子先生逝世之前，曾留遺囑將其遺體火化，不必舉行開弔，但經家中親人再三考慮，並及至交好友建議，僉以尺子先生一生盡瘁國事

「西北行」評介

周冠華



西北山川宇內雄，生花妙筆記遊蹤；壯歌出塞豪情在，七秩依然氣吐虹。以上這首七絕是我題金敬誨（惠）先生大著「西北行」的拙句。

我國的西北廣袤壯麗，寶藏無盡；如積極開發，可使國家經濟邁入新境界。同時西北在我國地理上踞高屋建瓴之勢，故在國防軍事上亦佔重要地位。

西北關係經濟建設與國防軍事如此重要，但國人多漠然視之。過去雖有少數有識人士，呼籲國人重視西北，但始終未引起廣泛注意，關於西北方面的著作更寥若晨星。

金敬誨先生早歲從政，曾歷任福建閩清等縣縣長，才猷煥發，卓有建樹。嗣後爲中樞實職，調任國防最高委員會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工作。民國三十四年奉命考核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綏遠等西北五省政務，於整個西北山川形勢、風土人物、政情習俗、地方建設等有詳盡的研究與瞭解。比年旅美，根據當年見聞日記，並參考歷年蒐集資料，撰成「西北行」一書，由美攜稿來台，交由商務印書館於本年三月出版。承作者在他的「西北行」出版前，既以原稿三鉅冊見示，使我獲得先讀的榮幸；在商務出版後，又以該書惠贈，使我更有仔細閱讀的機會。

我兩度拜讀「西北行」，深佩此書確是關於我國西北的空前鉅著。它至少有以下四個值得稱道的特點：

一、史地兼攝、圖文並茂：顧景范在「讀史方輿紀要」凡例中，曾自述其

，故未遵照遺囑辦理，已爲勘定中壘墓園，擇期安葬。

元月十七日上午尺子先生遺體在北市殯儀館福壽廳舉行大殮出殯，是日天氣晴和，各界名流前往祭者，絡繹不絕，在輓聯誄詞中，多以先生精研蒙兀史地，考證今之「西伯利亞」爲我鮮卑故壤，在學術上，貢獻甚大而爲稱頌之思。筆者當天亦曾參加，惟起靈後，因爲道遠，致未送往墓地，以盡最後哀思，深感愧疚！

尺子先生使筆者所最敬佩者，厥爲年近七十，不減青年奮發活力，且能書寫蠅頭小楷（內人常見尺子先生來信，謂趙老師能寫如此小楷，我輩猶做不到），即使是在病中，仍然勤於治學，始終抱持樂觀態度，而對獎掖後進，諸如培植蒙語人才，講課理工學院，傳授心聲，卓識遠謀，均非常人所及。猶記六十二年筆者於困厄中，先生對於筆者精神鼓勵甚大，令人永誌難忘。

哲人其萎，典範長存。尺子先生雖然已經謝世，治鮮卑史地之主將又少一人，然其所遺留者，豈僅在於今日而已！

研究方法與著述體例云：「天下之形勢，視乎山川；山川之絕絡，關乎都邑。然不考古今，無以見因革之變；不綜源委，無以識形勢之全。」又云：「以古今之方輿，衷之於史；即以古今之史，質之於方輿。史其方輿之嚮導乎，方輿其史之圖籍乎。苟無當於史，史之所載不盡合於方輿者，不敢濫登也。」由此可知「史」與「地」互相依存的密切關係。凡體大思精的歷史著作，必兼及其地理背景；而地理著作亦必兼顧其歷史沿革。「西北行」體大思精，史地兼攝。全書計分（一）前言。（二）西北國防重心的甘肅。「西北行」體大思精，史地兼攝。全書計分（一）前言。（二）西北國防重心的甘肅。（三）江河發源的青海。（四）亞洲政治中心的新疆。（五）塞上天府的寧夏。（六）西北門戶的綏遠等六章。除「前言」中略述吾國歷代經營西北邊疆的經過與綜敘西北地勢、氣候、種族、農牧、礦藏等概況，已兼攝整個西北史地要略外。以下五章，每章自成單元，各章除詳述各地自然環境、地理形勢、物產富源、民情風俗及着重各地域特色的加強描寫外，都兼敘各地歷代經營、建置、沿革史實。使讀其書者，對每一地域的變遷經過可以瞭如指掌。同時該書插圖達五十餘幅之多，且多難得一見的珍貴圖片，真是圖文並茂，相得益彰。讀者讀其文，按其圖，真有左右逢源之樂。

二、探風問俗，徵實考信：顧亭林先生揭櫫「博學於文」與「行己有恥」爲「治學」與「作人」的準則。他所謂的「博學於文」，不單指書本上的學問，也指實地考察的實證。所以他身歷各地，載書自隨，博稽詳研，以實地考察與書本所載互相印證，以明是非得失。生平著作以「不因襲古人之成理，不盜

「竊古人之成說」自期。全祖望在「亭林先生神道表」中說：「凡先生之遊，以二馬二騾，載書自隨，所至陋塞，即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或與平日所聞不合，則即坊肆中發書而對勘之。」此為亭林治學徵實考信的寫照，亦為其成為一代大儒的重要原因。敬誨先生生平景仰亭林的志節及其治學精神，故當年考察西北，躬歷山川險阻，大漠荒陬；並親訪各地賢豪長德、田夫野老，探風問俗、探古尋幽，以與載籍互相印證。故「西北行」內容多徵實考信之言，鮮耳食臆斷之語。作者著述之謹嚴，方之亭林，實無多讓。

三、脈絡貫通，見解精卓：本書作者不獨才識優長，且歷掌縣篆，經驗豐富。故考察西北，目光犀利，觀察入微。舉凡教育、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社會、交通、水利等各方面，無不洞中肯綮。因此對整個西北的利害得失能作脈絡貫通的全面考察而提出高瞻遠矚的解決辦法。所以「西北行」全書各章，分之則自成單元；合之則脈絡貫通，體系完整。書中有關建設西北的建議，每具獨到精卓的見解，足供建設西北參考採擇之資；而此書雖為作者考察西北之作，但其中有許多關於政經建設等各方面的見解，亦值得當前主政者參考。茲試舉一例：作者於三十四年考察西北期中，曾於八月二十七日應甘肅省政府谷紀常主席之邀在紀念週上講地方建設問題，講詞中曾涉及地方施政建設諸端。關於農業方面有如下一段話：「今後農業必須以大農經營方式，纔能推行機械耕作，減低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符合經濟原則。」台灣今日推行大規

XXXXXX
名著
譯介
XXXXXX

外蒙近況概述

外蒙古，現又稱為「蒙古人民共和國」，具有六十萬平方英里以上土地和一百萬以下人口的所謂獨立國家，在行政系統上而言，它既不屬於蘇俄，也不屬於中共，由於其位於上述兩國之間，乃產生其在政治意義方面的特別重要性。

蘇俄對外蒙的直接影響力，雖已有顯著的衰退之勢，但是經蘇俄多年來統治的遺規則仍然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獨一無二的共產黨，亦稱為「蒙古人民革命黨」，它已控制了全國的政治生活。在其他共產制度方面尚有：高度的中央集權與嚴肅的法紀，對歷史的譯著和文藝工作方面由官方統一掌握以及嚴格控制新聞報刊等等。恐怖，過去曾經是「政府」的一種工具，秘密警察和整肅手段之被詛咒，迄今尚未消除，國內通行證的辦法，現在雖已不復存在，但仍被大衆強烈議論之中，很多蒙古人現在將「勞工證」視為非常重要文件。黨員在所有居民中約佔百分之三四，可是却操縱了廣大的青年組織及其幾近分佈在全球各地的會員。

模的農業機械化，尚待促其實現；而作者三十年前已有此明確主張，可見其卓識遠見的一斑。書中尚有關於教育文化、財政金融、交通水利、造林保林、水土保持等主張，亦多精闢、限於篇幅，不能殫述。

四、文筆清新，趣味盎然：「西北行」一書不僅於史地方面，覃思精研、博考詳稽；更穿插許多韻事與掌故，舉凡西北各地名勝史蹟、傳說韻事、園林花木、寺觀風光等皆有敘述，讀來興味盎然，令人忘倦。例如敦煌千佛洞的寶藏、香妃與乾隆韻事、王昭君墓及其韻事、西寧的塔爾寺、湟源縣的草原風光、蘭州的皮筏與水車以及西北各民族的特殊生活實況等，作者運其生花妙筆，以清新的文字，作生動的描述。或娓娓道來，似數家珍；或情景兼融，栩栩欲活。使讀者恍如身歷其境，神遊塞上。

以上四端，為此書值得稱道的特色。而商務印書館執吾國出版界牛耳數十年，出版的書籍印刷清晰，甚少錯字，也值得稱道。

至於作者撰著此書的主要目的，乃在「提供國人參閱，希望能夠引起全國青年們的注意，一致奮起，痛下決心，重振我漢、唐時聲威，共同負起復國、建國、消滅赤禍、維護全世界人類和平的偉大任務！」（見原書十三頁）由此可見作者以學術報國的精忠志節與愛國情懷。

「西北行」贈博精彩處，非短文所能一一介紹，我相信讀者閱後必更有本文所未道及的意外發現與收穫。（六十五年三月廿六日於台北迎暉樓）

Robert A. Rupen 原著
韓振德 譯

莫洛托夫雖已銷聲匿跡多時，但現在竟被派任為蘇俄駐外蒙大使。蘇俄同時在外蒙東部喬巴山市（Choibalsan）以前名稱為貝雅士曼Bayan-Tumen）設立了一所領事館，該地是蘇俄與外蒙在西伯利亞鐵路線上從事貿易往來的一處捷徑，這條鐵路是一九三〇年後期為抵抗日本軍事襲擊建築而成。據親身觀察了解，蘇俄與外蒙的貿易尚有通過庫布沙湖（Lake Khubsugui）運輸的情形，該湖位於外蒙的西北地區。外蒙古的商店中充斥了中國製的衣服和布料，而蘇俄與東歐國家的產品也日漸增多，俄製機器是幾所工業機構操作使用的準則。

現在祇有少數俄國人住在外蒙古，近幾年來俄國顧問業已大量減少。外蒙中等學校當局規定俄文是唯一必修的外國語，而事實上僅少數去蘇俄留學的蒙古人才能說流利的俄語。學校教科書一般都是從俄文原意翻譯成蒙文。儘管有人反對，息立爾（Cyrillic）或譯悉利爾，與俄文字母完全相同，字母仍被繼續採用。新的教材中以息立爾字母用作研究蒙古文學，其原意在試行保存此

種古老文字，而蒙古人在感覺上則認為如此作法無異否定了其過去的文化，內蒙古方面甚至已廢止使用息立爾字母，這是一種強烈全蒙民族思想存在的表現。目前為數約有一千以上的蒙古人在蘇俄接受深造教育，不過外蒙當局業已考慮全面減少赴外國的研究人數。

自一九二〇年以後，外蒙古受蘇俄的統治壓力稍見減輕，一九五〇年七月外蒙與中共（偽）政權建立了「外交」關係，開拓有限度的重新受到中國勢力的影響，現在中共建設工作人員分佈在外蒙境內的人數大約為一萬人（譯者按：自匪俄分裂交惡後，外蒙受蘇俄唆使影響，曾驅逐共匪建設人員，目前業已驅逐殆盡），佔外蒙居民中極高的比例，此種工作人員在外蒙停留期間不超過二年至三年便須返回中國，然後再有人前來接替，這些人當中極少數是有家室的，同時也是極少數人會選擇在外蒙永久定居下去。

就目前情勢觀察，中共尚無極力影響外蒙之意圖，外蒙亦無傾向中共之特別跡象，舉例而言，全外蒙古祇有三十個大學畢業生和少數的學者在北平從事研究，而中共派在外蒙研究的人數則更少，雖然內蒙古的首都呼和浩特（Khal-Khoto）（即歸綏）是蒙古語文歷史的中心所在地。外蒙古在中共境內維持了一所「領事館」，中共則已將參加「中」、「蘇」、「蒙」三國組成對蒙古歷史的研究計劃委員會委員撤回，該委員會曾於一九五六年在外蒙「首都」烏蘭巴托（Ulan Bator）（即庫倫，譯者按：烏蘭蒙語意為「紅」，巴托蒙語意為「英雄」，全稱紅色英雄之城）舉行，一九五七年在莫斯科舉行，一九五八年原定在北平召開，後因故停止舉行。

蒙古人顯然急於要掌握國內事務和保持強烈的「獨立」思想，但也顯然地無法實行其獨立外交政策，它必須跟着蘇俄走，不過，指導工作和權威性職位現在已由蒙古人充任。儘管高階層的政治領導份子已接受蘇俄教育，而大部份的政府行政人員和唯一的統治黨的幹部却都經過蘇蘇巴托（Sukhe Bator）高級黨校或烏蘭巴托國立大學所訓練。與蘇俄和中國均無淵源的蒙古話（蒙語與漢語間關係很深，作者此點意見值得商榷——編者），迄今仍在蒙古全境流通，而且是各階層的重要表達工具。

蒙古人當中有一些具有獨立思想的知識份子，現在散佈於各地求學及從事研究工作，他們特別着重於考古和歷史方面。現在他們以自己的語文發行書刊和發表論文，雖然過去慣常以俄文刊出。傑出的考古工作指出了早期的都市生活高度發展情形，對現存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社會」觀念與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之性質，予以廣泛之修正。現代都市生活與遊牧生活之間的關係為研究的主要課題，最初作業是對滿州人統治時代的分析。這一種有關全體蒙古人的研究工作，在不久以前是採取與蘇俄人合作的方式或是由俄人單獨研究的。

使人印象至深的是從傳統到現代的蒙古教育制度的不同，共產主義得勢當為主要因素之一。全外蒙學校容納學生幾近十萬人，因此人民中百分之十是在

校學生，四年制的小學有三百三十三所，學齡兒童為八歲至十二歲，人口衆多的城市設有七年制的學校義務教育，而十年制的學校也存在，從這些學校畢業後的合格學生，可獲准進入烏蘭巴托國立大學深造，該校目前自稱有學生二千一百人。另外有二千學生則進入其他烏蘭巴托高級學院就讀，這些學院之中計有：農業學院、高級黨務學校、財經夜校、馬列夜間大學。國立大學中設有俄文、英文、中文、西藏文、滿州文的教學項目，新的農業學院聲稱已加強在國內的特別技術訓練，其含意在避免良好依賴外國專家或以外國人來訓練蒙人。該學院具有研究和用作訓練的雙重良好設備，藉以對畜牧科學與潛在的農業資源作進一步之探索，還有現在對煤礦從事研究的工程人員，寧可在烏蘭巴托的拿賴合（Nalaika）而不願意去蘇俄研究。有時，學校教師都是地方師資訓練學院所畢業，烏蘭巴托和其他中心地區的科學委員會、歷史會社、國立圖書館、國立博物館以及別的博物館都是輔助教育的機構。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所屬的黨務研究院聘有專家約四十人左右，專門從事黨史編纂工作。

絕大多數的蒙古人，目前仍然過着游牧的生活，他們終日放牧牛羊，居住蒙古包的帳篷，這種帳篷是蜂房的形式，其直徑約有十二尺，以白毛氈做成，上方鑲以方格形的木條，帳篷內中央設置鐵爐灶一座，其煙囪及於蓬頂之外，另有炊具、燃料等物品，鐵床一張作坐臥兩種用途，很多蒙古包還裝有木質地板作冬天禦寒之用，有一些家庭還擁有收音機和縫衣機，其次就是備有木箱一只存放衣服和其他物件，緊靠帳篷的外面則放置鍍鋅鍍鋼質的水缸一口，用以儲存食水。在外蒙地區，除了城市以外幾乎難以發現有電力的供應。蒙古包的帳篷最大優點是攜帶輕便，帳篷的搭建和拆卸所需時間約十五分至二十分鐘，並且可以放置在駱駝背上運行。

在烏蘭巴托以外的蒙古人生活，幾個世紀以來似乎都沒有太大的改變，烏蘭巴托當局通過若干途徑，使政治力量到達荒野草原的游牧部落措施，是前所未有的事，頗易導致錯誤的結果。一般地方行政人員係由黨員所組成，他們都是久經高級黨務學校或同類之學院所訓練，經常調動於全蒙各地，這些地方幹部人員業已形成了一個黨的重要集團，也是一支具有關鍵性的生力軍，他們為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操縱控制，受黨紀的約束，完全聽命於黨的指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幾乎是一座總參謀本部，它指導所有政治、經濟甚至教育的工作，其主要控制範圍計有下列三項：

（一）十七個主要區域的行政中心——埃馬克（Aimaks）（譯者註：埃馬克可譯為「部」，相當於我國內地的省。）

（二）沙孟中心（Somon centers）（譯者註：此為埃馬克的分支部門。）

（三）國家農場。

（四）家畜合作社。

家畜合作社是以公開名義推選組織而成，實則由黨方所決定，也就是沒有

任何放牧家畜的人可以逃避生產的定額，對政府當局強制交納食糧、獸醫控制及被征召去做特別勞動工作等，也都是無法逃避的事。

為數約二千四百萬頭的牛、馬、羊、犁牛、駱駝組成了這個「國家」的主要財富，亦為外蒙古主要經濟基礎。雖然私人經濟仍佔有百分之五十，而牧人必須在妥善照料家畜之情形下連同牲口參加合作社。家畜合作社是「國家」大部份的經濟來源，而勞工人數的需求亦在不斷增加之中。外蒙古當局促使民衆參加家畜合作社，是採用間接或側面的壓力，亦即由擁有機器與設備的國營機構從中主持運用，其方式則以分配與市場營運的控制以及使用獸醫服務等為手段，顯然甚具效果。

烏蘭巴托市號稱有居民十五萬人，自一九四五年以後居民人數幾乎已超出一倍之多，它是控制了外蒙古的一把總鑰，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市中心以外祇有幾處小鎮，其中最大的一處名叫喬巴山(Choibalsan)，住有居民約二萬人，這些小鎮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情形，那就是冬季較夏季要大一些，原因是有很多居民每到夏季期間攜帶眷屬連同蒙古包帳一起搬遷到草原地帶去了。若干人口較少面積較小的鄉鎮，對過去傳統似乎有了許多改變，這些鄉鎮中目前已經搭建了極少數的永久性建築物，也都是只有作小規模的生產用途，在外蒙古的地方工業，現在也算是生產了一些經濟項目，例如蒙古包使用的標準木頭架，帳篷用的木門，鞋靴和其他布類製品，鍍鋅鋼質水缸以及鐵爐灶等，都是當前的主要工業產品了。幹部們經常居住在鄉鎮之中，服務於政治中心，控制着全面行政與經濟的各種措施。這些幹部、工廠職員、學校教師、知識份子的人數，現在約佔居民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他們的生活也必然優於一般民衆了。

一個典型的蒙古鄉鎮，其冬季的居民人數一千人，夏季人數則為五百人。有幾座固定的房屋可能是一九四五年左右所建造，這些房屋現在已分配作以下的用途：(一)四年制和七年制的學校校舍；(二)一處共產黨總部和政府行政部門辦公所；(三)一處含有收音機、電視、電話設備的小型交通中心；(四)一所土產手工藝店和小型工業品公司；(五)一家大眾商店；(六)一家小型餐館兼招待所；另外就是幾處小茅舍備作冬日之用，一般農產品則儲放在其他幾座茅棚之中。

在外蒙古普通居民所常用的交通工具為馬、腳踏車和摩托車，但是駱駝迄今仍列為重要的運輸工具，關於長途貨運與客運方面，通常是由一種俄製的巨型汽車裝載，這種巨型車輛都是由蒙古人駕駛的。一般修建成型的交通道路根本無處可尋，所以祇有以橫跨草原的泥土路徑供作公路行駛車輛或駱駝牛馬。自從一九五六年以來，空中運輸使外蒙古的運輸鐵路和人口集中的地區連接了起來，那就是從西伯利亞鐵路南端到中國邊境，這是一段頗為狹小的途徑。

在外蒙地區擁有居民一萬人的城市共有四處：(一)喬巴山(Choibalsan)，(二)科布多(Kobdo)，(三)察爾來格(Tsetserlik)，(四)蘇赫巴托(Su-

khe Bator)。這四所城市中擁有一座大型十年制的學校，許多建築物當中包括有公寓、餐所、兒童育嬰室、醫院、行政辦公大樓和工業辦公大樓，至於家畜合作社中心和國家農場中心是包括在行政辦公大樓之內的。根據統計，由於烏蘭巴托的公寓居民人數和增加中的永久性房屋的繼續建造以及集體農場之建立等問題，可能有百分之十五的民衆，不再居住蒙古包帳篷了。

蒙古人的生活習慣和娛樂方面，現在也隨着時代有所改變，寬大的長袍本是蒙古人的傳統服裝，現在則由俄製的服式取而代之，其中以男人的服裝式樣改變最多，雖然有很多人穿着蒙古長袍配以歐洲式的褲、鞋，而婦女們則仍然經常穿着傳統的蒙古袍、襪子和一種矮統的便鞋，她們現在都流行用這種便鞋來代替老式的長靴。一般高級幹部門和領導階層份子，幾乎從不改變的穿着歐洲式的服裝。在烏蘭巴托和其他人口集中城市的電影院，所放映的電影和播放的音樂，一半係來自歐洲，一半是蒙古人自己的產品。

蒙古佛教寺廟的特權地位現在業已低落，與過去情形相比較，已有今非昔比之感。當宗教自由的呼聲佔據優勢而佛教徒擬予付諸實行之時，官方的寺廟立即發動一次嚴厲的約束，並採取管制態度，大多數寺院迄今所以未被關閉或未徹底摧毀，是因為已被改作糧倉、貨棧之用了。若干優美的寺廟建築，目前都還受着疏於照顧的威脅，一般寺廟現在多用來作為博物館，經常展示一些較有價值的佛教徒遺物和書稿，但是這些事本來是很有意義的，而做起來却又顯得非常隨便，也沒有顯著的目標。位於烏蘭巴托的重要宗教博物館是以綜合性的姿態出現，它沒有區分新宗教或舊宗教；有價值的宗教或沒有價值的宗教，最著名而具有歷史性的重要寺廟額爾德尼召(Erdene dau)(譯者註：召為蒙古廟之意)，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曾遭蘇俄的嚴重破壞，後來雖然經過蒙古人從事復興的努力，但其建築物迄今仍然破損不堪。

今日外蒙古官方控制的佛教寺廟，可以說是對於莊嚴佛教一種大不敬的諷刺，其維持寺廟存在的主要目的，是要借此對外國人有所影響，尤其在亞洲的其他佛教國家可以為共產黨大作宣傳廣告。烏蘭巴托的格根廟(Gandan)是一處專門用以向觀光遊客展示的場所，也是今天外蒙古有宗教活動的少數寺廟之一，它的美侖美奐之中幾乎像是一座佛教無價藝術的博物院，廟中約有一百名喇嘛成排地坐着，同時還吟誦西藏音調的讚美詩，氣氛顯得沉重而激盪，還有美麗的石像和可愛的綴錦圖案以及油漆的色調等等，構成了一幅令人難忘的情景。外蒙古當局利用這些馴良而缺乏實質的佛教僧侶，不僅僅是向亞洲的佛教徒展示，而且利用這些喇嘛在其「和平委員會」中，達成其政治上的目的，換言之，也就是明顯的要組成「蘇維埃政府新陣線」。最近在蒙古靠近烏蘭烏德(Ulan Ude)的布里雅特(Buryat)(譯者註：此為布里雅特蒙古人之聚居區，在我國興安省之西北進西到貝加爾湖週圍一帶，俄國為之設立「布里雅特蒙古自治共和國」，隸屬於俄羅斯共和國。)，開放了一所寺院，同

時在烏蘭烏德的南方地區鵝湖(Goose Lake)重新整修了一座寺廟。

破壞寺廟和建設學校是共產黨政權在外蒙古的代表傑作，對外蒙古以史達林式的強力控制，蘇俄遠超過對他自已本國的事務，中國人的影響力迄今不但仍然不及蘇俄，而且也沒有增強的趨勢。土生的蒙古知識份子和學者們近來做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他們以烏蘭巴托原有的優越條件，使其形成了蒙古人的研究中心，目前正被廣泛地推展之中。根據瞭解，蒙古人確曾試圖與共產國家以外的世界有所接觸，可是到目前為止，具有官方外交關係並且互相交換有外交使節的國家，祇有蘇俄、中共、捷克、東德、匈牙利和北韓，外蒙古前次曾經指派了一名「大使」到印度去，而印度却指定駐北平代表為兼駐外蒙古代表，其他尚有以駐蘇俄或駐北平使節為主兼辦對外蒙古外交事務的則為北越、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印尼和緬甸。

蒙古人為了自己「國家」的前途，曾經努力奮鬥，並獲致相當的成就，他們繼續不斷的設法爭取進入聯合國，這種作法當為外蒙古一般民衆所支持，他們

元典章中之判例法探索

(二)

們自認為是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犧牲者，同時也極力否認是蘇維埃的傀儡。外蒙古毫無疑問的希望獲得美國在外交上的承認，俾加重其「獨立」地位的份量。他們認為，外蒙古若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一份子，再加上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今後將可確保其「領土」完整，以抵制蘇俄和中共的任何圖謀。不過，他們終究以一百萬的人口處身於二百倍人口的蘇俄和六百倍人口的中共之間，其所有行動必須要有週詳的考慮。如果他們真是欲與西方國家交往，應當派遣會受相當教育而具有才幹的蒙古人前往接觸最為相宜。外蒙古為聯合國所承認，將使蒙古受到相當之鼓舞，他們現階段也可能正在追求真正的「獨立」外交政策，結果如何？我們願意拭目以待。(譯者按：外蒙古在蘇俄羽翼提携之下，業已混入聯合國，但其為蘇俄的傀儡依舊，外蒙為我國領土的一部份，亦為我國之一貫主張，絕不容許分割。)

原載 Foreign Affairs 一九五九年元月號

岩村忍著
蔡懋棠譯

二、搜索和逮捕

(一) 警迹人

「元史」刑法志、三

諸竊盜初犯，刺左臂。謂已得財者。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犯刺項，並充警迹人，官司以法拘檢關防之。其蒙古人有犯及婦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文中「充警迹人」見原註一)

右引一條和「元典章」四九、七、八條所載「強盜盜賊通例」中的如左引一條可以相對，而這一條常被引用在「典章」中(大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通例)。

諸竊盜初犯，刺左臂謂已得財者，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犯刺項，並充警迹人，官司拘檢關防，一如舊法。其蒙古人有犯及婦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

右引兩條，相較一看，當以「典章」為佳。「元史」中以細字注入本文，將「一如舊法」及「警迹人」各改為「以法」和「景迹人」。「元史」中原為注之「謂已得財者」加入本文，故稍難解。同文當「典章」四九、二十二之「偷頭口賊依強盜盜賊斷」斷例之一款，如左：

諸竊盜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並充警迹人。官司拘檢關防，一如舊法。其蒙古人及婦人不在刺字之例。

又同書，四九、四七「警迹人拘檢關防」例中，有「大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准強盜盜賊例內一款」：

諸竊盜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並充警迹人。官司臨時拘檢關防，一如舊制。欽此。

右引略為同文通例所見之「一如舊法」、「一如舊制」等句，「元史」改為「以法」，係見於「典章」四九、四七所載「盜賊刺斷充警迹人」是基於中統五年之聖旨(如左)之意。(典章四九、四七)

盜賊刺斷，充警迹人。

中統五年八月初四日。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款。強盜盜不該死，竊盜，除斷本罪外，初犯者在右臂上刺強盜一度字樣，強盜再犯處死，竊盜再犯者斷罪外，項上刺字雖會赦亦刺字。皆司縣籍記，充警迹人，令村坊常切檢察，遇有出處經宿或移他處，報鄰佑知。若經五年不犯者，聽主首鄰人保申除籍。如能告及捕獲強盜一名，減二年，二名除籍。罪盜一名減一年。其附籍後若有再犯，終身拘籍。應據警迹人除籍捕外，官司不得追逐出入，妨礙營生。欽此。

由於右揭聖旨，前舉「元史」記事及見於「典章」他處所見與前揭略同文之規定的解釋，則極其明瞭。換言之，原本有關警迹人之規定，係以中統四年之聖旨為其法源，而此聖旨之一部份即被引用於其後之通例、斷例或加別項。例如見於聖旨中做為功賞的除籍、籍記後之再犯拘終生籍等等，均係入其他斷例之中而在大德五年之通例却刪落這些條項，另插入與警迹人全然無關的有關刺字之一項。此事當考「元史」刑法志之淵源時，是重要資料。在刑法志上，如右述一般，已明瞭係最近乎經過整理的大德五年的通例。如果刑法志是以「經世

大典」、「憲典」(註二)而來的話，憲典本身大概是採錄了如此已經整理之臨時發布的通例。可是如此經過整理之通例，就像見於右引大德五年通例中的一句，則：

「因近頃強盜盜斷例不一，……」

為彌補裁判官苦於不易找出可據之判例的狀況而發布的。

元代對強盜之刑罰法規有總則性的「強盜通例」(典章四九、七一—九一)，而在典章裡收載二百條以上的斷例。中統五年八月四日聖旨所示，對強盜犯人「除斷本罪外」的處罰，就是依通例、斷例處罰、杖刑、徒刑後，指定犯人為「警迹人」是一種附加刑。若是徒刑，即使犯人從事礦山、屯田、土木工事等勞役，在刑期滿後開釋回原籍充警迹人。用密探、間諜或同類的犯人搜索罪犯或獎勵告密等法，世界任何地方都有，故非需特提的事，但是元代的警迹人那樣完全被制度化且在搜索、逮捕等工作上擔任了大角色的例子却不多。那麼除了犯強盜罪之外是否還有會被充警迹人的犯罪？

見「典章」四九、三〇有如下之例。

僧盜師叔物者，刺字。

皇慶二年四月 日。福建道宣慰司承奉江浙行省劄符，據建康路申，句容縣僧人華祖仁告狀，至大四年四月初七日被盜綿線三十兩、紅絹一疋，又布一疋，計贓實有中統紗四疋。捉獲得賊僧曹勝哥，取訖不合(1)偷盜得師叔華祖仁紗物。本省看詳招詞，僧人有犯，如係法眷，師祖而下，子孫姪弟，同派比同親屬，免刺字。係為例之事理，移准中書省咨，送刑部：議得僧人曹勝哥所招，不合，至大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夜，偷盜師叔華祖仁綿線、布疋、鈔定等物罪犯，既斷訖發付還俗，追繳贓贓。據合比例刺字，收充警迹人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右例表示，該寺僧原則上視為同居親屬，彼等間之相盜可免刺字，然右案却令盜賊還俗，一旦還俗就是凡人，當然要刺字。因此就被充警迹人了。像這樣例子還有二三個，不過見於「典章」的，其問題點不是在於該不該充警迹人而在是否要刺字。所以認為凡是犯了強盜而應刺字者，一概充警迹人。再舉一例於次，以證這個解釋之首肯性。

子隨父發家，刺斷。

皇慶二年四月 日。福建宣慰司承奉江浙行省劄符，准中書省咨，寧國路申太平縣胡長壽告，姚德勝及男姚富並義姪方應榮，掘發湖州判墳墓，開棺盜訖銀子等物，取訖各招詞，姚德勝與方應榮依例刺斷居役外，據(2)姚富，若比強盜從賊一例刺斷，終是聽從父命。事干通例，咨請定奪。准此送據刑部呈，議得，姚富所招不合，隨父姚德勝、方應榮，掘發湖州判墳墓，開棺盜取銀子等物，數內(3)二分姚富與伊父姚德勝。首賊姚德勝，從賊方應榮刺斷，除居役外，參照姚富所犯，若子聽父命量以免刺配，却姚富終與伊父分受贓物明白(4)。罪遇原免，合同定論首從，

依例刺字，相應收充警迹人。具呈照詳。得此咨，請以上施行。

在文法上與吾中文相應，有如日文文法，意指此事明白矣。右引之例明示是否充為警迹人一事，其關鍵在於該當刺字與否。所指犯罪係強盜罪及相當之罪，而必處刺字之刑之罪。單純而言，受刺字之刑者，自當充警迹人，不妨如此解釋。

警迹人一詞，有各不同之寫法，就是如警迹人、景迹人、景蹟人、警跡人等字樣也。可是此一制度並非始自元朝。北宋李元弼「作邑自箴」也有如次一段文字。

自來景蹟，謂頑惡職方文簿之人，如肯改悔不作前非，却服業次願為良民者，經仰縣自陳，待憑勸會所犯與後來行止，當議除落頑惡姓名。

右示景蹟人雖是元代警迹人之先蹤，但是與元朝的制度却有根本的不同。據「作邑自箴」記事，可以解釋在制度上，宋代的景蹟人是犯了罪而在文簿有前科記載的人，如果自立生計不再犯者可除籍。但是元代警迹人却有不同，係對強盜賊的一種附加刑。

關於警迹人，除上述規定外，尚有附加二三細節規定，就是「元籍轉發」、「衙賀」、「排門粉壁」等等。警迹人如果離開原籍或宿泊他處時，一定要保甲，已見於中統五年的聖旨。不過在此聖旨中，關於元籍轉發、衙賀、粉壁等各點並無明示，但在大德七年有如下之例。(典章四九、四七八—八)

警迹人轉發元籍。

大德七年四月 日。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河南省咨：歸德府申：准本府知府趙朝散，欽奉聖旨，節該云云見前，省府相度，應據刺斷釋放強盜盜賊，轉發元籍，收充警迹人數。欽依聖旨，竊管無令出入，今因各處官司，並不嚴加檢察，亦不明立粉壁，上下半月參官，從令出外，則作過犯，元籍官司一向無罪，以致盜賊極多。累經刺配強盜，出外不獲，不許給由。若應捕人得財陳放或畏拒捕，事發到官，官吏斷罷不敘，應捕人與犯人，加等斷罪等事。本省看詳，警迹人等別境作過，不見定到本管官司有失檢罪名，事干通例，咨請照詳。准此送刑部：議據照得。於大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奏准強盜盜賊例內一款，照得各處中稟，不見經斷強盜盜賊衙賀、拘檢、關防例，並當該官司有失察罪名。本部議得：斷放強盜盜賊，發付元籍官司，籍寄充警迹人，門首置立紅泥粉壁，開寫姓名所犯，每上下半月赴官衙賀令，本處社長、主首、鄰佑常加檢察。但遇出處、經宿或移他處所，須要告報得知。違者，即便申官追究，若失覺察，放令別作非違，量情斷罪。捕盜官專一提調，用心關防。如拘檢不嚴，別作過犯，亦行治罪，任滿解由內開寫。警迹人若能獲賊改過，五年不犯者，欽依除籍。如准所呈，通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文中「別」字，係「他處」之意)。

右引所見衙賀，又稱公參而「粉壁」或「紅泥粉壁」又稱「排門粉壁」是用紅

泥在犯罪者門上寫其姓名及罪名告訴大眾知道，在「典章」、「元曲」中屢見不鮮。排門粉壁並不是只限於警迹人，官吏犯贓罪以下的所有的犯罪都可以適用。排門粉壁的罪名似乎沒有通例可援，是否除有特別規定外，依裁判官之判斷而行的，尙未能定說。

次說除籍，就是免警迹人的條件是什麼？如上已述，據中統五年聖旨，則如左：

一、經五年不再犯者。

二、逮捕強盜二名者（但逮捕強盜一名，則可減二年，故經過三年而捕獲強盜一名，便可除名）。

三、逮捕強盜一名可減一年，故逮捕三名強盜，一名強盜也就可以除籍。可是右述條件到至大元年九月「警迹人獲賊功賞」例（「典章」四九、四八）就變了規定，則：

今後如能自首及捕獲強盜者，每一名減一年（沉本，作半年），五名除籍，有餘名數，作常人獲賊例理賞，若所獲賊數不及減除者，令當該官司給據，以憑通理。（「據」字當「證明書」之意）

依右引，可以知道警迹人所捕獲之賊數不及減除者，有關官署先給與證明書，以後再捕獲賊時，作為一併核算之根據。這個規定在後來於延祐六年三月公布的「盜賊通例」中也有記載。（「典章」新集、刑部、一一）則如下：

各處簿記警迹人衙賀、拘檢，若經五年不再犯者，聽主首、鄰佑保申除籍，如能告及捕獲強盜者，每一名減二年，二名除籍。強盜一名減一年，五名除籍。餘多（係「名」字誤歟？）數，依例理賞。除籍後再犯，終身拘籍。

但是利用警迹人逮捕盜賊得到實效的反面，是他們離開本籍地而到別的官署管轄區域內去做惡事的，可能不少，所以勿使警迹人離境的禁令屢次公布。

正如上述，警迹人制度是元朝捕盜、警備組織中，成為重要一環，在「弓手」直接看視、指揮下，擔任盜賊的搜索和逮捕。此一制度可見於「典章」四六、弓手犯贓次丁當役例中，有被弓手濫用之弊害，也有如前述，赴他境犯盜之弊等，但是以搜索犯罪的手段而言，確實相當有效。

原注：

一、「充景跡人」一詞，據有高嚴氏解說，是強盜謂景跡人，須付監視人之規定云云（見同氏「現代の盜賊殺傷事件の研究」，「史潮」第十卷第一期第三頁），是以「景跡人」籍記犯人而使用之意。

二、「憲典」見於市村瑞次郎著「元朝の實錄および經世大典に就いて」。以及箭內互著「蒙古史研究」外篇。又見於安部健夫著「大元通例解說」（東方學報「卷一」）

譯註：

- (1) 此「不合」一詞，當「很不應該，而是於法不合」之意。
- (2) 「據」，意為「關於此事 about that case」之意，係「爭關姚富」。
- (3) 「數內」意指「所得贓物」。
- (4) 「……與伊父分受贓物明白」係蒙文直譯而來，在文法上與吾中文相應，有如日文文法，意指此事明白矣。

(三) 檢驗

在各種犯罪中，最重要犯，當然是殺人犯。「典章」四二、諸殺門所收的多達七十八條而在「新集」中也有四條、「陳氏校補」中也可見有九條之多。「典章」四三，設檢驗一門，收錄六條而「新集」二條、「校補」一條。古今東西，殺人是威脅社會秩序而最受重視，且對此處罰亦最慎重，當不必贅言。對殺人犯之刑罰，原則是死刑，因此對殺人犯的用刑就格外慎重考慮了。所以「冊章」四二、四三兩卷中諸殺門中的分類，極為詳細，共有十八類，則：謀殺、故殺、姦殺、鬪殺、過失殺、殺親屬、殺卑幼、奴殺主、殺奴婢倡佃、因姦殺人、老幼篤疾殺人、醫死人、自害、雜例、檢驗、燒埋等等，此中有關檢驗一事，在本集有六例、「除氏校補」有一例，新集有三例。

檢驗即檢驗屍。據稱早於五代（公元九〇七年起九五九年訖）（注一）已有專書，而宋代出現有名的「洗冤錄」、「平冤錄」。到了元代，此一傳統亦繼承下來，「洗冤錄」有附加「聖朝頒降新例」而上樣的。後至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一三〇八年，海鹽縣令王興著有「無冤錄」。

茲將附加於「洗冤錄」的元代新例和「無冤錄」中所載的與「典章」中的檢驗各例比較對照一下，雖然和「典章」多少有出入，可是共通之例有五條。不過其題名有同和異者，則：

一、檢屍法式
檢驗法式
新例

屍帳式
「無冤錄」
「典章」四三

二、屍帳不先標寫正犯名式
屍帳用印關防
新例

三、被盜殺死免檢
屍帳作作被告人畫字
「無冤錄」
「典章」四三

四、軍民詞訟約會
作耗賊殺人免檢
「無冤錄」
「典章」五三

五、無檢驗骨殖例
強盜殺傷錢主隨即合檢驗
「無冤錄」
「典章」
「陳氏校補」

如右述，「典章」新例和「無冤錄」有一致的，而後出二書大概是從「典章」

類(注二)抄出的罷。

檢屍法式(新例的檢驗法式、無冤錄的屍帳式)有如左一定之型式。

某路、某州、某縣、某處、某年月日、某時檢驗到某人屍形，用某字幾號勘合、書填，定執生前致命根因，標注於後。

一、仰面(略)

二、合面(略)

一、對衆定驗得某人委因

致命

刑部卷之五

典章四十三

諸殺二

檢驗

檢屍法式

某路某州某縣某處某年月日某時檢驗到某人屍形用某字幾號勘合書填定執生前致命根因標注于後

一仰面

頂心

兩太陽穴

兩腮頰

兩耳

兩腳腕

兩手腕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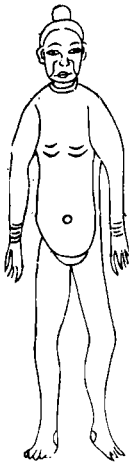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偏左偏右

兩眉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門

兩眉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兩腿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兩手

兩腳

額角

兩眼胞

兩耳

兩腳腕

兩手

兩膝

兩腳趾

十趾甲

兩腋

兩肋

兩腰

忤作行人某

右件前項致命根因，中間但（譯注(1)）脫漏、不實、符同、捏合、增減死傷，檢屍官吏等情願甘伏罪責無詞。保結是實。

某年某月某日

司吏某押

首領官某押

檢屍官某押

需作成、指出如右屍帳式（檢屍報告），而與此有關檢屍法式，係依左揭例之規則。（「典章」四三、二一四，新例、「無冤錄」屍帳例）

大德八年三月 日。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奉省送判：河南行省咨：歸德府申：竊見，各處有司，不以人命為重。凡毆傷身死者，不行隨即飛申檢驗。初檢官司，雖有申到屍狀，復檢官司，不能即到屍前，以致屍已發變，不能復檢。既見復檢官司，不能復檢。初檢官司，因而作弊，捏合已死之人，作自縊或投井焚燒，自傷殘害身死，中間別無堪信顯跡，必須追究往來補答扣換（換之誤乎），州縣司吏，通行捏合虛套原告詞因，唆賺原告絕詞文狀，不唯官吏通同如此，死者幽冥之冤，何由得雪？本省看詳，檢驗屍傷，或受差過時不發，或賺到。應受而不受，或不親臨視，或承他處請官檢驗，或有官司可挪（2）而稱缺，或應賺鄰近而賺遠者；或因驗（3）而不驗，或不明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當，或漏露所驗事狀，或將初檢屍狀，與復檢官司，扶同檢驗等事，情弊紛紜，不能概舉。理宜明定罪例，通行遵守。施行間，又據江西福建道奉使宜撫呈，亦有此事。奉都堂鈞旨，送刑部議擬連呈。奉此。本部議得：檢驗屍傷，已有常式。近年以來，親民之官，不以人命為重，往往推延，致令發變，及不親臨監視，轉委公吏，行人，與復檢官，遞相扶同，裝捏屍狀，移易輕重，情弊多端。擬合設法關防。若依奉使宜撫言，似為縷細。本部今參酌，定立屍帳，圖畫屍身，一仰一合，令各路一樣板印，編立字號黏合，用印鈐記，發下州、縣、置簿封收。如遇檢驗，隨即定立時刻，行移附近不干碍官司，急速差人，投下公文，仍差委正官，將引首領官吏，慣熟忤作行人，就實元降屍帳三幅，速詣停屍處，呼集應合聽檢者並行兇人等，躬親監視，對眾眼同，自上至下一分明子細檢驗，指說沿屍應有（4）（傷損，即于原畫屍身上，比對被傷去處，標寫長潤深淺各各分數，定說端要害致命根因，檢屍官吏，於上署押，一幅給付苦主，一幅粘連入卷，一幅申連本管上司，仍取苦主並聽檢一千人等連名甘結，依式備細開寫，當日保結回報，明白稱說，各處相離里路，承發檢驗日時，飛申本管上司。其復檢官吏，依上復檢了畢，亦將屍帳一幅，給付苦主，一幅入卷，一幅申報上吏。若有違慢，或賺到而不受，致令屍變者，正官決下三十七（5），首領官吏各決四十七下。其不親臨監視，轉委公吏檢驗，並增減不實，移易輕重，定執致命因依不明，或初復官吏相見，符同屍狀者，正官取

招量事輕重，斷罪黜降，首領官吏，各決五十七下，罷役，忤作行人，決七十七下。受財者，同枉法論，任滿，於解由內開寫。本路另置文簿，令推官收掌，如遇司屬申報人命公事，隨即附簿檢舉，但有違犯，依上究問。若因循不行駁問者，罪及推官，無推官者，掌司首領官提調。廉訪司職在提刑，所在之處，先行取會干碍人命事目，詳加照刷元置文簿卷宗體問。若有似此違犯，或犯人招指不同，官吏作弊枉禁，並解由內隱漏者，隨事輕重埋斷，庶望少革前弊。如蒙呈准，通行照會，相應。今將定擬屍帳屍式樣在前，具呈照詳。都省准擬，今將屍帳式樣錄連在前，除外（6）一合行移咨請照驗，通行合屬，依上施行。

如右引，檢屍有初檢和復檢。將前揭式樣屍帳令各路印刷，送付所屬各州縣，負初檢之責官吏就要立刻率首領官、忤作行人赴現場檢視，在屍帳上作紀錄。復檢官亦如初檢官一樣，以同樣法式檢屍，記入屍帳。如此檢屍法式已在前引之例詳述。可是如果嚴格執行這種檢屍報告表形式，而當檢屍時立刻記下正犯人（正犯）和干犯人（從犯）是有弊害，所以後來就不必嚴格遵守這個形式。若正犯、從犯之區別不明，則僅書「行兇」或「被告人」。於是在前揭檢屍法例或檢屍法式的書式，即附加「行兇」或「被告人」二字。左揭延祐二年修正之檢屍法式作參考（典章、四三、四一五）。

屍帳不先標寫正犯名色。

延祐二年三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准江南行台咨：廣東廉訪司申：切謂，刑名之重，莫嚴於殺人。獄情之初，必先於檢驗，蓋事體多端，情態萬狀，有同謀共毆，而莫知誰是下手重者，有同謀殺人，而莫定誰為初造意者，有甲行兇而苦主與乙讎嫌，而妄行兇者，有乙行兇，而令在下之人承當者。若此之類，未易枚舉。今省、部定到屍形格式，於內，為是開寫正犯干犯名色，檢驗之際，如是事體明白，就場，認是致命痕傷者，令正犯入下畫字，則於事體無害。設若苦主因其私怨，所告不實，倉卒之間，疑似未定，必須子細推鞠，方得其情，就場，若便抑令被告行兇人，於正犯入下畫字，以後鞠問得却係他人，則異日必指元非正犯，以為翻異之階。若令於干犯入下畫字，苦主未見何人承當致命痕傷，則必隨時有詞，不肯承領屍形，或是添寫被告二字，作被告正犯入於下畫字，則比元降格式不同。上司必為駁問違錯。其有司官吏，臨屍檢驗之際，變亂事情，多因此致。今後，正犯人、干犯人，不須預先判定。若是當場認定行兇致命事情明白者，則於屍帳上，明白標寫，作行兇正犯某人畫字，設若事情疑似，未易辨明者，則標寫作被告行兇人畫字，庶望已後推鞠明白，於事無疑，獄情易辨，刑鮮冤濫。然此，事干通例，本臺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刑部呈：照得：大德八年正月，承奉中書省劄付，刑部議得：檢驗死傷，已有常式。云檢屍法例。今承見奉，本部議得：先為各處檢驗屍傷，多生奸弊，是以參酌定立屍帳，圖畫屍身，通行各路遵守。蓋欲救弊

防奸，期於事得明白而無冤滯。今廣東道肅政廉訪司所言，屍帳上預先標寫正犯、干犯名色，事有窒碍。今後，凡檢驗屍傷，若當場，定執致命痕傷無差，行兇人等，審問明白，別無可疑者，正犯人於下畫字，若事情未定，首從未分，止作行兇或被告人畫字。如初復檢驗，定執明白，而行兇人在逃，卒急不能敗獲，或招呼屍親未到期者，聽將元檢屍帳，權且粘連入卷，用印照防，候獲正賊，召到屍親，至日畫字給付，庶不差池。如蒙准呈，通行照會，相應。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右引，係修正檢屍法式，不僅值得注意，亦表示元朝諸種法例，至少在規定上，形式上是嚴守的了，所以甚為重要。檢驗的定式是當檢驗之際要在應該作成的屍帳上明記正犯、從犯的。可是依照前述大德八年檢屍之例來看，需要即刻檢驗而且按照規定的屍帳形式作成報告表向上司申報。不過有時候因為案件的情形不同，無法在檢驗的同時，清楚地區別正犯、從犯。雖然如此，規定却不能不嚴守，如果有違，當該檢驗官就會被上司彈劾，於是就會發生弊端了。延佑二年之例，就是除去如此弊端的，在以往定式中添加了「行兇」或「被告」文字，而在未明正犯、從犯時不必明記了。

那麼，以什麼官吏充任初、復二人檢驗官呢？

名目上如左引，初檢官是縣尹、復檢官似乎是縣的達魯花赤（7）或副達魯花赤，實際上可能是典史、司吏等人的吧。但是不准轉委公吏（凡）也就是公人、吏人檢驗。關於這樣的違錯，則有如下罰則（「典章」、新集、刑部、四二）。

初復檢驗官吏違錯。

延佑七年六月 日。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秦阿楊狀告，男婦劉買奴因在逃，與夫秦二前去諸城縣，徐官莊親家劉三牛處根尋，趙德、徐成行打、腳踢夫秦二身死，初復檢驗官吏，除去檢出致命傷損，捏作患病身死，回報等事。得此，差委前龍興路推官李承直，前去親詣，令益都路之官，一同參照文卷，追問得，係趙德使令徐成行打秦二身死。到一千人等招詞另行外，初檢官田良、典史陸藝、司吏何源通等並復檢官、典史、司吏並日照縣副達魯花赤忽倫哈牙各狀，與招指相同，除初復官縣尹田良、復檢官副達魯花赤忽倫哈牙各杖六十七杖，先職降二等，典史、司吏一體斷遣、罷役、不敘外，咨通行合屬，照會，請施行。

右引違錯，由何不明。可是違錯了的縣尹和副達魯花赤各杖六十七、降二等了。由此看來，他們所犯的是不枉法之罪（凡），並非收受全物而使犯人免刑的吧。與此相比下，或許實際當任檢驗的典史、司吏等人之罪較重，那是因為這些胥吏可能收受金物的了。縣尹跟副達魯花赤等人却似是因身為上司而監督不週而被問罪了。

右述之例，係根據「刑名之重，莫嚴殺人」的觀點而來，所以對檢驗一事也就採取了很慎重的措施。又如右引之例可知就是作成一張屍帳也都有很嚴格

的定式，因此在檢屍之際，當然難免因拘於過形式化了的前例和規定以致發生弊端。比如死因雖然極為明顯，也非經檢屍不得埋葬，便是一弊，尤其是強盜成群，大舉來襲，大量殺戮的時候，檢屍常不及時而行，就呈現悲慘狀況。茲引一例於左。（「典章」四三三七）

被盜殺死免檢

元貞元年七月。江西行省據吉州路備吉水縣申：縣丞王將仕廉：鬪毆殺傷人命，有司即時委官檢復，責問行兇人，據法處斷外，有強盜千百為群，執把軍器，將良民圍財殺死者，官司即時檢驗，猶免暴露，動經月餘不到，事主不敢擅便安埋，無不號哭伏棺，告求免檢。為無定例，檢屍官不敢擅准。作耗賊徒殺人，難同鬪毆殺傷身死。今後莫若除民戶爭鬪，殺傷身死，依例檢復外，據強盜殺傷，合無令事主隨時告知兩鄰、社長，看視在身痕傷，指實陳告，官司准理，免行檢驗？乞照驗。得此。遂理問所議得：如係作耗賊人，殺傷人命，所言相應。省府准撥。仍照驗施行。

檢驗的勵行，又產生檢驗官濫用職權及收賄的弊害。病死時，是否亦行檢驗，不明。但是可由左引之例知道或許經兩鄰、社長等人認為係「病死」即不行檢驗。但一生疑問就需檢驗。因此，就有藉口利用做為挑難索賄的官吏。又因事主家人恐怕發生糾紛或埋葬遲滯，也就贈賄了事。

丘縣尹檢驗病死人受受。

延祐五年六月 日。袁州路准江西廉訪司牒：准分司牒：該，延祐三年六月初十日，贛州路，贛縣劉元八告，娶陳氏慶一為妻，因病身死，埋殯了當，有丘縣尹差人，監元八開棺檢驗，委實因病死，本縣官典、司吏取受鈔定。追問得縣尹丘恢狀招：延祐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有鄭茂珍告；女外甥陳氏慶一嫁劉元八為妻，不知本婦因何身死，信憑司吏鍾鼎狀外所出審責之鄭茂珍浮詞，變易元告情詞，擬係身死不明，違例開棺檢驗，有根隨人應除兄對劉元八說，有中統鈔五定送官人計求照覲，至二十八日，有劉元八將到鈔五定分付應徐兒，轉交付與收接，至六月初五日，分司下馬，惟恐劉元八告發，即前鈔分付應徐兒收留、回付，元主不到。招狀是實。議得：縣尹丘恢之招，不應違例將陳氏慶一身屍開棺檢驗，接受劉元八中統鈔五定入己，經隔月餘纔回付應徐兒，未曾到主之罪犯。量否三十七下。解見任，行別求仕。斷遣間，欽遇釋免外，各役一節，由行臺奉札付，移准御史臺咨，呈中書省奉札付，送刑部據呈，議得：縣尹丘恢之招不合，輒憑司吏鍾鼎審責之鄭茂珍元告狀外之浮詞，變易情節，將劉元八病死妻陳氏慶一違例開棺檢驗，暴露屍骸，受要劉元八中統鈔五定，因分司下馬，却分付過錢人（什）應徐兒，回主，不到。詳其所犯，難居牧民，罪過原免，擬解見任，相應敘用雜職內。具呈，照詳。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

如右引，除明白為殺人以外，若有可疑，還是要檢驗屍的，而變死當然是檢驗的

對象了。對變死的屍體，有「停屍間」之類的施設，如果發現變死屍體而不明其身份者，就保存屍體以供關係人點視。左引之例，係因在氣候溫暖時季，停屍間內屍骸變亂，呈悲慘狀態，故予埋葬而立木牌，把死者形貌描繪在木牌上，以便認屍。

屍首檢驗埋瘞

至元十一年七月初七日。御史臺奉中書省劄付：來呈：山東遼東道提刑按察司申：遇有身死不明之人，官司初復檢訖，不行埋瘞，將屍移於棚樹棧閣，以致風日曝吹，站站咕噥，時值夏月，皮膚綻破，脂肉潰流，薰觸天地，神明見之，無不感傷。卑司今欲擬改：如初復檢過屍骸，責付屍親埋瘞，遇無屍親者，將屍責付停屍地主、鄰佑、權行收埋，插立木牌，標寫年顏形貌，使行旅見以廣傳，令屍親知而來認，實愈棧閣，以厚風俗。送兵部定擬回呈。議得：依准按察司所擬，是為相應。都省准呈。

又左引一例「漂流屍首埋瘞」也是說及漂流南北河道上的死體慘狀。於是遇到這種情形，則需檢起，埋於河岸，立木牌、繪形貌、搜屍親。如果是殺人，就提供搜索犯人之資料。關於這一條，係可知當時南北水運情況之好資料，同時盜賊橫行、水運盛況等也是頗有趣。

漂流屍首埋瘞。(「典章」四三、六)

延佑五年二月 日。……據監察御史劉世傑承事呈：嘗謂，刑罰中，冤抑雪，和氣流行，風雨時若，然後庶事康哉，萬物遂矣。……自大都給驛，至通州倒換船，經由清州、長蘆、陸州、臨濟、濟州等處，至于建康，僅及月餘，親親所歷，河水之中，時復有漂流被死人屍，合面仰臥，順波而下。手足舒張裸形者有之。沿身帶傷者有之。皮肉潰亂者有之。連衣用繩綁縛者亦有之。訪諸路人，莫知所以。愚憶通惠、御河、會通等水，南北貫通，江、淮、河、海，達乎京城，其間富商大賈，并得代還家聽除之任官員人等，往來經行。上項屍身，多係圖財戕殺，及挾讎致命，門毆誤傷，或有主奴相害，奚能一一遍數？因而拋棄於急流頽波，其水混混，不舍晝夜，浸經日久，脹爛腐潰，似望無跡可尋。此賊人之主意也。經過官民，豈不見之？畏避引惹，視為常，恬然略不顧問，致死不明身屍，鞠冤於黃泉之下，安能伸雪？殺人賊徒，偷生於塵世之間，幸而得免。卑職目覩斯事，未容不言。擬合通行，督責當該官司，設法嚴加禁治，毋致似此所犯。如不時偶遇此等人屍漂流，至其所管地界，即合打撈出水，檢驗本屍，沿身有無損傷，穿帶何等衣服，搜求可疑，顯顯男女各各形貌，書寫木牌，將尸岸側埋瘞，就便將牌釘立墳前，以備屍親認識，仍便開坐，行移鄰境官司，多方緝捉犯人，得獲研究明白，依例處斷，不惟無辜死者，得償其冤，抑不致屍骸暴露，薰觸天地，乘（乖）（一）傷和氣也。呈乞照詳。得此。咨請照詳。准此。……本部議得：河道漂流無主屍首事理，合准監察御史，通行照會，依上施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呈，除外，咨請

照驗，通行所屬，依上施行。

由於上引，可知對檢驗一事是盡意而為的。再說，已引諸例，關於檢驗一事，亦屢次下了嚴格的命令而在「典章」中可以看到不少例子。因此各例，可知絕非浮文飾詞可比的了。

原註：

一、參照有高嚴著「元代之訴訟裁判制度的研究」（蒙古學報、第一號、廿三、廿六頁）

二、參照仁井田陞著「元典章の成立と明德典章」（史學雜誌、五一、九。同「永樂大典本大德憲章續考」同、五二、四。

三、犯人、謂本身被告，應合坐罪者（吏學指南）

四、干犯、謂相因致罪者，漢后紀曰：坐染其罪（吏學指南）。

五、屍親，謂死者之親也。今日屍親。又曰苦主。取被害之義也（吏學指南）。六、件作中人也。偶者偶也。作者任事也。爾雅曰：偶者合也。陰陽相合則成偶，謂得中也。件字從人，從午，故萬物至午則中正也。又午位屬火，火明，

破諸幽暗，所以午作名中人也（吏學指南）。

幼學須知，件作行人驗尸人也。仕學大業云：件字從午，萬物至午則中正矣。又午屬火，火明則破暗，檢屍以申冤忿也。亦猶是耶。既冤錄。件作行人。注云：檢尸令通稱。清要錄云：鄭以喪為業，世所謂件作行人者也。即檢使也。然れども至て賤しき役なり（「雅俗漢語解」）。

七、被告，謂為人所訴者（吏學指南）。八、公吏，謂公人吏人之通稱也。公人，謂倉庫秤捐司致侯公使禁卒之類。吏人，謂請俸掌管文書者（吏學指南）。

九、枉法，不枉法の罪については「典章」四六に左のよう見になる。

「諸職官及有出身人等，今後因事受財，依條斷罪。枉法者，除名不叙。不枉法官，須殿三年，再犯不敘，無錄客減一等，以至元鈔為則。（略）」

不照法

一、餽餉、率率、津助、人情、推收、過割、因事索要勾事紙筆等錢及倉庫院務搭帶分例關津批驗等錢，其多端，不能盡舉。

二、與錢人、本宗事無理，或有罪，買囑官吏，求勝脫免，雖已受贓其事未曾枉法結絕，合從不枉法科斷。

然し右には解し難い點もある。杖六十七之罰，不見於枉法而存於不枉法。又降等亦為不枉法之罰。

十、過錢人とは、賄賂の取次きをする者であらう。（所謂過錢人，大概是指收受賄賂的黃牛吧。）

譯註：
(1)中間但脫漏……，但字，作「如果」解。

- (2)或有官可拂……，可拂兩字，作「應該在」解。
 (3)或因驗而不驗……，因字，作「應」解。
 (4)指說沿屍應有……，應有兩字，作「所有」解。
 (5)正官三十七下……，蒙古刑法中，杖刑，以「二十七、三十七、四十七……等」軍數七為奇異特徵，譯者不敏，不知何故以如此奇數？乞正。

「成吉思汗傳」之二十三續

哲別與速不台的千里轉戰

成吉思汗兵臨撒馬爾罕的時候，就有人來報，默罕穆德沙已棄城逃往南邊了。汗決定不等沙王號召餘勇，捲土從來對抗之前，發兵追捕。汗親軍兼程趕來圍城，不巧却讓沙王先一步逃跑，這回只好差哲別諾顏及速不台代他追剿。他下令二將：

「縱使沙之所至，天涯海角，務必追之尋之，生死不論。途中所遇諸城，迎我則赦，拒我則屠。卿其勉之。」

這一番跋涉千里的追逐——為擒一國皇帝共越十二邦國之舉，誠為歷史上的一件大怪事。而這件大事的完成便落在諸烏爾罕中最勇猛和最智慧的兩員大將身上——哲別諾顏與速不台，他們共領兩支萬戶——兩萬人馬。二將立即領旨率軍向南出發，時當公元一二〇年，蛇年的四月天。

默罕穆德離開撒馬爾罕之後，便一逃先到了位於阿富汗山脈邊緣的薄克城（Balak）。沙王一如往昔的性格，搖擺不決。這時他最勇敢的兒子札蘭丁正遠在北邊鹽海一帶，號召沙漠族人，募集新軍，重整旗鼓。但汗這時坐鎮布哈拉城，正好切斷了二者的聯絡。

沙王一度想南下進入阿富汗，會合擅戰的勤王部族。最後却在眾臣不一的勸說下，加上自身的恐懼，便轉向正西了，越過不毛之域，穿梭於波斯之北的山嶺地帶，最後到了尼色薄爾（Nisapur），他想這下子蒙軍至少遠在五百里外了。

哲別和速不台發現阿姆河（The Amu）通道上，有一個堅固的大城，料想沙王當在其中。他們便策馬渡河，適逢前方探子來報，說沙王已經離開薄克，他們轉而向西。路進了沙漠之後，便拉開部隊，一則加大防護圈，二則為座騎找尋更大的青草地。

二將所統領的蒙軍戰士各有好幾匹馬，都是最精良的征騎。此刻水井溪邊正生長着嫩綠的青草。蒙軍日行八十里，一日換數馬，只有在日落時候，才下馬烹食。直到漠地盡頭，他們又看見了謀夫（Merv）的古老城牆和玫瑰花園。他們確知沙王不在謀夫城後，便又一路往尼色薄爾追去。默罕穆德到了尼色薄爾城三星期，蒙軍便來到了。沙王在得悉蒙軍的目的後，便藉口出獵，逃

- (6)除外，合行移咨……，除外兩字，當「此事暫擱」解。
 (7)達魯花赤，官名也，一作達魯葛齊，本蒙古語，長官之意。元朝於各行省路、府、州、縣，各提舉司、各總管府，萬戶府、千戶府、元帥府及宣撫、安撫，招討諸司，皆置達魯花赤，以蒙古人為之。（見辭海下集卷九畫。）

Harold Lamb 著

史耀古 譯

了。尼色薄爾緊閉城門，蒙軍猛力攻擊。最後雖未能攻下，但也知道沙王並不在禦城之中。

他們再度聞着嗅跡向西追趕。一面驅迫沙王的殘軍沿着通往裏海（The Caspian）的駝商大道搜索。這些殘軍為求苟全自保，不得不為蒙軍效力。在頻近今日德黑蘭處，他們遭遇波斯軍，擊敗了三萬之眾。

一時之間，逃亡皇帝的踪跡竟然不見，蒙軍只好分頭再找。速不台往東，通越山區。哲別諾顏往南，沿着沙漠邊緣。他們已經走過了花拉子模帝國本部，完全超出了他們當初的來意。

這時默罕穆德首先遣走了家人，財寶繼之。他在一個城堡中藏匿着許多珠寶大箱——後來給蒙古人發現了——準備前往巴格達。當時巴格達的哈里發還是他前些時候和他爭執的那一位。他從各處揀選了數百人相從。打道大路前往巴格達。

可是到了哈馬丹（Hamadan）蒙古人便緊隨其後出現了。他的隨從給驅散逃開，還有幾支箭向他射來——當時蒙古人還沒有認出他。他趁勢逃脫，加倍腳程回頭往裏海跑。一些突厥族的護從大為不滿，暗起背叛之心。默罕穆德大約也心知如此，覺得睡在主帳旁的小帳裏較為安全。一天早晨起來，果然發現主帳裏落滿了箭矢。

他對護從官大嘆：「難道天底下竟沒有一錐之地，可容我一逃蒙古人的雷霆之怒？」

隨從勸他到裏海搭船逃一島上（譯者按：當指裏海中之阿比斯渾島。）暫且躲起來，等候皇子和大臣們與兵勤王救駕。

沙王照辦了。化裝之後，帶了幾個不怎麼起眼的護從。穿過峽谷，找了一個裏海西岸的小村落作為渡口。小鎮裏只有漁家和商客，非常寧靜。然而沙王臨此慮病之交。沒有皇宮，沒有使喚的奴隸，和患難的朋友，竟還要堅持皇帝威儀，在回教大寺院裏露面主持公共祈禱。不久他的身份便為人所知了。一個以前在沙王手上吃過苦頭的回教徒，背叛了他，向蒙古人告密。蒙軍這時驅散了在卡斯芬城（Kasvin）的波斯軍隊，正翻山越嶺追趕沙王而來。正當沙王準備登舟的時刻，蒙軍開進了小鎮。

箭雨凌空而至，但小漁舟還是划離了海岸。幾名憤怒的蒙古兵發狠摧馬跳入海中，追游小舟，直到人馬都耗盡了力氣，沉沒在波濤之中。

雖然蒙軍之手始終沒能沾上沙王，但這回也等於是叫他死定了。在痛苦與疾病交迫之下，這位回教帝國的君王日弱一日，終於寂寞地死在孤島上（譯者按：阿比斯渾島。），窮得連壽衣都是隨從身上的襯衫。

這位一代皇帝的下場竟比其他君王更糟：大金的衛王，牧師約翰（即王汗），圖克塔·倍革（Toukta Beg 譯者按：係蔑兒赤惕的酋長。）以及屈出律。然而蒙古的二員驍將，他們受命不計生死務必將沙王擒到，却並不知沙王已死在荒涼的島上。只好遣人呈報大汗，說沙王乘舟投東去了。速不台也把擒獲的大批珠寶和沙王的家屬交人呈上。

因此，成吉思汗相信戴罕穆德沙可能會潛往兀籠格赤（Urgench）會合他的兒子。兀籠格赤亦是花拉子模的舊京。所以他派遣一師往兀城方向前進。

可是，裏海之畔的速不台這時正在雪花飄落的草原上過冬。他心想北行，繞裏海岸與汗會師。便著人到撒馬爾罕請示許可。汗答應了，並加派數千土庫曼人（Turko man 譯者按：屬突厥族，此部居於裏海，鹹海及阿姆河一帶。）前去增兵。實際上，速不台，為自身故，早已增添了不少庫德人（Kurds 譯者按：庫德人是居於西亞科地斯丹 Kurdistan 的好戰游牧民族。）。於是蒙軍在略向南方圍攻幾個重要大城之後，便轉向北行，進入了高加索（The Caucasus）地段。

他們攻擊喬治亞（Georgia 譯者按：位南高加索，現為蘇聯一共和國。）。展開了與這些山區戰士慘烈的生死之鬥。哲別諸頭在狹長的河谷一側設下埋伏，這條狹谷通往替夫里斯（Tiflis 譯者按：為喬治亞的都城。）。速不台則使出蒙古人的老詭計，假裝不敵而逃，結果，蒙軍突自側翼出現，五千喬治亞人全部中伏。

蒙古的鐵騎又越過一高加索的狹谷，穿過稱為「亞歷山大鐵門」的山口（The Iron Gate of Alexander 譯者按：當指打兒班口 Derbend Pass）。這時，在北面的山坡上，他們發現了阿蘭部人（Alans），薛兒客速部人（Cir Cassians）和欽察人（Kipchaks）集結了大兵，等候他們。在兵力上，對手數倍於蒙軍，且鬥志很高，並無退却之意。可是速不台却很成功地分化了欽察人離開戰場。（譯者按：速不台遣人向欽察人說：「我們同是突厥人，不可相殘。」蒙古當然不是突厥人，速不台之所以如此說，無非是為拉攏係，分化敵人而已。在言語上，蒙古人與突厥人確有許多互相借用的詞字，同屬阿爾泰語系，在生活上，彼此同為游牧民族，更有顯然的一致之處。至於蒙古族的來源，眾說不一，新元史卷一說：「蒙古之先出於突厥，本為忙豁侖，譯音之變為蒙兀兒，又為蒙古，金人謂之撻靼，又謂達達兒。」有謂蒙古出於匈奴，為漢代匈奴的遺裔，與突厥同祖。且突厥亦曾在喀喇庫倫（和林）建都，故突厥族與蒙古族在血緣不可謂絕無關係。因此之故哲別說了自己與

部隊是突厥人，果然就說動了欽察人，使之深信不疑，於是離開戰場，留下阿蘭部人與薛兒客速部人挨蒙軍打。一擊潰了阿蘭人和薛兒客速人。

然後，蒙軍再追擊撤退至裏海北方大草原的欽察人。硬把步步為營的欽察人一直趕進了俄羅斯諸侯的領地。

在這裏，他們又遭遇到了完全不同種族，極為勇敢的敵人。基輔（Kiev）聯合了其他公國，共動員八萬兩千人俄羅斯士兵。渡過由欽察人堅強護守的德尼普耳河（The Dnieper）。這些強壯的俄羅斯人個個騎馬持盾。早自久遠的年代以來，他們就與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作着世世代的鬥爭。

蒙古軍自德尼普耳撤兵，退避了九日。一面耽耽地注視着俄羅斯大軍，一面退却，一直等到他們到了預先選定的決戰之地。敵軍分屯多處，雖然勇猛可怕，却是遲頓得很，且內部不和，時有爭執。他們缺乏像速不台這樣的領袖人物。兩軍在大草原上進行了兩天的決戰。結果，俄羅斯王侯泰半死於蒙軍劍下，兵士鮮有生還德尼普耳河者。（譯者按：蒙兀兒史記作者屠寄說這一次戰後使得俄羅斯喪失了「三王，七十侯」，「兵士死者十九。」）

大約又是速不台與哲別兩人的主意，他們進入了克里米亞半島（The Crimea），摧毀了一個熱諾亞人（Genoses）的商業城池。（譯者按：熱諾亞 Genova 為意大利西北部的州及其首府「意大利名 Genova」。）此後，他們可能還會掃蕩何地，我們便不得而知了。也許他們想渡過德尼普耳河進入歐洲的，但這時成吉思汗遣來信使，命令他們撤軍回師，東回兩千里。（譯者按：因哲別與速不台對成吉思汗有約在先，成吉思汗叫他們「三年之內回軍」。從公元一二二一年打到一二三三年，恰好已近三年。）

哲別死於途中，不過蒙古人仍然在回師途上，伸展鐵騎侵入了伏爾加河（The Volga）東岸，摧毀了保爾加城（The Balgars）。這一番驚人的長征，只怕仍然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騎兵動業。只有堅忍不拔、堅信不移如蒙古人者，才能完成這樣的奇蹟。

波斯的史籍家不禁大叫：

「你們可曾聽說過，一支兵馬，遠從日升之地來，跨過大地，來到裏海之濱，摧毀無數的生命，凡馬踐之處，播種死亡。然後回到他們的主子處。他們來時壯健，去時滿載。在不到兩年的時光，便成就了這一切。」

這兩師人馬跨越了九十經度的空間，也帶回了許多奇異的收穫。除了帶回不少大金和維吾爾的博學之士，和景教的教士外。至少，我們還聽說，很有生意眼光的回教商人，也賣給蒙軍許多基督教的典籍。

而且，速不台也不是白白地蠻幹一場。隨行的金朝和維吾爾的學者仔細記載了蒙軍所過河流的位置，產魚湖泊的名稱。通信站在大道各處建立起來（譯者按：即蒙古所創的「站赤」（驛站）的制度。）——蒙軍所佔據的地區皆任命了「達魯花赤」（darogas 譯者按：係官名，為蒙古在征服地區上所置的民政最高長官。）。此外，也建立行政語言，一位被俘的阿美尼亞主教——他

曾擔任爲蒙古人寫信讀信的差事——後來轉述說：蒙古人在高加索山脈以南的地區，對十歲以上的人全部列入了戶口調查。

速不台也發現了俄羅斯南方的大草原——肥沃的黑土地帶。（譯者按：當指欽察草原。）他沒忘記這塊肥沃的草原，所以幾年之後，他又回到這裏。從世界的另一頭來到莫斯科（Moscow）蹂躪一番。他也從上回汗召他班師東歸的地方，再度揮軍，越過了德尼普耳河，侵入東歐。

熱諾亞和威尼斯的商團，因此和蒙古發生了接觸。一個世代之後，威尼斯的商人，波羅氏家（The Palos），踏上了行程，東來汗土。

汗之夏獵

哲別與速不台進逼裏海的時候，汗的兩個兒子（譯者按：當指朮赤與察哈台。）也行軍到了另一個內陸海，即今之鹹海也。他們是奉令前去截取沙王的情報，並切斷沙王的歸路。後來知悉沙王已經騎進了棺材，他們便趁勢沿着廣闊的阿姆河，越過泥質的大草原，進入花拉子模的內地，圍攻舊都兀籠格赤。蒙古軍在此長期駐下，進行圍城苦戰。由於缺少足夠的大石塊供攻城的使用，他們便砍伐樹木，削成巨塊，浸水以增加重量。根據史籍的記載，在進行到最後城中肉搏巷戰的一週裏，蒙軍還使用了石油精——這種會燃燒的新武器具有極大的殺傷力，一定是蒙軍從回教人手中得到的。當年回教徒曾用來對付過歐洲的十字軍。兀籠格赤終於陷落了。蒙軍帶着大批的俘虜和戰利品快馬回報大汗之營。不過，沙王勇猛的儿子，札蘭丁王子却逃脫了，他糾合了新的入馬，東山再起，對抗蒙軍。

夏天來到了，此地火辣酷熱的氣候很教從高緯度來的蒙古人覺得疲乏，大不習慣。成吉思汗便暫且自平地退兵，退入阿姆河另一頭陰涼的山麓地帶。

馬兒在四處低頭覓食，人們則躲在涼處避暑。成吉思汗爲了不教大家因此鬆散了精神，一面也等於一種訓練，於是便下令舉行一場游牧民族最喜愛的娛樂——季節大狩獵。

要知道，蒙古人的狩獵活動不亞於平常的征戰之舉，也是打仗，只是對象稍異，從敵人改爲野獸罷了。

皇子朮赤本來掌管狩獵之職，一時出征不在，由其屬官來回奔馳數百里間之山區地段，負責觀察及測量，在各軍團圍獵之出發起點立下旗幟。最後並選定此番大圍獵之終點處——戈台（Gutai），也同樣地立下標誌識別。

游牧騎兵隊則擔任一旁觀察見證的角色，他們分駐左右，在參加圍獵的將官的命令下，就近露營夜宿。靜靜地圍成一個覆蓋野地達八十里大小的半圓，等候天明汗之蒞臨。

汗偕其諸子、諸烏爾罕及高級將領出現了，號角聲、鑼鼓聲大作。圍獵便算開始了。所有的騎兵跨鞍上馬，結成密集的陣綫，通常有兩排縱深，分內圍與外圍。個個披掛上陣，這些武器和平常與敵人作戰使用的並無二致，只是換

上比較輕便和薄弱的護盾而已。

馬隊澎湃前進，將帥們則緊隨其後，開始了激出野獸的工作。戰士們既不准使用武器對付野獸，又不可讓任何四隻腳的野獸溜過他們的馬隊陣綫。讓野獸陣前逃脫對他們是極不光彩的羞辱。馬隊穿過密林，踐踏溪谷，翻山越嶺，見有虎狼竄出，他們便大聲喧叫。

入夜之後，狩獵的工作就比較困難。經過第一個月的驅趕，在半圓形獵陣的前端，聚會無數的野獸出沒。所以入夜之後，兵士們須宿進營地，點燃營火，派人放哨，甚至使用口令。並有值夜官負責巡營。擔任這一綫的警戒，並非一件容易的事，眼前有無數的四腳獸出沒——多少隻野性的眼睛四下裏發出森森的光芒。只有狼群嗥號，以及虎豹低沉而猖獗的咆哮，打破這曠野中長天夜幕的寂寥。

狩獵工作再進行了一個月之後，便更加麻煩了。這時候，包圍圈縮小了，大批野獸也開始真正感覺受到了圍捕。狩獵的力氣一點也不得輕鬆。如果狐狸藏入了地洞，人們就必須用尖嘴鋤挖地出來，大熊躲進了岩縫，人們也必須跟進去趕牠出來——而且還不許傷害牠們。這真是危險的工作。年青的戰士也因此有許多機會大顯卓越的身手和無畏的勇氣。尤其是在落單的山猪（長着大牙的），或成群的野獸——掉頭衝入馬隊的時候。

圍獵的陣綫，有一隊遭遇到了河曲部份，停頓下來。立刻便有信差快馬通知其他陣綫暫且停止進行，等候這邊渡河完畢後，再形成半圓的圍獵陣綫。這時候，大部份的野獸都已涉水過去了。

戰士們攔馬下水，滑開鞍鞍，手執馬鬃或馬尾。有些則把隨身不透水的皮袋綁在腰間，充當浮舟。再度踏上河岸之後，圍獵之行便又開始。

年邁的可汗則隨處巡視，觀看諸人的行動，及將帥們的指揮調遣。整個行獵過程中，他不發一語，但是他却記住了每個人的每個細節。

在接近戈台的地方，由行獵人前導指揮，移動半圓陣綫的兩翼，封住了整個包圍圈。群獸頓感被捕的重壓——麋鹿不住的跳躍，顯露出地肥厚的腰肌，老虎則左右衝突，低頭咆哮。包圍圈緊逼獵物，逐漸縮小，宏亮的鑼鼓聲和人們叫嚷聲愈加響大。行獵隊圍成兩道或三道縱深。可汗策馬前來，馬隊分開讓道，汗來到狂亂的群獸之前。

依照傳統的習俗，可汗要第一個下手。他一手執劍，一手挽弓。整個獵程中只有在這個時候，才許使用武器。史籍上記載，說他選定了極爲危險可怕的對手，搭箭射殺一隻凶虎，策馬趨趕群狼。

殺完幾隻野獸之後，他便退出了場圈，升上一座小山丘，俯視整個戈台獵場。他坐在帳篷下，注視隨後入場的諸王子和將校們勇敢的表現。這正是蒙古人的競技場，游牧民族的格鬥遊戲。而且如羅馬的競技格鬥者一樣，不少人下場後，給血肉模糊地抬了出來，甚至丟了性命。

最後，大屠獵的號令下達了，戰士們浪湧而上。遇到什麼便獵殺什麼。這

一項屠獵可能要進行一整天的時間，直到最後，根據習俗的規矩由諸子或王孫來到汗前，請求開赦餘生，汗應允了，才結束這一場圍獵，收集動物的屍體。這樣一回大舉的圍獵，便是一回對戰士的訓練。這種圍迫屠殺的戰術正也是戰陣上與敵人交戰的戰術運用。

由於是在這一年，又在敵邦，守獵之期不過才進行了四個月。汗急欲準備發動秋季大攻勢，並會晤尤赤和察哈台，他們正自內陸海（鹹海）趕回，帶來沙王已死的消息。

截至現在，蒙古軍在回教世界的征途裏，還沒有碰到很大的阻碍。他們渡過不少河川，取下不少城池，予取予求，行動之神速，就如現代商旅隊伍的行程一樣，不會有何耽擱。穆罕默德沙，這位聞名一時的鐵帥，初時狂妄，臨末卑懼，他放棄了人民，只圖一己的苟生。空一世英名塗地，漫贏得荒塚一棲！

他的錯誤和中國大金皇帝一樣，堅壁城池，不求野戰。蒙古騎兵則如神出鬼沒，行踪不露，直到決戰的時刻，才大兵臨城。雖猛烈攻城，並不喧囂，戰場上唯見令旗飄動，號令以旗幟表示，各隊指揮官以手勢覆誦，在白天雙方酣戰劇烈，人馬喧騰，口令不易傳達的時候，或令鼓，鑼聲容易與敵人的混淆時，蒙軍便採用了這種發令方式及系統。到了夜間，則在統帥主帳（Tugh or standard of con mander - tugh 蒙語脫哥，意為旗幟，柱。）附近，舉彩色燈為號。

第一波的蒙軍在錫爾河北畔完成了攻戰之後（譯者按：為尤赤所率，攻下了氈地，養吉干等大城市。），成吉思汗則親領縱隊越過紅沙漠，攻下了他認為是花拉子模帝國的兩大主城——布哈拉與撒馬爾罕。這也等於是輕易地突破了花拉子模的第一道主力防綫。然後，他再集中兵力攻擊所謂第三道防綫——北波斯和阿富汗的肥腴山野。

在這一場蒙古與突厥的衝突——亦即異教與回教的爭鬥中，蒙古人可把回教世界搞慘了。對畏了胆的突厥人來說，蒙古人的出現簡直就是上帝憤怒的化身，是他們自身的罪孽招來了上天災害的報答。

汗也有意地鼓勵回教人民對他的這種信仰和敬畏，相信他就是上帝的鞭子。為了顯示他是回教世界的主人，他先掃蕩了東面的腹側諸城，也策馬來到阿姆河的源頭高原。並遣縱隊佔領哲別與速不台所打下的西面諸城。然後，他便居中坐鎮薄克（Balkh 譯者按：一名巴里黑。）。夏天來時，並就近舉行了一次季節大狩獵。

顯然，他在這回教世界的中心，完全控制了回教人民的通商命脈和必經大道。所以他很容易得到各地的情報。現在他知道在別處還有不少強大的力量等待他去對付。回教人民和中國人一樣，正聚集新的武力對抗。雖然他們已經失掉了沙王和與蒙軍對陣而喪生的兩個太子。但他們又開始在各地領袖、波斯王族、大宗教祭師、以及皇帝後裔的領導下，重新聚合。

成吉思汗深深瞭然此一情勢。他知道真正的實力考驗還在眼前——或許有

百萬之衆，嫺熟的騎兵，精良的武裝，正朝他進發。只是目前他們缺少一個真正的領袖人物罷了，他們分散在十餘個公國中，對他形成包圍之勢。

西征的第二年初，整個蒙軍不會超過十二支萬戶，大約只有十萬之衆。這其間，維吾兒的赤都護（Idikut）和信奉景教的阿瑪力克（Almalik 譯者按：位今伊犁之北。）。國王要求離去，回到天山。汗也准了他們。且汗最賞識的兩位將領：哲別諾顏與速不台帶著兩支萬戶，此刻正在西綫用兵。鐵力克諾顏（Tilik Noyon 譯者按：當是指脫忽察兒，多桑蒙古史中之成吉思汗之婿，馮承鈞本譯為脫合察兒。）。原是眼前諸烏爾罕中最可信靠的，却在尼色薄爾（Nisapur）之戰中陣亡了。木華黎則遠在中國。烏爾罕們之間的情誼也因轉戰各地，分身乏術，顯得疏離了。汗不免孤寂之感，迫切需要速不台的眷見和顧問。

因此，汗便派流星快馬直奔裏海，召回他最心愛的將領。速不台回到薄克，應召晉見。君臣傾談諸日之後，便又上馬奔馳，回到千里之遙的指揮大本營。汗的心情似有所迂，對於狩獵他不再覺得興味。他憤怒地責罵長子尤赤，爲了他和察哈台爭吵失和——延誤了兀籠格赤的攻勢，讓札蘭丁脫逃。於是天性反叛而頑固的尤赤便給發遣外地。他帶着自己的軍隊，一逕北行，進入了鹹海之北的大草原地帶。

然後，汗旋即僅軍展開了新的攻勢。這一階段的攻勢與初期者不同。以前，汗心懷輕蔑，專以計誘，四處掠奪對付敵人。如今，汗要正色地展開正面的攻擊，摧毀存在各地的反抗勢力。

拖雷掃蕩科拉珊

史籍上記載，一個科拉珊（Khorassan 譯者按：為波斯東部的邊防省。）。王族的倖存者說：「當時，我正住在一座築於山頭的堅石城堡中。自從有回教世界開始，這一座最堅固的城堡便屬於我的祖先了。它既近於本省的中心地段，所以便成爲罪犯們藏身和逃脫鞏固的避難之所。」

「過不多時，鞏固人終於出現在城前了。起初，他們眼看攻打不下這樣堅固的城池，便要求一萬匹棉袍，和許多其他的東西，作爲撤兵的代價。雖然他們不久前在攻陷尼沙（Nisabur）時，已經洗劫了不少財物，塞得飽飽的了。」

「我自然同意付贖金。但到了執行的時候，全城竟尋不到一個人自願擔任出城貢獻的任務。因爲每個人都知道，他們的汗鬼計多端，任何人落到他們手裡，便難逃一死。最後，兩個老者獻身而出。臨走時，他們來到面前，把兒女託付給我，萬一他們犧牲了，請我代爲照料。果然，鞏固人不等他們轉身回城，便殺死了他們。」

「不幾時，蒙軍的鐵蹄橫踏了科拉珊全境。他們總是先驅逐田家百姓及俘虜，臨城趕造攻城機具。所到之處，無不聞之變色，景象荒涼。百姓若是給俘虜來做工，心中反較平靜，算是幸運，總比呆在家中惴惴不安，不知命運如何

的好。任何人胆敢不從，便是格殺無赦的結局。」

史籍中的這段引述，便是指可汗的幼子——掌理軍機的拖雷，掃蕩肥沃的波斯諸省的史事。拖雷奉父令前來追捕花拉子模的王子——札蘭丁。札蘭丁躲開了，但蒙軍趕到了謀夫（Merv）譯者按：係屬科拉珊省之一城市。）城下——這座城本是沙漠王國裏的寶冠，沙王的行樂之宮。它位居千鳥河上（The River of Birds. The Murgh Ab）城內諸圖書館，貯存着千萬冊的珍貴文稿。

蒙軍發現在謀夫城附近，有一支遊蕩的土庫曼（Turkoman）軍隊。拖雷首先便驅散了他們，然後率偕諸將，繞城研究謀夫城防禦工事，完成了圍城的佈署。土庫曼人只得潰逃，前往他處放牧。

初期圍城之戰中，蒙軍損失了千騎精兵——他們原是大汗的皇家禁軍。拖雷對此大為震怒，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堆築土堤與敵城對壘，並摧動箭雨攻勢。慘烈的戰鬥進行了二十二日，在最後戰爭的風暴稍歇的時候，城中走出了一位回教教士（iman）前來求見。蒙軍盡力接待，並安全釋放。

看來這位教士並不代表該城的衆意，他只是聽命謀夫城主蔑立克（Meik）的吩咐而來的。得此善意的保證之後，謀夫城主便親自出城，攜帶大批的銀杯珠袍，來帳求和。

拖雷深通詐謀，便賜華袍加身蔑立克，並親邀入帳共筵。席間，拖雷一番言語，遂教這波斯人深信他能倖免一死。

拖雷還進一步建議：「召集汝友，慎選汝伴，吾將付予高位，給其榮耀。」蔑立克便著人入城召來親屬大臣，他們一併前來入席飲宴。拖雷便要求他們供出一張謀夫中六百名富豪的名單。城主和其密友很恭順的列出城中最富的地主和大商。事情辦完之後，蒙古人便當著蔑立克的面，絞斃了那班親信，嚇得城主面無人色。拖雷更遣人手執城主的親筆名單，入城召集這六百位富豪來營問話。

召來之後，便悉數押進營中看守，然後縱兵入城，盡驅居民出城。居民扶老攜幼，帶着能帶的家當，給趕到城外的平原上。單單這樣的「空城之計」便進行了四天。

拖雷高高的坐在華麗的金壇上，觀看周圍大批成群的俘虜。手下們拖出波斯軍的頭目帶到拖雷面前。其他的人只有眼睜睜看着謀夫城的各級官員活生生的給砍下頭來。

然後，所有的男人、女人、兒童給區分成三隊。命令男人壯丁伏地背手。所有的人不是給蒙軍勒死就是砍死，只留下四百名工匠，以備便喚効力；一些童年男女，則當作奴隸之用。而六百名殷商富豪的待遇更慘——遍受各種折磨，直到他們供出藏匿的寶物而後止。

蒙軍徧索空城，夷城牆為平地，拖雷才引兵而去。謀夫城唯有的一千五百名倖存者都是藏匿在地窖或水道中才躲過大劫的。然而他們的大限不長，一些蒙軍

又回到了城裏，追逐他們，留下一個完全死寂的空城。

就像這樣，一個接一個的波斯諸城都中了蒙古人的詭計，給夷為平地。曾有一處，許多人躺在屍堆中伴死，才檢回了一條命。但在蒙古人聽說之後，從此便下令切頭，以免有人裝死。還有一處，約有七八十個波斯人設法躲過了屠殺，一支蒙古軍却又轉過頭來，了結他們。游牧民族聞跡而至，追殺這些悲慘的百姓時，沒有絲毫的良心不安，就跟打獵一樣，當百姓比野獸都不如。

真是跟打獵一樣，蒙古人把獵場上使用的詭計也全移用來引誘人類。有一回，蒙軍強迫一個回教禱告時的呼報員（Muezzin）從回教寺院的尖塔上，號召人們參加公共祈禱。這時潛伏在暗處的回教徒，真的相信蒙軍已經離去，便走了出來，當然就被毀滅了。

當蒙軍棄城而去的時候，他們更縱馬踐踏，或者放火燒去所有可能生長的穀物。那麼，回教徒即便逃過了蒙軍的刀光劍影，也躲不過餓死的厄運。在兀籠格赤的圍城戰中，由於回教徒頑強的長期抵抗，他們受到苦頭可就大了。蒙軍在城堡的上游地區築壩積水，然後決堤，大水改向城堡衝去。這一番阿姆河

的改道，竟教許多地理學家迷惑了好一陣子。

諸如此類可怕的細節，今日真不知如何細述。這真是把戰爭的殘酷發展到了極致的地步——這種殘酷的規模大約只有近世的二次世界大戰差強比擬。這種對人們同類的屠殺行為，並非基於怨恨，只不過就是想殺了他們罷了。

這一場戰爭抹去了回教世界的一切。在回教徒的心中造成極端強烈的損害，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大劫後的餘生者雖然倖存，但由於心靈上過度的打擊和懼怕，他們除緊繫藏藏四處覓食但求一飽之外，竟忘記了其餘的一切。他們太恐懼了，寧願忍讓故城的廢墟生滿衰草，也不敢有所作為。一直到野狼的出現，吞食人們的屍體，才驚醒了他們，開始作奮鬥的選擇：讓狼群消滅自己呢？還是趕跑狼群，重建家園？這些慘遭摧毀的故城廢墟，就像是昔日肥腴的土地上，一塊抹不去的疤痕。然而歷史上，大地不止一次地給夷為廢墟，却是在廢墟上耕犁，穀物再度生長。游牧民族常視人命猶不及滋養五穀和牲畜的大地，所以便寧願拔除整個城市，讓出一片土壤來。成吉思汗的威力麻痺了整個回教徒反抗的行動，不等他們造成力量，便完全制服和粉碎任何新生的反叛。他不容憐憫和仁慈的。

他曾對諸烏爾罕們說：

「未得吾令，不得待敵寬厚。惟力足以制人，令百姓各安其份。需知敵人雖敗，未必屈服，待其新君，必然懷恨相抗。」

然而，他在戈壁的時候，並未以此度計對待鄰邦，亦未如此殘酷應付中國。臨此回教世界，才顯露出他真是十足的上帝之鞭。他曾痛責拖雷寬免海喇特的居民（Heraut 譯者按：為科拉珊的心臟城。）——只處死一萬名札蘭丁的黨羽。事實証明，海喇特人終於反叛，殺死了蒙古督官。

他處的諸城也蠢蠢欲動，一時爆發了許多反叛行動——就是在札蘭丁，這

位年青的蘇丹向他們疾呼鼓動的時候。不過，不久，大汗的鐵騎便來到了大門，降服了一切。海喇特悲慘的命運並不亞於謀夫城。蒙古人以最可怕的方式撲滅了抗拒的火爐。

不過，情勢仍然顯現着一種真正的危機——便是札蘭丁的復國「聖戰」。(The Jihad 譯者按：意為反對異教徒之宗教戰爭。)

暗地裏，許多虔誠忠貞的回教徒都稱呼蒙古人叫「天殺的」。雖然暴亂的火焰熄滅了下去。回教徒的心中却升起了一種希望，他們有了真正的領袖，雖然城池淪為廢墟，但有他們的札蘭丁——唯有札蘭丁可以團結他們，可以披掛上陣，對抗征服者。不過，蒙古人緊趕不捨地在邊境上追捕他，根本不容他有機會和時間募集軍隊。

夏天挾其熱威再度的來到，汗領着大部份的人馬進入興都庫斯山區(Hindu Kush)避暑，離開焦熱的平地。他讓大軍主力設置休息營地。俘虜來的奴隸則不分貴賤，需參加生產工作，栽培稻麥。這一回不再舉行季節大狩獵了。疾病的蔓延，使得大軍損兵折將了許多。

在此，蒙軍大約可以休息到一個月之久。他們在被征服者的行宮裏，坐在絲質的帳篷下，有突厥族的主公貴人和波斯的回教長老們(amiis)為他們執杯勸飲。並有回教世界中最美麗的婦人，除去了她們的面紗，來獻媚，真教

新疆之旅

(七續完)

第十二章 新疆的過去、現在與將來

新疆的變化和革命動亂

昔日的新疆，乃是獵人、探險家和考古學者的樂園。但由於發生了不可避免的變化，它早已不是這種地方了。那種有秩序的古老新疆省，亦即具有令人尊敬的漢人「按板」(註)們，溫和柔順的維族農民，以及身穿破爛衣服，沉溺於阿芙蓉的中國軍隊之新疆省，已一去不返了。那都是在人生之流中，寂靜而具有吸引力的渣滓沉澱。在古老新疆消失的同時，新疆的安樂而閒散輕鬆的遊覽時代，也成為過去了。

註：新疆地方蒙古維吾爾民衆，稱呼漢人地方長官之名稱，因在帝制時代，西藏、蒙古民衆對漢族駐劄官員，均作如此稱呼，故更為一般所熟知。

新疆省的變化既是革命的，也是進化的。因為它的變化，與亞洲的大部分均有其共同之點。三十年前之中國(係指清末而言——譯者)，和由楊增新所統治的新疆，同為官員具有威嚴，社會具有秩序的國度。在那裏的外國人，假如不是倒霉，而被捲入不負責任的暴亂排外運動浪濤之中，遭受殺害，一般均受

在麥田中形容枯槁，眼光無神的奴役們嘆息，他們只有一些碎布遮身，以抵擋炙熱的陽光。甚至在戰士們命令他們餵狗的時候，還要偷偷的與狗爭食。

粗野的土庫曼人——他們是一群愛搶劫駱駝商隊的強盜——也南下此一山區高原跟蒙古人打起交道來。他們貪婪地注視着堆積在涼棚下待運回戈壁的金銀珠寶。另外則是游牧民族以為非常奇異的內科醫生們來回替病人看病。一些見多識廣的學者則和來自中國的金人辯論不已，徒叫從戈壁來的蒙古戰士覺得滿頭霧水，一知半解，然而他們是並不關心這些問題的。

但對成吉思汗來說，却有處理不完的行政工作。各地的信差不斷來報。有來自俄羅斯草原的速不台的消息，有來自中國的烏爾罕的呈報。(譯者按：此時木華黎承汗命掌理伐金戰事。)汗在此經營東西兩大戰綫的同時，還要顧及與戈壁庫里爾台大會諸汗的連繫。

由於不甚滿意各地的信息，成吉思汗便徵召他中國的顧問，前來興都庫斯山區。(譯者按：長春真人邱處機偕同弟子十九人前往講道，待長春真人東歸後，由其門人李志常撰有「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對此事記之甚詳。)雖然他們必然要飽嘗山嶺與沙漠間的跋涉之苦，但無人報怨。

為打開這條東西之間的大道，汗便設立了驛站(The Yam)，以便於傳遞和交通——這便是十三世紀時亞洲的流星快馬。

臺克曼作
宋念慈譯

到優渥待遇，甚至竟被視為來自另一世界、不可碰觸的半神半人人士。可是現代的中國正處於覺醒的亞洲動亂之中，日趨沸騰。對於日本、歐洲，和美國——真偽交而有之——的輕蔑與侮辱，拚命主張自己權利的中國政府和一般國民，均抱有排外主義的，懷疑、嫉妬與不安。

中國的新時代，開始於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更由繼革命而起的世界大戰而促進。但這一浪潮波及到新疆，還在稍後期間。舊省長楊增新，自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八年的十七年間，把新的動亂排拒於新疆大門之外。直到一九二八年他被暗殺，因革命而引起的變動，纔開始影響新疆。

現在的新疆，和中國內地一樣，也正在逐漸成長之中，一方面正苦惱於思春期的煩悶，同時也像中國全體一時所遭受的一樣，亦由蘇俄的血清深受俄國的影響與接種，而促進其成長。

其後，自一九三一年起到一九三五年止，四年以上時間，新疆深受回教徒內亂的蹂躪。那是兇猛的燒殺劫掠，在一月之間所流的血潮，遠比全中國內亂一年所流的血還要多些。

那是漢族人和東干族之間的決死鬥爭。結果漢人獲得勝利。當我於一九三五年訪問新疆之際，從哈密到喀什噶爾，已毫無東干族勢力的痕跡。

最近情勢已見好轉

據我們離開中國內地之前所聽到的各方傳聞，新疆完全像一個恐怖時代的統治，陰森而憂鬱。在中國沿海地方的貿易中心地點，人們祇要一提到新疆省的名稱，便無不搖頭歎息，表示憂慮。因此，現在決無人敢於冒險犯難，深入這惡名昭彰的地方，一觀其廬山真面目了。

我們瞭解到實際情況未必比事先描寫的更為陰鬱。我們訪問新疆時的情況，比較叛亂時期的混亂，以及前任金樹仁時期的暴政，確已改進很多。如以中亞的標準判斷，內亂告終之後，法律秩序業經稍見恢復，主要道路之上，很少盜賊搶劫之事，行旅相當安全（比較中國各省的旅客要安全得多），溫和而性喜安逸的維民，接受漢族的統治與保護，又重新耕耘五穀、甜瓜、葡萄和棉花了。就這樣，歷史又在中亞重演了。

現在檢討一下漢人最近重新活躍起來與有力焉的諸多因素，第一、可說在與馬仲英的鬥爭中，俄國人給予烏魯木齊的中國當局的援助。倘沒有這項援助，至少它的結果是可疑的。中國人中奇妙的回教徒之東干族，是一種強韌的鬥爭者，過去經常支配着新疆的軍事，但因為他們偏處甘肅和新疆兩省，得不到近代戰爭資料的補給，所以無法與和能從鄰邦蘇俄獲得彈藥，載重車和飛機供應的烏魯木齊當局相抗衡。

俄軍也曾參加了省軍方面的內亂，但我無法斷言在此項軍隊中，是否會含有蘇俄陸軍的正規部隊。斯文赫定博士於一九三四年行抵庫爾勒時，正趕上馬仲英軍向天山南路實行總退却的當中。斯博士在其著書中記載說，從烏魯木齊出發的追擊軍隊，主要是由哥薩克兵所編成（後經證實為蘇俄吉爾吉斯兵的一裝甲團——譯者）（註）。盛世才的前任金樹仁，在叛亂初期，為了抗拒東干並防禦烏魯木齊起見，對於自地方招募而來的白俄傭兵部隊，頗為倚重。此項白俄部隊（新疆省稱之為歸化軍——譯者）現仍為盛軍之一部分。但現在新疆的俄國人，似全在赤色支配之下。據我所聞，蘇俄的正規軍是以阿爾泰軍的委婉暗合名稱，參加了內戰的。無論它是否為蘇俄的正規軍隊，反正俄國人部隊是擊敗馬仲英的主要原因，則無可置疑。

註：請參看 Sven Hedin: Big Horse's Flight

有助於復活漢族統治的諸因素

有助於漢族勝利的第二因素，為一九三三年春，在一最好的時機，一部分比較有力的東北軍來到了烏魯木齊，這部分和日寇交戰而自東三省撤退到鮮卑利亞的軍隊，依照中蘇政府間的協定，經由鮮卑利亞鐵路，運至新疆北部。這項比較訓練良好、且有優越裝備的軍隊，纔是進入新疆的、近代的中國軍之最初的代表者，他們帶給了這塊邊疆領土以軍事的能率，和近代思想之精神。因為這部分東北軍的抵達，乃使烏魯木齊的省政府，大大地增強了威力。

有助於恢復漢族入地位的第三因素，乃為佔新疆省人口之大部分的維族領袖所持的態度。最初，此項動亂，在形式上頗似全體回教徒對漢族入統治的叛亂。可是其後回維兩族之間發生了紛爭（在傳統上是不得不然的），因為後者倒戈投向漢族方面，故無寧說戰爭已帶有了漢回兩族之間，爭奪省政支配權的內亂性質。當一九三五年戰事收平，漢人同時即明顯地採取了安撫維族，且在地方政府與彼等合衷共濟的政策。以往，舉凡縣長或地方的上級官吏和高級武官，一切均由漢回兩族人擔任。但而今，凡維族居住區的縣長，皆由維族人擔任，若干維族要人在地方政府悉與漢人合作。其中有居住於烏魯木齊的和加尼牙孜將軍，喀什的麻木提將軍，以及哈密的覺樂博士將軍。在中國官方，對這一土耳其族，早已取消了地方語言「纏頭」的稱呼，而以畏兀兒（即回紇，在蒙古人之前統治中亞的土耳其民族）相稱了（譯者按：原書此項記載錯誤，所謂「畏兀兒」仍係歷史上名稱，在改用現有名稱「維吾爾」前，一般所通用之名稱為「畏吾兒」）。

蘇俄在新疆的影響

假如眼前統治烏魯木齊之人的背後勢力，不是俄國人而是中國國民政府，則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新疆省的事態，也許並不是不能滿足的。不過，新疆的實際狀況，却充分具有重蹈外蒙覆轍，而成為蘇維埃聯邦一個屬國之虞。若干人——其中日本的情報機關也包括在內——認為這一地方業經陷於這樣命運。可是俄國人究竟是俄國人，它否認對新疆具有任何領土的和政治野心。但是橫跨全世界以共產主義和革命之使徒自居的徒輩們，關於這一點的企圖，平常並不加以隱諱。

祇要沒有特殊情勢介於其間，自地理方面的原因而言，新疆在經濟上，實不得不對蘇俄有所依賴。新疆和俄國佔領的中亞住民，同屬於土耳其族系統。若以連結烏魯木齊和喀什噶爾之中國內地和印度的冗長而費力的路線相比，那麼，它和鄰近的俄領中央亞細亞的交通，是既比較近而又方便的。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很久以前起，俄國的製造業者，業經特別關心中亞市場，由於鄰近的鮮卑利亞和俄領中亞的殖民與發展，俄國和新疆貿易的增加，勢屬必然。蘇俄革命後，和新疆之間的關係中斷（俄國和中國其他地區之間也一樣），一切貿易和交通，於數年之間都隨之斷絕。其間印度與喀什噶爾地方之間的貿易，不但隨着增加起來，即新疆省的產物也大量地運銷到中國內地，由天津再轉口外銷。一九二四年，中國與蘇俄之間，恢復外交關係，並重新設置領館，因此新疆與其鄰人蘇俄領土間的貿易，乃又迅速增加。一九三一年，當時的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樹仁，與蘇俄當局私訂通商協定，公認蘇俄可在新疆省內實行國營貿易：這項協定當時在中國引起了激烈議論，因為它未經中國中央政府認可。而私自締訂，遂成為烏魯木齊者直京間，糾紛的種子。但從新疆省的地理位置看，此地的商人將其土產棉花、羊毛、毛皮與肉類，與其運至中國沿海的遙遠地

方，賣給鄰近的俄國市場，從任何情況來說，也勢難避免。同時，他們依靠俄國和鮮卑利亞的製造業者，以取得自己必需商品的供應，其中尤以布疋、機械類、五金器具之類的大量輸入，實屬迫不得已。

是以新疆在經濟上遭受蘇俄的支配，乃是當然而又當然之事。又如本書第一章所述，此種經濟支配，必將有某種程度的政治影響，隨之而來，勢難避免。此種政治影響，毫無疑義，要看中國中央政府對新疆省支配力量的強弱而增減。

混亂的透視

蘇俄於一九三五年在新疆的勢力，完全佔有壓倒地優勢。但省方的統治者們依然是漢族，而非共產主義者。而他們與內地漢人間的聯繫，縱使業經削弱，但仍繼續存在。設使此種聯繫，一旦斷絕，祇要其他任何事情不摻雜於其間，則終將有被蘇俄併吞之一日。至少，新疆在目前並不是自立的。它終將被中國或蘇俄——也許由日本——所支配。

關於新疆的真相，確已被人誤認到了可怕的程度，透視被遮上了一層陰影。中國內地西北各省，有所謂『紅軍』的，以中國共產主義者為中心之莫斯科使徒的匪賊隊伍，現在仍然具有勢力。中國人之得以與新疆保持聯繫，必須經由陝西、甘肅、綏遠和寧夏等各省。在遠東以對抗在高漲中的布爾雪維克狂潮之堡壘自居的日本人，因為從本身的利害，過於急促在內蒙與華北採取了自信為必要的措施，致使局勢愈益陷於極度混亂。他們一方面反對看自己看做蘇維埃的威脅之事實，但却拼命地向亞洲大陸進攻。可是這是侵害中國主權的事體，另一方面又使中國國民政府完成再造現代化中國的偉大任務，更加困難。新疆省的將來如何，端賴國民政府為達成此項目的，所付出的努力結果如何了。

煽動反英

發生叛亂的當時，在上海會流傳着有關英國在新疆的陰謀與活躍的不實而荒謬的報導與傳說。據說，英國的爪牙正在當地，教唆以在新疆建立回教徒獨立國之意圖，拚命製造叛亂與分裂。這是窮極無聊及英煽動的一部分，在遠東方面，這種煽動波浪，隔些時，時而出現時而消失。對此，一些繪影繪聲的中外記者，不管從新疆西藏或中亞方面，有任何消息傳來，都經常因此種刺激，而恣意地想入非非。

有關新疆的情事，這種宣傳浪潮，全屬子虛。英國的對新政策，和對中國內地各省一樣，目的僅在尋求和平與通商，而且正如這種政策過去是經常如此，很明顯這是使漢人在新疆的統治有利。我們認為這塊新領土停留於中國統治之下，符合英國的利益，在我們的經驗上，迄今為止，新疆一直是中國領土。我們既把中國人看做遠東的鄰人，事實上也有這樣理解。無論發生任何變化，那都將毫無疑義地成為使其他亞洲列強，亦即蘇俄和日本，進展到印度的西北

國境。

英國在新疆的利害與政策

自從革命的作用波及新疆以來，英國的利害關係——此即印度居民的利害與印度新疆間越界貿易的利害之意——正被種種麻煩與囉嗦所困擾。這無疑乃是由於革命的以及『反帝國主義』的煽動，蔓延到新疆所致。

不久以前，中國內地人士正被日夜調教，說英國是壓榨侵吞遠東各國民衆的邪惡帝國主義列強中之大惡魔。但幸因身當英國政策之衝的人士之睿智與忍耐，終使中國人得知了真象。這種真象亦即英國在東亞的根本利益之一，實為促進強大、安定、繁榮、獨立之中國的實現是也。

假如目前新疆民衆，仍懷疑並誤解英國在當地之動機，那我們必須對他們耐心等待。烏魯木齊的政府當局，已不止一次地向我們保證他們的好意和善良意圖。倘這種意圖並未付諸實行，而我們在新疆的英國利益，又遭到不當的處理或差別待遇，或因受到迫害而申述不平的理由，迄仍存在——讓我引述督辦的一句話——那是基於無智和無所理解而使然的吧。因之，祇要我們對政府有所勸告，他們為調整事態，必將努力以赴。

我對盛世才及其同僚的誠意並不置疑。他們一方面視俄國為最大的奧援，同時也希冀與鄰人印度，保持友好關係。可是他們對其屬下的一部分人士所做的『反帝國主義』熱之錯誤領導，並未能加以阻遏——恐迄今為止，並未曾真正努力從事此項工作。新疆的革命騷動，由於西鄰陶醉的意識形態之注入，自然使之愈益趨於沸騰。

英國在新疆的利害關係，特別具有其弱點，因其在新疆恰處於舊『不平等條約』之唯一代表者的情勢。『不平等條約』尚未遭受外來情事的干擾，在過去很久便已改訂了。這種條約迄今仍能維持其效力，這並不是由於英國政府的怠慢。有朝一日如予以改訂，則無論新疆或中國內地各省，對於一切有關方面，都將有坦途可行（註一）。

註：今天中國認為不平的『不平等條約』，乃自十九世紀中葉到末葉，中國與主要國家之間所締結者。在過去一九二六年時，英國曾表明同意改訂條約，但由於中國內部事情，以及和日本之間的紛爭，致改訂工作一直延宕下來。於『不平等條約』根本約款之中，存在看居住於中國的條約國民，超然於中國官員裁判權之外，僅受本國官員審判的治外法權制。居住於新疆，具有英國國民身分的印度人，難處於土著維民之中——往往其一部分係與維民共同生活——故治外法權制不得不發生摩擦與誤解。

中亞高原的誘惑

我會經過訪西藏沙漠、谿谷、華北、西北、蒙古、新疆等中國諸多邊疆地方。我深恐此書竟成我關於亞洲紀行的白鳥之歌——可悲的回憶。蒙古的沙漠地

，它那砂地的平原、肥沃的綠洲，以及巍峨的山嶺，樣樣都有筆難盡述的魅力。隊商和流浪的旅客，從中亞最遠的一端，往返流到另外一端。神秘而富有浪漫性趣的細路，通往北平、庫倫、拉薩、喀什噶爾，彎彎曲曲接續到遙遠地平線的彼方，曾被中亞魅力所吸引的旅客，沒有一人不願再度前往。沙漠上的遊歷，砂子和塵埃，暑熱和酷寒的不快與單調，均被遺忘於腦後，唯餘吸引雲遊四方之人重臨亞洲中心的那種令人難解的魅力，常留記憶之中。

附錄

北平（綏遠）喀什噶爾間的汽車路線指南

這一汽車旅行指南，乃根據一九三五年九、十、十一月，三個月間，利用福特V型八汽缸載重貨車兩輛，自綏遠、經哈密、烏魯木齊、吐魯番，抵達喀什噶爾所作旅行之紀錄而作成。經哈密到烏魯木齊（迂回領濟納河所注入的雙子湖）的距離，為一、五六三哩，自烏魯木齊經吐魯番抵達喀什噶爾的距離，為九八〇哩。自綏遠至喀什噶爾的全程，共計二、五四三哩。這份旅行指南所列舉的距離，乃據福特車速度計之紀錄，高度係依無液氣壓計 Aneroid barometer 之紀錄，自北平直接駕駛汽車出發，雖亦可能，但以平綏之間有鐵路之存在，故如利用火車，則均可自蒙古高原之邊緣，亦即自形成西北隊商貿易的兩大終點，綏遠與張家口，均可駕汽車旅行。做為一個出發點，以綏遠為最好，從那裏出發，可比張家口縮短二百哩的路程，假如從北平出發，則從綏遠走九二哩，便可在這一旅行指南第一旅程之終點的百靈廟，和綏遠路線相會合。自北平經張家口，恰普塞爾（德化）蘇尼特，到百靈廟之距離，約四五〇哩。距北平約三十餘哩的南口，行駛汽車極為困難。由此到張家口之間，有極壞之灰車路，由張家口前行，又有險峻之坡路，通往蒙古高原。自此至百靈廟三〇〇哩之間，概為草原地帶，道路良好。

× 綏遠（厚和浩特、標高三、三〇〇呎）—百靈廟（巴特魯、哈拉克、四、三〇〇呎）間，九六哩。

這一步步往上行走的岩石豁谷地帶，道路極壞，最後終成為峻峻的陡坡。自綏遠行一五哩，達到第一道山口的頂上。自此下降，稍呈陡坡，再經岩石的山溝，而登向長坡。其頂上即為前往蒙古高原的出口。由此前往，均為草原良好道路，但亦有些許砂地與泥地。行二七哩至武川縣。此處有中國駐軍，為一檢查護照之村落。行四五哩，抵召河（錫拉木倫）。渡河時須留意。有河及繞以高牆的城堡，在其背後的臺地上，建有大廟。九六哩到百靈廟（蒙語稱為巴特魯，哈拉克）。它在蒙古中也算最大的寺院之一。廟位於西南的小山為背景，面向東北，走向河岸下坡的斜面上，漢族人的商場就在對過。

百靈廟—烏尼烏蘇（五〇〇呎）間，一六四哩。

最初的五〇哩，是草原上的好路，不久，出至耕作地，抵達漢人經營之農莊，這路逐漸困難起來。行六五哩，抵羊腸子溝多砂的山谷。多為難行的砂地。七五哩，再入起伏的草原。一〇五哩越過佈滿砂子的河床。此處遇雨極為難行，須留意。河之對岸有良好的野營地。東部蒙古草原，從此變成更為荒蕪的地帶，愈往西行，沙漠的景象亦愈為顯著。一一〇哩，穿過由包頭走向外蒙的道路。一二哩處，穿過難行最甚的平原，在距離道路約一哩左右之南山腳下；有一廟宇。這裏雖到處均有難行的沙窩，但還算是中等道路。一三五哩，抵達黑沙圖。有由中國稅卡暨駐軍營房所形成之一群蒙古包小屋（一九三五年）。自包頭及綏遠來此，都成為北行和西行道路的交叉點。出黑沙圖五哩之間，道路登上行走極端困難的砂質豁谷。在一四一哩處上坡完畢，離開走向西南西方善丹廟的幹道。自此道路轉佳，竟有些行走起來非常舒適的處所。在一六四哩處抵達烏尼烏蘇。有小河和幾座漢商蒙古包，以及中國駐軍的小營房（一九三五年）。這一駐軍的營房，在西行的道路上已屬最後一個了。

烏尼烏蘇形成沙漠入口。但是真正的戈壁地方，乃在自此再西行五〇哩處的邊緣開始。這附近也是綏遠與領濟納河間的最高地點。自綏遠至此的距離是二六〇哩。

× 烏尼烏蘇—海雅阿瑪圖（三、〇〇〇呎）間，一二〇哩。

自烏尼烏蘇西行雖仍有駱駝路可通，但汽車交通則不可能了，汽車路在一〇哩之間，要迂回到處叢生着雜草的平原，而與善丹廟（三德廟）的道路相會合（此路在通過丘陵中，因被一叫老虎口的隘路在中途遮斷，無法走得通）。路相當好。在一五〇哩處，西向眺望，但見一片渺茫，眼底盡屬沙漠，已到了高原的邊緣。路是向沙漠下行的。行二〇哩及三二哩處，有湧泉及漢商的蒙古包。約在三五哩處，道路進入了一帶的難砂之中，很多乾涸的河床和非常難走的砂地，隨時出現。在此前三〇哩之間，全屬此種壞路：五〇哩，抵達松島嶺有泉水及漢商帳幕之處。這是新綏汽車公司的一站。於五五哩處轉向西北，離開向西南西行的善丹廟道路，六五哩處沙漠變成堅固，便於行走。更前進數里，到達了巴彥翁順山的山麓和同名的泉水及蒙古包。這座山從遠處看，成了格外顯著的目標。過巴彥翁順不遠，有接連不斷，行走困難的沙丘，汽車路即在梅林根湖的乾湖底之中，或沿其湖岸行走。自拜音溫特爾山（麥稜岡）前或稍過之處，向南轉彎，便可到梅林根湖。沿梅林根湖往西，過幾個沙丘，又走約七八哩到河邊，自此轉向西北西，離開河而進至戈壁高原。（在此附近約八五哩處，在路西窪地之中，有一水質甘美之水井）。

自此更向西北西，除降雨之後，均在良好的戈壁道路繼續前進，在一〇二哩地點；與來自塔口的舊道相合。在一〇五哩處遇到河，這是最初所碰到的河，以後還渡過了數條。河與河之間挾着軟沙地，雨天行走頗為困難。右方為海

雅阿瑪圖山，成為遠方來此之目標。最後，越過高而多有岩石的砂質臺地，走下良好道路而到達了海雅阿瑪圖。這裏有水井和幾座蒙古包，為新綏公司的一個驛站，也是漢人的一個商場，北方一帶為低矮的連山，形成了外蒙邊界（由此至該山僅有一〇哩至一五哩之隔），整個地方適處於荒蕪平原之中。自綏遠至此三八〇哩。

海雅阿瑪圖——班頂陶來蓋（三、二〇〇呎）間，九五哩。

出發後暫時路途良好，不久，忽遭遇到非常難走的砂子地帶。在約二五哩處，在路的南方低窪砂地中，有一井名阿巴頓。過此不久，為避免難行的砂地，離開駱駝路，轉向西北方外蒙邊境。在四六哩處通過銀根井，此井約在路南五哩處，而在路北約一哩處沙丘之間，有一泉水清冽之沼澤。銀根井位於外蒙、綏遠及寧夏邊境接壤之處，據當地蒙民說，新綏公司汽車所探之迂回路線（一九三五年），即在此地數哩處通過外蒙。而外蒙的邊界巡邏隊，即駐於此地北方附近的山中。前途五〇哩之間，沙層困難異常，其中雖也有相當的戈壁地帶，但雨後則變軟。五七哩處再與駱駝站會合。六〇哩有沙子窪地和困難的陡坡，登至陡坡的盡頭，便出至戈壁高原。七〇哩通過水井，自八〇哩處開始，為最難行的沙地，在其盡頭處，成為低丘陵中之一條長長的陡坡，接着幾哩之間是良好的走路，然後又出至荒涼的砂地，如不越過此處，則無法達到漢人的商場，和新綏公司的班頂陶來蓋驛站。此處為自寧夏經由阿拉善，前往外蒙和庫倫道路的交叉點。這段旅程，北方的視野，始終為一帶低矮的連山所遮斷。在連山的另一方，是一塊外蒙古極為優良的草原地方，這些綿亘的丘陵，正排列在戈壁的北端。班頂陶來蓋的水井，隱藏於蒙古包的西方沙丘之麓。水並不太多。燃料，照舊是利用枯乾的桤柳。

由綏遠至此四七五哩。

班頂陶來蓋與外因托魯來（烏蘭愛犁根，二、八〇〇呎）間，一五四哩。

離開班頂陶來蓋，迂回北方沙丘，再轉向西南西，穿越渺茫無際的低地前進。這是一段行走非常困難的沙地難行路。在九哩處，斷崖之下，有雨後極軟的地面（冬季應係好路）。一八哩前有水井，約二十哩處，開始走上丘陵之間，路相當地好。唯在爬丘陵中低的隘路時，有砂坡，尤其二三哩處特為險阻。二七哩，當路向南岔開處，有一井。三〇哩轉西北，出至高原之上。這是平坦礦地上的良好道路。三八哩處為一帶極為難行的沙原，然有水井。由此往前，道路再相當變好，五一哩，在多礦石的平原中，有水井兩眼。（水雖清，然無燃料可用。）雄峙外蒙邊界的連山，又在不遠的北方出現了。車子繼續向西北西開行，進入多數丘陵之中，隨處都有沙地，但走路尚稱良好，六四哩，行抵迭來森、福托克（察罕點禮俗）。此處有幾座漢商蒙古包，和有新綏汽車公司停車場的泉水。自此前行不久，丘陵開闢為平原，道路良好。一道赤黑色的山

嶺，矗立面前，成為顯著目標，八〇哩處，路又轉壞，地多砂石，且峽谷之中有多處被切斷。南向通過山嶺，八八哩抵達野岡井，但無蒙古包。由此一直往前，在山腳下也有一野岡井。九二哩，進入丘陵，此段除爬一峻峻之砂地山坡以外，道路較前為好。九六哩抵達嶺頂，由此再下砂礦的平原。走路頗為良好。坡下為砂子地帶。有好來公井泉，惟無蒙古包。行路狀態雖屬普通，但愈往上走則愈好。在一二一哩處有井，得清水及燃料。此處名為可陶來蓋，為青色小丘之義，是因在井的正南方，有一片顯眼的小山而得名。自此又迂回幾處較高的丘陵，而繼續西行。雖偶有砂地，但行走的情形良好。在一二八哩處進入丘陵，一三二哩出至平原，一三九哩再由折蛇行於丘陵之間，在一四五哩處，再出至平原（凸凹劇烈之路）。一四八哩又入丘陵地帶，此為最後的一段，以後由砂原下降，即出至額濟納河東邊支流附近、白楊之間的外因托魯來（烏蘭愛犁根）。此處有新綏公司的停車場及中國政府的無線電報局（一九三五年）。自出班頂陶來蓋以來，除最初所走的幾哩，道路大都相當良好，亦屢有非常良好之處。

由綏遠至此六一九哩。

註：原著說外因托魯來（Wayin-torei）即相當於烏蘭愛犁根，但據其他調查，下述的烏蘭川井纔與該地相當，外因托魯來實與瓦爾陶來格或巴彥陶勒之文字相當（日譯者註）。

自烏蘭愛犁根迂回額濟納河所注入的雙子湖，至烏蘭川井（三、〇〇〇呎）間，一六五哩。

越過砂原往北，最初的一二哩，在左方看到額濟納河的飄蕩沙丘，路途尚相當良好。

離開一三哩沙丘，便走進隨處生長着茂盛桤柳的渺茫無際之砂礫荒原。自此往前八〇哩的大部分，道路均為極難行走的沙地。在地面沙丘之上，還覆蓋着礫石，在一七哩處，離開湖岸，穿過由鹽覆蓋的低地。更繼續向西北走，於三〇哩處，離索果諾爾，經過了一座隆起於地上的鄂博（註）。六五哩處，於左方二、三哩的那一邊，有一片大水，那就是嘎順諾爾（居延海）了。六七哩，進入低的丘陵之中。在北方地平線上，聳立着一連串的山岳。它位於外蒙境內，據說實際境界，也許比那裏還要近些。在丘陵中曲折西行，由該處再往西北前行，於八五哩處抵達山頂。由此向西北遙望外蒙，在西南方隔一五哩至二〇哩，遙望居延海。先向西北，繼向西北下降，於九五哩處，與庫倫—肅州的駱駝路會合，沿此路轉向南方。至此完成了繞行雙子湖一匝的行程。由此往前，道路大致良好。我們橫貫了有優良道路的平原和舊湖底的一部分，在一〇七哩處抵達一臺地，於是再走過一段小丘，在起伏的沙漠上南行，再轉向東南。自一二五哩至一三五哩，途中多砂，行抵：為額濟納河綠洲邊緣，生有樹木及蘆葦之處。一四〇哩過一水泉，於一四三哩處飄沙丘之間，通過一毀壞的寶塔

。(新綏汽車公司的汽車路不到烏蘭川井，卽由此附近折向西南。)不久，再度進入到處叢生着柳柳的荒蕪地。於一六二哩處行抵由北向西走的庫倫—肅州駱駝路，和由東向西走向的中國內地—新疆駱駝路的交叉點。(此處沙丘上有用枯木做成之望樓，成爲行旅之目標)。從此折而向東，在三哩之間，卽沿波者的駱駝路行走，而達烏蘭川井。有稅卡土屋一，蒙古包一。這是額濟納河西流的西岸。井水含鹽氣。在河水可利用時，則水質佳良。燃料豐富。由中國內地運往新疆、外蒙之雜貨、磚茶，以及其他貨品，在此課稅。

由綏遠至此七九六哩。

註：鄂博爲在蒙古游牧地上，用石疊成，用以表示境界之標識，元爲祭天神地祇之祭壇。（譯註）

烏蘭川井上石板井（四、六〇〇呎）間、一七哩。

自烏蘭川井穿越沙漠平原上的良好道路西進，在三哩處與由南向北的肅州——庫倫駱駝路相交。二〇哩處有沙地與井。（不行經烏蘭川井的新綏汽車公司車隊，自北面抄近路，至此與此路會合。）三五哩抵蘆葦草井的井泉。在有土牆的小房，新綏公司設有汽車停車場。（此處與前此之井水均苦，同時，直至石板井亦再無其他井泉。）出蘆葦井後，又是沙地，但其後道路甚好。在四五哩處降至低地，再登上戈壁上的丘陵之間，道路即在一五哩丘陵之間曲折前進。路途相當良好。六〇哩處，又出至廣大平原。自七〇哩處走進臺地上的粗石地面，有兩個金字塔型的丘陵成了目標。一〇〇哩處，進入礫石沙漠的低丘陵地帶，通過相當良好的平坦山谷，然後上昇而抵達石板井。在接近嶺頂處的丘陵之間，隱藏着一低水泉，這一小丘與在一條直線上的鄂博，形成爲目標。水質好。有新綏公司汽車停車場的蒙古包兩頂。

由綏遠至此九一哩。

石板井—公坡泉（五、六〇〇呎）間，七九哩。

幾乎在一瞬之間越過了山頂嶺道，逕向西南方戈壁平原穿越而行。到處交叉着難行的沙窩，其中之一，正好在五哩之處，有井泉一眼。繞過右方山嶺之後，一〇哩轉而向西。這條路線全程多沙與岩石，行走困難。一六哩處爲越過連山的末端而入山，於隘口稍前之一九哩處，駱駝路轉向右方附近野馬井子有水井的方向離去。因隘路路面過窄，致汽車無法接近此井。二一哩越過沙的荒野，開始向西南下降，不久便與駱駝路會合。數里之間，路途較前爲好。三一哩向西，再折向西北，進入次一山嶺。又是最難行走的沙地。三五哩達隘路頂端，出至傾斜之高原。道路良好，續向西北行走，在四十哩處越過舊湖底。雨天將極難行。自此有起伏不平的戈壁草原，雖到處有軟地，但仍不失爲好路，五二哩，渡有沙的河床，五六哩越沙礫丘陵，六七哩，達全面由礫覆蓋的低地火燒井（坡子泉）。燃料雖可利用，然水質極爲惡劣。繼續橫貫戈壁的良路西行，祇有岩石露出地面之淺丘。丘陵之下，於七九哩處有公坡泉（洪魯城泉？）。

。泉水清冽可口，此處有新綏公司停車場及甘肅省稅卡（蒙古包兩三頂），亦爲通往西南西甘肅省安西之道路，及北往外蒙之路的交叉點。在背後丘陵之上，有一已成廢墟的假喇嘛城砦。自公坡泉起，戈壁的最惡劣地帶，已成過去，此後植物逐漸加多，開始見有駱駝牧草和小的叢草。到處出現甜水泉子，代替了經常苦澀的沙漠井。

由綏遠至此九九〇哩

公坡泉——哈密（標高三、三〇〇呎）間，二〇五哩。

自公坡泉起，道路橫穿戈壁平原，走向西北，最初的一〇哩，爲難行的軟沙地，在前進中繞了無數圈子。終於走出了淺丘地帶，越過起伏的荒野，然後纔走上好路。二〇哩行抵雙井子泉。二四哩有難行的沙地。二七哩，進入迄今剛成正面觀看的山岳。過了主山塊之北，登上峻峻的岩石路，三〇哩行抵六、五〇〇呎的達坂。（附近有野驢和熟知的羚羊。）從此再下坡出至兩個連山的山岳。在此附近，有標識新疆省境界的古代堡壘和望樓。再前進一哩即達省境的要地明水。（由綏遠至此一〇四〇哩。）有毀掉的小屋一幢及泉水一眼（一哩時而涸），一切都處於具有盆地風格的山間高原之上。由此往西北，繼續行走於平坦盆地之上，五三哩，與通往西北方巴爾庫爾（巴里坤）的駱駝路交叉。道路相當良好，惟時時爲乾河所切斷。六〇哩處再有一達坂。標高六、五〇〇呎。（明水高原已及圍繞它的山岳，爲離開額濟納河以來的最高地點，由此達坂往前，道路是逐漸下降到新疆平原的。）沙質的峽谷向山岳的平原張開。哈密北方，山巔積雪的卡爾里克山脈，從此可在西北方遠遠地看到。七〇哩，在乾涸的河床之中，有段難行的沙地綿延數哩之長。七三哩，在乾涸河床之南岸，有一名爲梧桐大泉出水極爲甘甜的泉水。過臺地七四哩處，出至隨處有草木叢生，茫漠無際的戈壁灘。這塊戈壁向西北傾斜，現在正向全貌業經畢露的卡爾里克山的山麓擴展。（到巴爾庫爾的道路，要穿越這道山脈的北方而行。）在這平原上繼續前進（道路非常良好），九三哩達一泉，一二哩，行抵這一斜面的底部，一道乾沙河床。自此越過沙漠，漸次往西北上昇，繞山岳的南麓前進。一一五哩達梧桐窩子泉水。路程直到一三九哩處，依然良好，惟由此往前，則路多岩石，且時時因由山中流出之河流的乾河床所切斷。一四五哩渡河（十月間河寬數碼，水深數呎），一四九哩，抵廟兒溝（或稱廟兒谷）。這是一個位於頂上有回教寺院，非常引人注目的山麓小型綠洲，樹木繁茂。一九三五年時，田園概歸荒廢，居民僅有維族數家。又經過了幾座低矮的山岳，西方又是荒野，但道路向屬良好，一七〇哩出至砂地。自此再向西北繞行，以便避過一棵樹綠洲的難行沙窩。一九〇哩再與駱駝路合，進入耕作地帶。此去仍有一連串的荒野，一九六哩處，與來自肅州及安西的馬車路和電報線（已於一九三五年放棄）會合。一九八哩，進入哈密綠洲外圍，沿馬車路通過耕地，

進入哈密城。二〇五哩抵哈密城中心。

由綏遠至此一、一九五哩。

哈密——七角井子間，一一五哩。

於二、三哩處離開哈密綠洲，由是穿過由蘆葦所覆蓋的草原，向西北方美好的載貨車道路前進。於一八哩、二三哩及三四哩的地點，各有稱為頭堡、二堡、三堡有農園的小綠洲。自三堡進入沙漠。這是有電報線連繫的良好道路。四八哩，達三道嶺（子）（鴨子泉臺）村。右方不斷地是一帶山巔積雪的卡爾里克連山，左方則向茫無際涯的沙漠傾斜。六一哩處有被毀的小屋，七〇哩達聯墩村。自此以後之二〇哩，道路凸凹多岩石，且為上坡。八八哩，達一槐泉，為一化為廢墟的驛站。自這一帶起，有雪峰的卡爾里克山到此斷絕，道路進入丘陵。由此登上卡爾里克山與博格達山之間的天山山脈裂縫。道路良好，九九哩處，越大坡而抵達車輪驛泉。這也是一個化為廢墟的驛站。自此一五哩之間，道路極佳，下降二、〇〇〇呎，達七角井子（角字此地讀如箇）。該地為兩個連山之間，寬廣低沙地上的舊堡壘，位於往古城暨吐魯番道路上的分歧點上。

由綏遠至此一、三一〇哩。

七角井子——古城（奇臺縣，二、〇〇〇呎）間，一二七哩。

往吐魯番的道路由此分歧，走向山岳之中，往古城子的道路，則向西北方進行。遵循後者的路線，行七哩入山。道路多石，但並不太壞，這是一段狹窄而又在山谷中曲折上升的途程，二〇哩抵達大石頭、化為廢墟的驛站。自此再前行一哩，經過一道不太高的歧路（六、七〇〇呎），出至平坦的豁谷高原。道路則穿過這一高原西進。數哩之間道路良好。不久，走向野草稀疏廣闊的草原，徐徐下降。天山的主脈，通過大石頭上面的裂縫，現在則處於我們的左方了。右方是不斷起伏的草原，我們就在這上面，在向下傾斜的情形下，面對着地平線走去。我們在這平原上，約前進四十哩，大部分道路均屬良好。於四三哩及六二哩處，又經過了兩處荒廢的驛站。天山山系的支脈，在前面隆起，八〇哩繞過該處，八四哩，有茉莉河（木壘河）小城市。這是一座縣城。再進四〇餘哩，道路均在舒適的草原中進行，一二七哩，抵達了巨大的漢族人商業城市古城子。這處是由綏遠到此駱駝本道的終點。是縣府的所在地。天山的主脈向南北伸展，博格達烏拉峰聳立於其間。

由綏遠抵此一、四三七哩。

古城子——烏魯木齊（迪化，二、五〇〇呎）間，一二六哩。

自古城子起，最初一〇哩之間，道路在草原之中向西南延伸，正對博格達烏拉峰行進。然後又轉彎向西，經過了幾處有斷樹和漢人農莊的綠洲。綠洲與

綠洲之間，還夾雜着半沙漠性草原。大部分道路均係走中國馬車的壞路，上邊有無數的亂流和灌溉溝渠，有的有橋，有的無橋。二二哩，行抵阜遠縣城，三八哩到三台。過一、二哩後，稍在臺地上草原行走，又達一綠洲，六〇哩，入紫泥泉子街。又有草原與綠洲，八七哩，有阜康縣城。由此再越草原西行，於一〇二哩處轉往南行，下一低丘，出至有耕作農田的平原。一一三哩抵古牧地村，渡河。一一八哩，再進入丘陵之中，過此，則下至烏魯木齊了。迪化市之南，西南及東方，均以巔峰積雪的天山連峯為背景，而位於向北開闊盆地型的豁谷之中。

由綏遠至此一、五六三哩。

烏魯木齊——吐魯番（海面下）間，一一四哩。

出烏魯木齊南關循天山南路的正路，過了一段低的山岡繼續南行。路面高低不平。過一〇哩，遇一烏魯木齊河之支流，在兩個連山之間的荒原上，轉向東南東。這裏已經算是通過了天山的主脈，與在其東方之支脈博格達烏拉之間的迪化隸隙。現在博格達山的位置已在左方了。一三哩處，有被毀的旅店。三六哩，在一小鹹湖之一端，有一村，名柴俄堡。在四〇哩後，渡過在其南流的小河，又過一小鹹湖：五三哩，行抵一小綠洲及達坂城市街。這是到吐魯番途中，唯一愉快的駐車地。五七哩，入山，下向東南及南流的達坂城河峽谷。經為行走汽車而新建的橋樑渡河，五八哩轉向東，通過峽谷的支峽再爬坡上行。六〇哩達坂頂。這是上下都陡的大坡，除了坡上的岩石之外，道路相當良好。六二哩進入達坂河峽谷，即循此前進。六四哩達一破損之旅店，再出峽谷轉而向東，進入低的岡陵。在岡陵中的道路，約行一五哩，除道路有多處較狹外，路面尚屬良好。七一哩抵一毀壞之旅店；過此，向東南分岐者便是通往托克遜的直通路。由此，成為長而舒適的下坡，通過由岡陵圍繞的荒涼戈壁。戈壁上雖有很多軟地，但道路尚稱良好。八一哩抵一破壞的旅店。有水有牧草（三個泉子）。至此，沙漠開闢為砂礫平原，道路由此平原上穿過。道路相當良好，天山山脈系在左方，低的岡陵不斷地出現於右方。九九哩出至有一幢小房及有流水之處，由此再行三哩，離開馬車路和電報線路（為躲避沙地），向南繞過岡陵。下坡陡峻，俯瞰吐魯番低地，風景幽美。一〇七哩，達一邊鄙的小綠洲，一二哩往上爬行，一一四哩行抵維族市街的吐魯番。吐魯番位於俯瞰低地的臺地邊緣。最後的幾哩，路面塵埃蔽天，馬車道路極難行走。吐魯番有兩座城，其一為舊城，乃維族商業區，另一個是在西的新城。為商店機關學校所在地。

吐魯番——托克遜（海面下）間，三〇哩。

二哩，下平原，穿越沙漠，七哩，抵一村及小綠洲。至此與來自達坂城的道路分離，轉向西南西，開始雖為沙漠，俄而成為很多叢生的草原，一直延

續到托克遜。二五哩抵達托克遜綠洲的外圍，這段貨車路車轍很深，大部分道路均屬凸凹不平。

托克遜是個小縣，在這一維族綠洲的中心地，又回到天山南路的正路。在吐魯番繞越轆子，共走了二五哩轆路。

自烏魯木齊經吐魯番至此，一四四哩。

托克遜——喀喇沙爾（焉耆縣三、三〇〇呎）間，一五二哩。

行經托克遜綠洲外邊的四哩之間，均為壞馬車路，行走之間，雖因高低不平而顛簸仍甚，但亦有時稍為緩和，車子在多石的沙漠上，向南方的山岳前行。於一二哩處入山，這是一段爬登狹窄而曲折之峽谷河床的壞路。二七哩行抵阿爾格泉具有破敗旅店，和優良飲水之處。行經此處之後，前面立即有非常狹窄而險惡的兩處峽谷，道路是在岩塊之上與玉石之間鑲縫向上急進。（此為烏魯木齊與喀什噶爾間的最難行處所。）在重疊的岩石之間鑲縫上行，峽谷終於開展為平坦的山澗，道路亦隨之轉好。三六哩抵隘路的頂上（五、六〇〇呎），由此行經平坦的谷地而南，然後再向東南緩慢下行，道路良好。五〇哩，過一毀壞之旅舍。四八哩出至廣闊的沙漠，五七哩達庫木什一小村。旅店不祇一個。（此處為平分全程的最好半途。）在水平一樣的沙漠良好道路上繼續西行，七二哩，道路折往南方，又經曲折的山澗入山。隨處都有相當困難的沙漠。七五哩有毀壞的旅店，至此山澗轉為開闊平坦，通往西方。七八哩過一坡，然後出至開闊的荒蕪高原。道路也在這高原上向西伸展。道路良好，逐漸下行。九〇哩又過一毀壞的旅店，一〇六哩渡河（無橋，蓋恐費事？），抵達位於河畔耕種了農作物的綠洲之中的烏沙克塔勒市集村莊。再過一段荒蕪地段，於一一五哩處，又抵一有田圃和村落的綠洲。自此，除各處沙漠外，道路均轉好，並挨次走過了荒蕪地段，繁茂的叢林，生有駱駝食用牧草的平原和耕作的田地。一二八哩，達一村莊，此處又有荒地 and 耕地，渡過了無數的灌溉溝渠，然後於一五二哩到了喀喇沙爾。

祇要越過了托克遜峽谷，這一階程大部分的道路均屬良好，但到烏沙克塔勒，燃料非常缺乏。

自烏魯木齊經吐魯番，二九六哩。

喀喇沙爾——庫車（三、五〇〇呎）間，二一一哩。

自喀喇沙爾南行，必須渡過寬約二百碼的大河。在春、夏、秋三季，汽車可利用渡船擺渡，但冬季則可在冰上行走。至於初冬（十一月半左右），恰在開始結凍數日之間，以及初春開始解凍的數日間，渡河則全無可能。

出喀喇沙爾必須立即渡河，對岸有一有旅店的村落。自此，惡劣的馬車路向西兩生有駱駝牧草的草原走去，九哩行抵四十里城村。過此村落後，進入沙漠地帶。一八哩，越臺地，下坡路愈益良好，穿過沙漠後，於二四哩處，前面

為橫亘東西之山脈，在其山腳下有一道清冽的急流。道路即沿此河（此為一度注入博斯騰湖後之喀喇沙爾河）穿越曲折如畫的峽谷，而行走於山岳之中。到處有農莊，可以獵取的小鳥群集飛翔，山間的人行道，亦便於行走。二九哩，抵有軍隊駐防的堡壘前（「前」應為「鐵」——譯者）門關，在此，因為採取近路的關係，故離開河岸而入山，行一、二哩，再與谷合。緊接着於三一哩處，離開南流的河水，轉而西行，又折往西南而越一岡陵，走下沙漠直奔庫爾勒綠洲。三三哩行抵綠洲邊緣。正路還在此南約一哩的庫爾勒市街，車隊未開入，即沿綠洲邊緣，折而向西。綠洲左右，右方則為沙漠及山脈。路好，四八哩達上河地市集。庫爾勒綠洲到此為止（其所以如此說，乃因喀喇沙爾河由此能向南流也），道路在荒地上西進。隨處有沙地，七哩抵查爾赤耕作地及市八雜村。九哩處又有一小綠洲和村莊（依什嗎）。九八哩有一帶行走困難的沙地，一〇一哩，行抵耕作地及八雜村車馬。在此等綠洲中間，有沙漠及繁茂的農林地帶。道路相當良好。一一八哩，達英吉沙爾八雜村。這是一個相當大的綠洲中心點，也是一個適當的中間轉運站，由此到庫車九三哩，道路時而通過狹窄的農耕地帶，時而又通過荒野。在耕作地帶上行走，必須越過無數的灌溉溝渠，一般的道路都很壞，但在荒蕪地帶則相當良好。出英吉沙爾數哩之間，土地為沼澤性，雨天或春季解凍時，則非常惡劣，行進中漸漸轉佳。一四〇哩，行抵直徑約一〇哩左右的大綠洲中心地布告爾（輪臺縣）。

這塊綠洲的道路，大概均壞。一五七哩渡荒蕪地帶中之河流，一六五哩處，又抵達一有流水的小綠洲村（英吉阿巴特）。一七六哩處，在荒野中軟沙地長約一、二哩，一七八哩抵耕地及求爾阿巴特村。一九三哩，過一相當大的八雜市村（雅喀阿爾克），過此以往，荒蕪地帶漸少，樹木與耕地不絕於途。二〇二哩與二〇五哩處渡河，二〇六哩有一帶沙地，二〇八哩入庫車綠洲。由寬廣的公路經郊外而進入庫車縣城。此處是天山南路的最大市場之一，它約位於烏魯木齊與喀什噶爾的中途。

由烏魯木齊經吐魯番至此，五〇七哩。

庫車——阿克蘇新城（三、四〇〇呎）間，一七六哩。

出庫車向西北方的山岳進發，於六哩處入山，砂質的山谷，愈昇愈狹，最後終成為峽谷。一五哩處，山谷稍形開闊，順狹窄的巖石隘路，摸索前進，坡度漸緩，雖不免處處多石，但道路尚稱良好，三七哩抵河色爾（又二二）八雜村。自庫車出發以來，除途中遇到過一間破敗的小屋外，這還是最初的宿站。出河色爾，渡河，循凸凹不平的道路，西向行走耕作地帶，四七哩達賽里木村，過此有一短暫時間的難行沙地帶，最後，砂地和有無數溝渠的耕作地帶，都隨着壞路前進。六九哩，抵拜城縣縣城。出拜城縣哩路轉壞，越多石的河床和流水與沼澤地帶前進。七六哩處，有荒蕪地，八二哩有耕地，九四哩，渡過

寬約半哩，河床上多石，並成爲數條分流的小河。一〇〇哩，抵喀喀阿里克八維村。至此，道路已離開耕作地帶，向荒蕪的山崗上行，道路是良好的。一〇四哩行抵達坂，走下隘路，不久便下至岡陵中的良好道路。一〇九哩處有一沙漠旅店，由此再經過一段沙漠，一一三哩處又進入山崗，然後是一段下行的長坡，道路相當良好。仍續向下行，一一九哩，車子進入砂岩山岳，狹窄而曲折的峽谷之中，道路好。一二二哩，出至沙漠平原，一二九哩，向一慢坡上升。路雖多砂，但尚可行。一三三哩達一陡坡，向平原的一面，呈一峻峻的砂質下坡，一三四哩，抵喀拉玉爾滾耕地和村莊。隨後是砂質的荒蕪地，道路尚稱良好。不久，爬一坡，到處都有難行之處。一四一哩，走至坡的盡頭，前面是水平的荒蕪地，便於行走。一四一哩，一四二哩及一四五哩，渡過祇有砂子的河。當行近札木（臺）的八維村時，又遭遇到難行的沙窩。一四七哩處行抵札木。渡河。有橋樑兩座。由此則爲行經農耕地帶的壞路。數哩之間，既多砂復有無數渠溝。過一六〇哩後，逐漸轉佳。一六七哩處，有一急坡通往河床而下，旋改爲向上爬行，一六八哩達阿克蘇的老城溫宿縣市街，循良好道路下行，一七六哩抵達阿克蘇新城（阿克蘇縣），現在這是一個獨立的縣分。

在這一階程之中，到河色爾（三七哩）道路良好，由此到雅喀阿里克（一〇〇哩的地點）的道路不佳，由此到喀拉玉爾滾（一三四哩），尚屬可行，至一六〇哩無好路，其餘則遠爲優良。

由烏魯木齊經吐魯番，六八三哩。

阿克蘇—瑪喇爾巴什（巴楚縣，三、三〇〇呎）間，一四七哩。

出阿克蘇新城南行，渡過即在城外的交流。河上有橋，四哩抵阿克蘇河。寬有一哩的河床上，河水分成幾條支流。副流在十一月時深約一呎內外，可以徒涉，本流上由於一九三五年建造的橋樑一座，可資以渡河，但因造橋工作惡劣，並不適於汽車交通。（同時，河上亦有渡船，渡河者乘船既比較安全，亦較快速。）方向向南，再轉西南，三〇哩之間，均在耕作地帶行走。大部分道路均屬寬廣，路旁均有樹木，壞路亦有數處，通體都因無數溝渠，而使進程頗受妨礙。一〇哩有一小村，一八哩，一大河上有數座橋樑甚佳，渡過後，水田之間續有濕地，二〇哩有一小市集村落，過此則又爲壞砂地。二五哩及三一哩等，有小八維村。三二哩，耕作地帶到此爲止，道路進入多砂之荒蕪地。自此四〇哩間，道路相當良好，很多處路面甚爲堅固，三五—三六哩，五七一—五

飲水思源旅遊抒感

六十四年十月二日，是中興學術研究社組織旅行團，以兩天的行程，到中

八哩，六九一七〇哩，有難行的砂地，三九哩及四七哩有沙漠旅店，五七哩有一毫無生氣並已化爲廢墟的市街齊藍臺。七三哩及八二哩處亦有沙漠旅店。自七十五哩起約二〇數哩之間，有非常難行之砂子地帶。八六哩處，有一名叫雅嘎呼都克（十台）的小市集村，九三哩有村落。九六哩，砂地帶的最難處所完了，道路亦隨之轉佳。九七哩，在荒蕪地中又有一小村。一〇三哩進入耕作地帶。有農莊，道路尚佳。一一二哩抵一名叫圖木舒克（九台）之八維村。還繼續有耕作地，但也處處夾雜着荒蕪地。道路相當良好，越一二二哩，行道小村莊，轉向西方繞道一段低矮山崗的山麓，道路進入叢生蘆葦之類的草原，數哩之間甚爲難行。一三〇哩抵達察巴格（八台）八維市場村。過此，道路再進入荒蕪地，凸凹不平，頗爲難行。一三七哩達田野，相當好的道路，一直延續到瑪喇爾巴什。

在這一階程，起初的三〇哩，行走頗費工夫，其次的四十五哩之間，則頗爲輕鬆，自此以後二〇哩爲壞砂地，殘餘的路程，道路時好時壞，但亦有相當良好部分。

自烏魯木齊經由吐魯番八三〇哩。

瑪喇爾巴什—喀什噶爾舊城（四、〇〇〇呎）間，一五〇哩。

通過良好道路出瑪喇爾巴什，五哩達荒蕪地。自一〇哩至二〇哩之間爲最難行的砂地。三〇哩有一破陋的旅店。三七哩行抵一有少許耕地及小市場村莊（通干瑪札爾）。自此有難行的砂地，尤以四一哩處爲甚。四二哩處又有耕作地，道路良好，四七哩行抵沃爾德里克。由此往前四〇哩之間，道路進入可怕的沙漠之中，上下顛簸特甚，爲一處最壞的道路。六四哩、六九哩及七四哩等，爲有旅店或小村落。九〇哩沙漠告終，九一哩抵英阿瓦特村，由此往前，除隨處有沼澤性地帶外，道路良好，在抵達喀什噶爾的剩餘大部分河流之上，都有橋樑，車輛就在這樣的綠洲地帶通行。一六四哩抵伽師縣（牌素巴特 Lehiabad），一一哩有一小八維村，一二六哩有雅滿雅爾八維村。一三四哩亦有八維村，一四四哩，抵喀什噶爾新城（疏勒），一五〇哩抵喀什噶爾舊城（疏附）外的英國總領事館。

這一階程的道路，起初的九〇哩之間，很壞，甚至很有些險惡之處，最後的六〇哩尚屬良好。

由烏魯木齊經吐魯番到此爲九八〇哩。

（全文完）

胡格金台

南部旅遊。對七、八、九數月的炎熱中渡過都市生活的人來說，此時旅遊實在

是散心消暑的好活動。是日晨八時三十分鐘由北市中山堂前面廣場出發，正值晴空萬里、秋陽照耀的好天氣，即見公路兩側的綠色的稻禾與蔚藍的天空上下相輝映。駛入高速公路時，平坦寬闊的路面，新穎氣派的路標，實在合乎國際標準的現代化建築，預示着我國正邁向開發中國家之林，不勝爲之振奮。過午時駛抵彰化八卦山遊覽。即見八卦山上大佛像高坐於山頂，佛像東南角有高塔矗立，佛像背後正在施工的龐大建築物，完工後定必壯觀。其他佛像左右兩側的房舍以及前面的遊樂場所都很雅觀。

一時半左右到市區中興餐廳午餐，繼續趕路向台南進發，駛過西螺橋後，開始下雨，行至可口奶滋花園停車稍息後，繼續駛向台南，晚六時餘到達台南時天已變黑，然仍按照預定計畫，先到平安堡再到赤崁樓，看此兩座歷史性古蹟。然因都無照明設備，只在模糊中望望而已，安平港更難看到，只好在與緻未盡的情況下來到台南大飯店下榻、用餐、過夜。因未看夠著名的古蹟，仍感心猶未足，故於翌晨將預定八時出發的時間提早爲七時三十分鐘，全體再到赤崁樓看了一遍，並聽到鄭成功當年包圍此地，趕走荷蘭人的英勇事蹟，感動之下略寫如下：

當民族英雄鄭成功爲抗清復明，揮師北伐進攻南京受挫後即退守金廈兩島。惟因兵多糧少，如爲福建都督李率泰圍攻，勢難持久，遂於永曆十五年二月初一日，鄭成功在金門祭江出師；三月二十三日中午，成功的舟師一齊開出料羅港口，經澎湖直奔台灣，一隊開往赤城，一隊在北線尾登陸，一隊停在北線尾外面。荷蘭長官揆一，喝令守兵開炮，但無效，即開始海戰，荷兵大部死亡。揆一派人求和，要求鄭成功撤兵；其所提條件：「荷蘭賠償軍費，增加每年進貢的金額。」如鄭不撤兵即割讓赤崁。三要求鄭成功准許荷蘭人出入赤崁取水，採購糧食。四否則荷軍死守熱蘭遮城。鄭答覆稱：「荷蘭人如把整個台灣交還我，我就准許荷蘭人把公私財產都搬回去，如不肯，我便下令攻擊。如此經九個月的拉鋸式炮戰後，揆一正式投降，把台灣交給鄭成功，帶其全體荷蘭人回到巴達維亞，至此荷蘭人的統治台灣三十年歲月告一結束。鄭成功驅走荷蘭人後聽到永曆帝在緬甸爲吳三桂殺害，及其父芝龍亦在寧古塔遇害的消息後，在此國難家仇雙重精神打擊下，悲憤成疾，終于不起了。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清將施琅來攻台灣，鄭成功的世孫鄭克塽投清後，康熙帝下詔說：「鄭成功是明室遺臣，非清之亂臣賊子也」，派官員護送鄭成功父子的靈柩回去大陸，安葬於鄭成功的故鄉南安縣石井鄉康店。此乃康熙帝固然佩服鄭成功的對明忠貞，但另一方面可能暗中感激鄭成功自台灣驅走荷蘭人，實有助於清廷的取得台灣。因爲假如當年鄭成功不打垮荷蘭長官揆一，則荷蘭人進一步增加兵力，堅守台灣，清廷未必打敗荷蘭人。因此鄭成功的奪回台灣，雖爲其長期抗清作基地

，但由於鄭克塽投清，清廷不費力取得台灣，此即康熙對鄭成功既佩服又感激者也。但由於清廷與日作戰敗北，將此一寶島割讓於日本，實令人痛心。日本雖奪得台灣土地，但未得台灣的人心，因此日治時期，台胞有志之士前仆後繼起而抗日，並赴中國大陸，從事抗日運動，或參加抗戰行列者，實由鄭成功民族英雄精神，深印於台胞的心靈深處而形成不可抗的無形力量所致也。

本旅行團再次看完赤崁樓後，因時間所限，未能再去安平堡，直向曾文水庫進發，汽車所經之處，公路兩側林蔭並不綿延不斷外，還有大大小小的雜樹叢與五顏六色芬芳花草，滿山遍野，進入高山深谷後，峰迴路轉，進行方向，忽東忽西，忽南忽北，現出各樣的溪光水色。馳至曾文水庫辦事處後，在該處人員迎接下，本團旅友進入該處大廳，聽取簡報並看水庫工程施工情況的紀錄影片，該工程的浩大與艱鉅情形實令人感歎不置，影片中忽然看到總統蔣公生前在蔣經國先生陪同下蒞臨工地巡視並面示一切注意事項的鏡頭，不禁萬感交集。簡報中又說：自從總統蔣公駕臨本工地後，所有的工程人員，都以歡欣鼓舞的心情，加倍努力，使工程如預期時限順利完成等語。這話更引起追思。他老人家繼承國父遺志後，東征北伐，勦匪抗戰，無時不在以救國救民而盡心竭力，鞠躬盡瘁的事蹟。尤其在抗戰正在慘烈進行之時，即於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開羅會議時，大力爭回台灣仍歸祖國懷抱。由於此決議，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時，台灣同胞乃得順利地回到祖國懷抱重見天日，擺脫了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政府播遷台灣後，在總統蔣公的英明領導下，政治修明，百廢俱興，政經、軍事、文教、都突飛猛進，社會秩序井然，地方安寧，人民豐衣足食，安和樂利，成爲三民主義的模範省。

水庫對灌溉、發電、給水、防洪等的效益都收到預期的效果，尤其防洪方面更發揮了極大的效能，例如今年（六十四年）八月三日妮娜颱風過境之際，雖帶來暴雨和洪水，幸經曾文水庫的攔蓄，抑制及延滯後使洪水安全入海，堤防及兩岸農田均未遭受任何災害。閱完紀錄片，轉往曾文水庫現場參觀，其範圍之大，蓄水之深，實超過石門水庫。該廠設於水庫邊的高山下，設有發電廠，工程之大，設備之全，實歎爲觀止。曾文水庫的大貢獻，實令人興奮，但如無台灣的光復，何來水庫？如無水庫，何來水源？飲水思源，此皆由於蔣公德配天地，恩同造化的偉大精神所致耳。蔣公遺囑中告訴我們：「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諸葛亮出師表中曾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但蔣公「鞠躬盡瘁，殫而不已」也。願吾人遵從蔣公遺訓，努力建設台灣，光復國土，以慰在天之靈。已而本團道別水庫人員，直回台北，各自準備迎接光輝的雙十國慶及台灣光復三十週年的大紀念日。

中國邊政協會六十四年年會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時。

地點：立法院第二會議室。

出席會員：（詳簽名簿）。

主席：許理事長占魁

紀錄：李憲章

一、主席致詞：

許理事長占魁：

崔委員長、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今天我們中國邊政協會一年一度的全體會員大會，首先由本人來向各位講幾句話之後，再請李總幹事啓元就這一年來的業務向各位作一個詳細的報告。

兄弟擔任理事長，在這一年之中是非常之慚愧，沒有任何的表現，特別向各位表示歉意。我們中國邊政協會是一個特殊的人民團體，各位會員在精神方面的表現是非常之良好。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在台灣來研究邊疆政治的問題，每個人要是沒有一個特殊的認識和瞭解，對邊疆問題是無法來研究的。有些人認為我們今天在台灣來研究邊疆政治問題好像是太遙遠太空洞。我們本會會員對於研究邊疆問題，不但不認為遙遠空洞，而且具有很深切的瞭解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現在全國的民衆，以及有關機關和學校團體，都希望將我們所瞭解的，由本會來傳播出去，使大家的思想能夠溝通，使每個人都能瞭解到邊疆政治問題的重要，並不遙遠，也不空洞。回憶當年我們在創立「中國邊政協會」之初是非常之艱苦，承各位會員極力支持，會務得以逐漸發展，最感欣慰的是新會員不斷踴躍參加，這正表示大家對邊疆政治問題是非常之重視。因我們中國的邊疆很大，不要以為我們今天暫居在台灣，將大陸丟了二十多年，就認為邊疆問題不重要，愈是這樣邊疆問題愈是重要，因為我們每個人都相信中國大陸是我們的，重建中國大陸的責任一定是落在我們中國人的身上，尤其年輕的人是更有這種責任和抱負，我們要將這個思想傳播給每個青年，讓他有了這種思想之後，將來才能擔負起這種責任。美國雖我們中國大陸雖很遙遠，但對我們中國大陸卻念念不忘，現在美國有七八所大學裡都設有研究中國邊疆的學科。蘇聯這個國家更不用說，因為它與我們中國大陸為鄰，更有佔領我們領土的野心，所以更不遺餘力地來研究我們中國邊疆的問題。我們的中央政府，今天雖然是暫時遷在台灣，但對大陸的責任未曾放棄，因為邊疆方面是最容易遭受到帝國主義的侵略，像西藏在過去曾被英國集團國家所侵略，蒙古和東北也曾被蘇聯和日本帝國主義所

侵略，到現在對我們的邊疆仍沒有死心。我們是中國人，就要負起中華民國國民的責任，對大陸上的問題要去多多研究。從歷史上來看，內憂外患，多少年來，與邊疆都有很大的關係，我們中華民國是一個大國，可是有許多國民對邊疆的重要性和各種情況，在思想上始終還沒有溝通，也沒有瞭解。甚至於有很多中國人認為蒙古、西藏和新疆都是外國，蒙古民族和西藏民族，是一種異族，這也很難怪，因我們國家在內憂外患之中這麼多年，始終沒有安定下來，故對邊疆始終沒有決定一個有效的行政政策去實行。由於大家在這個思想方面尚未溝通，情況也不太瞭解，這個宣導的責任就落在本會的身上。本會成立的宗旨，是希望各位會員就自己所學來貢獻國家與社會，這完全是一種義務而沒有權利，盡國民一份子的力量，來從事一般人所沒有注意到的事情，如果沒有一些熱心的人士來負責研究的話，一旦我們中國大陸完全統一之後，關於這類的知識，這類的思想，這類的人才，屆時就會感到很缺乏，一時就來不及了。像在過去沒有辦法的時候，只有到圖書館去抄舊書，與邊疆現實的情況完全脫節。關於研究邊疆方面的書籍是非常之多，除了外國有許多國家的書籍較新之外，本國方面的書籍，多是前幾十年的記載，已時過境遷。今天有許多熱心的人士要想研究中國邊疆的問題，反而要到外國圖書館裡去找資料，本國的資料都是過去而不合現狀。因此，我們今天雖然是在台灣，來研究邊疆的問題，並不遙遠，也不空洞，而是一個很有意義重大的工作，在座的諸位先生所瞭解的比我是太多了，我僅僅是提出個人這一點淺見，希望各位指教，謝謝！

二、來賓致詞：

崔委員長垂言：

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貴會召開年會，垂言有機會來參加，聽聽各位的高見，是非常之榮幸，本人沒有想講話，所以，我在事前就曾向理事長說過，我今天不講話，可是現在還是我來講話，我也沒有什麼好的意見來提供各位參考，因為我們從事蒙藏行政工作的方針，各位是在對蒙藏問題研究的結果，以此來作為我們行政工作的方針。所以，各位是在出題目，我們是在答卷子，那麼我的話也就是無從說起。但既然我來說話，我提出一個希望，就是為了將來能推展我們在邊疆方面的行政工作，一定要請各位加強認真的來從事研究的工作，否則，我們就沒有辦法來做。

關於研究方面的工作，剛才主席也曾經提到過，不管是在美國或者是在

歐洲，有許多國家對於我們邊疆的問題會有很多的研究，在我們國內目前左政大設有一個「民族社會學系」，邊政研究所也在進行研究，我們還要進一步的使大家共同努力的來求發展。我們來從事這個研究工作，一定要邀約歐美各國學者專家共同來研究這個問題。因為有許多學者專家在從事這個研究時，只是憑學術理論，而沒有一個真正切身之感，並且有許多地方他們所說不完全是對的。所以，我們這個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要能切合實際，研究出來的結果，將我們將來的邊疆能建設到一個什麼程度？我站在從事蒙藏行政工作的立場上有這樣一個希望和請求，希望各位先生加強研究，以作為我們從事蒙藏行政工作者的一個指針，謝謝各位。

三、工作報告：

李總幹事啓元：

主席、崔委員長、各位小姐、各位先生：本會在這一年來，從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今天剛好是一整年，在這一年之中，承行政院蒙藏委員會的支持，雖然沒有做很多的工作，但也盡了我們的力量做了不少的事情，謹就這一年來的工作報告如下：

第一、自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選之後，一共開了五次常務理事聯席會議，第一次會議是關於人事方面的安排，第二、三、四次會議，完全是着重在研究邊政有關的問題，和處理去年年會交辦的案件。

第二、本會爲了團結邊疆各族同胞，研究邊疆邊政問題，編有一個「中國邊政季刊」，在這一年中出版了四期，即第四十九期、第五十期、第五十一期和第五十二期，每期印一千份，按時出刊，分送國內外大學及著名的圖書館和國外圖書館，完全免費贈送。過去我們曾經考慮想賣錢，後來決定免費贈閱。這個刊物的內容是在逐步改進擴充之中，經過常務理事聯席會議決定，希望在今年能增加兩欄：一欄是人事動態。一欄是蒙藏匪情。想就這兩方面有所報導，請各位會員先生多多的提供資料，否則，沒有資料這兩欄就無法報導。

第三、在今年我們國家裡發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總統 蔣公於四月五日崩逝以後，我們中國邊政協會，和中國邊政雜誌社當時就致電蔣院長，轉請蔣夫人節哀順變，爲國珍重。並且由中國邊政協會和中國邊政雜誌社各送輓聯一幅。到四月底緊跟着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推舉蔣院長擔任主席，中央領導有人，應該祝賀，我們中國邊政協會也曾去電致賀，並擁護蔣主席的領導。這些輓聯和代電的文字都已刊登在中國邊政第五十期。

第四、去年年會交下來的有三個案子：第一案是一周理事開福建議本會今後對邊疆語文多加研究或開辦邊疆語文案。」這個案子會經常務理事聯席會議討論過兩次，因爲我們是一個民衆團體，又沒有固定的地點，人才、教材、經費等等都有困難。所以，在第一次常務理事聯席會議議決：「本案與教

員教材經費有關，請研究委員會提出可行的辦法。」第二次常務理事聯席會議再三討論之後，大家認爲既然有種種困難無法克服，就想到，在本會會員辦有一個蒙文進修班，從三十九年創辦以來至今有二十多年，成績是相當的不錯，如果能夠獎勵該蒙文進修班，也是達成這個提案的辦法。所以，大家認爲這個蒙文進修班既是由德古來先生主持，德先生也是本會會員。加以，本會的常務理事 胡格金台和會員包克、起慕德思仁這幾位先生都是該班的老師，成績很好，我們應該有一點獎勵和鼓勵。決定由本會致送三千元，發給該班品學兼優的學生作爲獎學金，這三千元我們已經送去，該班也已來函致謝。這是我們對第一案的處理情形。第二案是「周理事開福建議本會出版蒙、藏、維文叢書或以蒙、藏、維文印行中國邊政版案。」這個案子也會提理監事聯席會議討論過兩次，所感到困難之處：(一)要有專門人才。(二)排版印刷有很多的困難。(三)我們所翻譯的資料是否只限於現在「中國邊政季刊」的資料？這許多都是需要考慮的。因本會是一個人民團體，在財力負荷上困難太多，經過兩次會議的研究，這些困難在目前都無法克服，因此決議：(一)本案涉及專門人才排印技術資料價值財力負荷及編輯困難，須從長研議。(二)總統 蔣公遺囑及十屆臨全會宣言，俟蒙藏委員會譯成邊疆各族文字後，由中國邊政刊出。這也是一個補救的辦法。第三案是「周理事開福建議擬請有關主管機關轉飭學術機構設置邊疆語文獎學金案。」這個案理監事聯席會議也曾討論過兩次，經研究委員會研擬參考意見，由新任理事長和常務理事，商請行政院國科會，能不能想一個辦法？至今尚未答覆。我們知道過去蒙藏委員會對於政大邊政系是有獎學金的。聽說政大邊政系改爲民族社會學系之後，獎學金就沒有了，理事長也曾經與蒙藏委員會去接過頭，希望能恢復這個獎學金，現在正考慮中，還沒有結果。

第五、最近選舉增額立法委員，我們已開會決議通知全體會員，發動自己的家族、親友和鄰居，在十月二十日一定要踴躍前往投票。

第六、在上屆理事會尚未完成的工作，交由下屆來繼續進行者：(一)是編印蒙、藏、維文字典的計劃。關於這件事情開過好幾次的常務理事聯席會議，最後決議：請哈戴楚倫和阿不都拉兩位先生分別負責蒙文和維文編印的計劃，請歐陽無畏先生負責藏文編印的計劃，現在蒙文和維文的編印計劃都寫好了，已送請政治大學審核去了，經審核通過之後，再由政大轉送行政院國科會申請補助。本來阿不都拉克先生會與國科會有關人員洽談得差不多了，但因國科會人事變動，新任經辦人不接頭，政大將這個計劃送去之後，他們認爲這個編印計劃不是研究計劃。非研究計劃的案子，國科會向來是不補助的。因此，這件事情請下屆理事會另行設法進行。(二)是邊疆社會組織民情風俗座談會，蒙古部份在去年已經是舉行過了，新疆和西藏這兩部份，在本屆就應該來舉行的，但經理監事聯席會議一再的討論計劃

，因主講人老是不能確定。所以，這兩部份座談會也就遲遲未能舉行。後來許理事長提出一個建議：在政大有一門「中國邊疆專題研究」的課程，也是算學分的，由學生自由選讀，所有的講師和科系的老師都是本會會員，課程的內容與邊疆社會組織座談會差不多。因此，經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這兩部份座談會暫不舉行，俟下年度如果有適當的主講人再繼續舉行。

第七、是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已經計劃好了，要辦而還未辦，希望下屆能夠去辦的事情如下：

(一)即現在所有政大邊政系、民族社會學系和邊政研究所，這些畢業生的出路問題，也就是如何鼓勵邊政人才就業案，討論兩次之後，決定了三項辦法：(1)現行有關法律，有蒙藏邊區人員任用條例。蒙藏委員會也曾頒布了二種單行辦法，即蒙藏工作人員獎勵辦法與有志邊疆工作者的獎勵辦法，這種法律和命令，希望政府有關機關儘量放寬適用的範圍。(2)許理事長曾洽請立法院邊政委員會召集委員定期邀請蒙藏委員會、銓敘部和考選部有關官員來舉行座談會，研究如何鼓勵邊政人才就業的問題。(3)參照蒙藏委員會現有的資料，蒐集有關鼓勵邊政人才辦法之規定，在中國邊政季刊上面發表一篇文章，並舉行座談會，這樣也許可以找到一個適當解決的辦法。

(二)自大陸淪陷之後，邊疆實際的情形，頗為隔膜。現在來台的反共義士中，有曾經下放到邊疆去過的人，他們一定能瞭解邊疆實際的情況。因此，我們曾去函大陸救總會，請他們查復這種反共義士姓名，以便我們舉行座談會時邀請他們來參加。據大陸救災總會的答覆：有兩位反共義士曾經下放到過邊疆，他們對邊疆的情形是非常之瞭解。我們如果舉行座談會時，救災總會可以請他們來參加。因為是剛剛收到救災總會的答覆，這種事還沒有辦，希望下屆能繼續去辦。

以上是這一年來工作大概的情況，雖然我們的人力物力有限，能夠想到做到的僅是如此，今年元旦快到了，農曆春節也即將來臨，有關方面送來了一個簡化拜年賀節的辦法，希望各方面都能配合，不要寄賀年片，不要舉行宴會、簡化拜年，除了對長輩老師之外，平輩不要拜年。本會會員也希望彼此不要拜年。報告完畢，敬祝各位健康愉快，萬事如意，謝謝各位！

四 討論提案：通過上 總統致敬電文等共四件。

(一)上 總統致敬電

總統嚴公鈞鑒：共匪禍國，大陸沉淪，仰承鈞座繼承 蔣公，賡續領導，精誠團結，革命求新，發展經濟，提高國民生活，加強建設，厚植復國力量，行見國富民殷，士飽馬騰，光復大陸，指日可期，本會聯合邊胞，共效忠貞，茲值六十四年年會之際，謹電致敬，恭請睿鑒！中國邊政協會(64)亥有叩

(二)向海、陸、空三軍將士致敬電

國防部轉陸、海、空三軍將士勛鑒：共匪竊國，民生塗炭，我三軍將士，枕戈待旦，夙夜辛勤，攜手並肩，團結一致，誓滅共匪，重光禹甸，緬懷忠勇，崑勝欽仰，茲當本會六十四年年會之際，特電致敬，並祝勝利！中國邊政協會(64)亥有叩

(三)慰問大陸邊疆各地反共抗暴愛國同胞電

大陸邊疆各地區同胞均鑒：共匪竊據大陸，暴政百出，摧毀文化，消滅宗教，殘害人民，莫此為甚。我邊疆各地同胞，為爭取自由，反抗毛匪暴政，義旗高擎，不屈不撓，海內外聞悉，咸表欽奮，現共匪內部，鬭爭日亟，暴政必亡，史有前例，相信共匪覆滅，為期當不在遠，希望我大陸邊疆同胞繼續擴大敵後反共怒潮，配合我政府討毛救國行動，爭取最後成功。茲值本會舉行六十四年年會之際，特電慰問，並祝勝利。中國邊政協會(64)亥有叩

(四)致僑居海外各地蒙藏同胞電

僑務委員會請轉僑居海外各地蒙藏同胞均鑒：共匪倡亂，竊據大陸，在其暴政迫害下，流離失所，有國不能歸，有家不能居，其苦痛情形，早為國人所盡悉。近年來匪實施其所謂批孔揚秦，知識青年下放，奪權鬭爭等卑鄙勾當，已早使大陸同胞痛心疾首，誓與偕亡，揆其崩潰，當不旋踵間，務希僑居海外蒙藏同胞隨時與我政府切取聯繫，以加強反共力量，共同消滅共匪，重光故土。茲當本會六十四年年會之際，特電慰問，並祝健康，中國邊政協會(64)亥有叩。

五、進行選舉——選舉本會第二十三屆理監事

推定監票、發票及計票人員：

監票：林恩顯

發票：徐東濟 史耀古

計票：黃美足 蔡裕棟

選舉結果：

理事：阿不都拉 哈勒楚倫 李啓元 于榮寶 童世奎 侯補理事：周定福 德古來

監事：芮逸夫 艾拜都拉 曹啓文 烏占坤

候補監事：趙珮

候補理事：周定福 德古來 丁慰慈 陳孝賢 海玉祥 林繼庸

監事：芮逸夫 艾拜都拉 曹啓文 烏占坤

候補監事：趙珮

候補理事：周定福 德古來 丁慰慈 陳孝賢 海玉祥 林繼庸

監事：芮逸夫 艾拜都拉 曹啓文 烏占坤

候補監事：趙珮

候補理事：周定福 德古來 丁慰慈 陳孝賢 海玉祥 林繼庸

監事：芮逸夫 艾拜都拉 曹啓文 烏占坤

候補監事：趙珮

候補理事：周定福 德古來 丁慰慈 陳孝賢 海玉祥 林繼庸

監事：芮逸夫 艾拜都拉 曹啓文 烏占坤

候補監事：趙珮

編後記

我們的外蒙在俄帝積極侵略下，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造成了在它卵翼下的傀儡組織。俄帝陰謀的得逞，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外蒙出了內奸，處處應合俄帝的策應，（須知此等內奸，也是俄帝所豢養出來的）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我國軍閥割據，使革命的中央政府，無從發揮外交與國防力量，而尤其重要的是，俄國這個國家，雖經內部革命，由帝俄變為蘇俄，但其對中國的、尤其是對我外蒙的侵略，不但未曾絲毫變更，且更變本加厲地，以其虎狼的本質，披上了綿羊的外衣，來欺騙攫奪我們的領土和主權。迄今將近三十年了（事實上它的離叛已不祇三十年），這三十年間，它的內部已發生了很大變化，爲了知己知彼，對這一偽組織的發展情形，應該經常有所研究。上期和本期連載的周祉元先生大作「俄帝嚴密控制下的今日外蒙」一文，資料極新，觀察入微，爲一認識外蒙的大好作品。其次，韓振德先生所譯「外蒙近況概述」一文，原載美國 Foreign affairs 季刊，雖爲時已有數年之久，但其觀察的精微，分析的透闢，頗有獨到之處，譯筆流暢，亦信亦雅，以之與周祉元先生大作合併研閱，對於外蒙各方面變化發展之軌跡，及其現狀之推移，當可獲致更有益的參考價值。

我國西北，幅員廣濶，地球之面積雖極有限，而西北之於中國，實爲一最有深度的生養區域。從歷史地理上言，西北乃我自漢唐暨有清以來之所經營，從文化經濟上言，絲道之開通，又實爲東西文明交流史上，一最重大之發展。

對海疆而言，西北爲我全國的大後方，就對俄帝的侵略關係而言，西北又爲我國防的大前綫，其重要性遠非內陸若干省份所可比。惟人口稀少，地大物博，建設落後，尤其國人對之缺乏認識，實爲可慮。

金敬誨先生從政西北甚久，曾實地考核甘、青、寧、新、綏遠等省政務，茲根據當年見聞日記及歷年所蒐集之資料，撰爲「西北行」一書，其爲一有遠識、具遠慮之從政人員之紀錄，不言而喻。周冠華先生爲該書著者之老友，現服務本省林務局，其所撰「評介」一篇，頗能道出作者爲人爲學之精神。關於西北，報導性文章特少，佳作尤所罕見，今觀周先生評介，真所謂「嘗鼎一臠，旨可知也。」

上期編後記中簡介「蔡懋棠先生執教台大」，爲「台大七號館，美國史丹福大學主辦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研究所授業」之誤，亟爲更正。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

季刊

第五十四期

發行人：周

昆

田

社長：宋

念

慈

兼主編：宋

念

慈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台北縣新店十二張路107巷49號
電話：九一一五二六五

印刷者：孚佑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襄陽路三十七號五樓
電話：三八一六〇六五